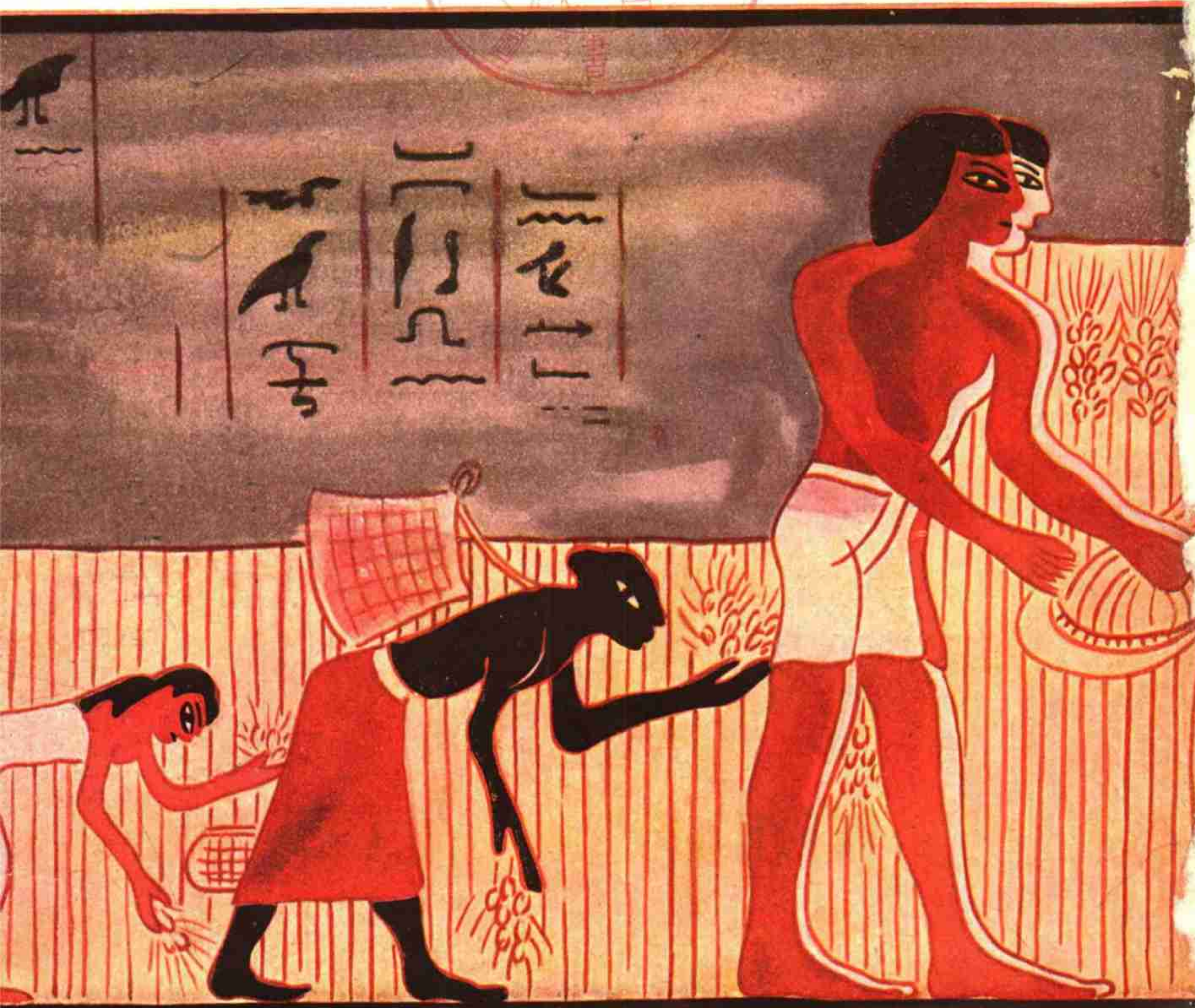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號

藏書



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Vol. XXIV, No. 12, June 25, 1927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不揭載之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零售	預定	
時期	每冊	半年	全年
冊數		十二	廿四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定價一角二分半 原價二角	一元五角	三元
書價連郵費 國外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㈠ 定單號數

㈡ 定戶姓名

㈢ 在何處定

㈣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號

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邊文進花鳥圖(三色版)……一幅
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一幅
日內瓦國際保工會議第十屆大會……一幅
上海市民慶祝北伐勝利……六幅

日本出兵山東……張梓生(一)
民族自決之問題……范錡(九)
日本金融大恐慌之原因經過及其救濟(東京通信)……童蒙正(一七)
關稅與釐稅之關係……趙文銳(三九)
■ Segelfoss-Town……(四三)

現代史料

英俄絕交之經過……育幹（四三）
國際經濟會議的經過……幼雄（四五）
巴爾幹的新風雲……育幹（四七）
三國海軍會議開幕……孤航（四八）
世界海運之現狀……育幹（五〇）
列強駐華兵力配置詳表……育幹（五一）

農業界的新發明（巴黎通信）……彭師勤（五三）

南宋詞之音譜拍眼考……二北（六五）

「倆」「仨」「四呃」「八阿」……趙元任（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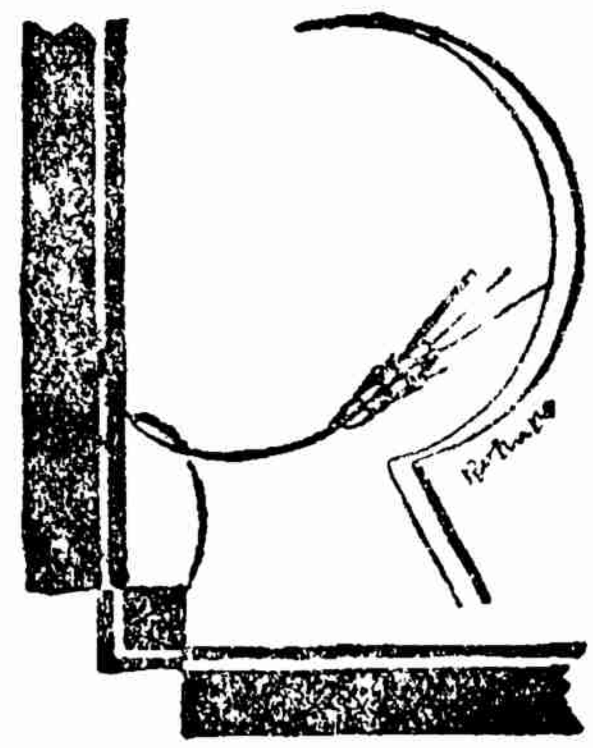
她所需要的丈夫（小說）……息影（八九）

圖 幻想之由來……（九九）

農夫（小說）（完）……俄國契訶夫作 張友松譯（一〇一）

時事日誌……（一一七）

圖 Lassalle 紀念像……（一二〇）



日本出兵山東

張梓生

一　特殊的惡先例

我們要維護中國的主權，要保持中國的領土完全政治獨立，要防止列強的妨害中國生存，對於列強在中國境內的軍事行動，便不能不竭力反對。尤其是用非常手段作超越舊例的行動的，我們非竭力去反對他，阻遏他，使他歸於失敗不可。

我們曾依了上面的見解，反對各國在京津海口駐兵，反對各國軍艦任意駛入揚子江，反對日兵駐紮南滿鐵路；尤其劇烈反對，非達到反對的目的不止的，是英國的派兵屯於上海租界。這因為：各國京津海口駐兵，固然侵害中國領土主權，有反對的必要；但他還有不平等條約可據；各國軍艦入揚子江與日兵駐南滿鐵路，雖非條約所許，但已因向來的不加阻遏，成為舊例。若英國的派兵於上海租界，則既然沒有條約的根據，更沒有舊例可援，簡直是一種新創的完全無理的強暴行為，倘使不能將他阻遏制止這事件本身的侵害中國領土主權可不待說，以後各國繼起效尤，前途的危險正是無窮！現在上海租界，英美法日兵隊共達三萬以上。在中國領土主權之下，竟駐有這許多代表別國主權活動的外兵，這還成何現象？我們推原禍始，對於「始作俑」的英國，是萬萬不能稍存寬恕的。

日本這回的派兵至山東，較之英國的派兵至上海租界，情形更加嚴重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為圖掩蓋這嚴重的形勢，曾在國際間發表出兵聲明書；但實際上，這三百餘字的聲明書，反使嚴重的形勢益加明白。田中的出兵聲明書說：

> 茲徵於中國最近之動亂，尤其徵於南京漢口其他地方事件之實績，當兵亂之際，因中國官憲不得充分保護，致僑居之帝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見毀損帝國名譽之暴舉。因而現下華北動亂切迫之際，難保無再發生此種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動亂行將波及濟南地方，或僑居該地帝國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危懼之念，有不能措者。帝國臣民居住該地者，達二千名之多數，而該地

為去海岸甚遠之嗄地，到底不能依在長江沿岸各地之海軍力，以保護之。因此，在帝國政府為豫防不祥事件再發起見，至不得不以陸兵保護僑邦人之生命財產。然為前述保護派兵之布置，須要相當之時日，而齊戰局正在刻刻變化，故應急措置，決即時自駐滿洲部隊派遣約二千之兵於青島。前述依陸軍，之保護，固不外為期僑居邦人之安全，自衛上不得已之緊急措置，不惟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無何等非友交的意圖，而對於南北軍任何方之軍隊，亦非干涉其作戰，妨害其軍事行動者。帝國政府雖如此因自衛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無長久駐屯之意圖；至對於該地方之邦人無受戰亂之虞之虞，當即將派遣軍全部撤退。

我們讀了這聲明書，所要駁詰的地方很多。在這一節裏，且先問日本外務省：青島濟南是什麼地方？日本兵隊有何根據可用保護僑民的名義去駐紮？我想：日本外交當局一定知道濟南並不是日本的租界；一定知道青島自從依華盛頓條約交還以後，已屬完全中國的領土；一定知道無論從條約上，從舊例上，都尋不出日本可以任意派兵到這兩個地方去的根據的。現在，鄉田兼安少將所統率的日兵二千多名，已駐紮於青島了，已向濟南進行了。英國所開的惡先例，為毫無根據任意派兵至中國租界；日本所開的惡先例，則為毫無根據任意進兵至中國腹地。現在各國在中國腹地的僑民，雖多已退至海口租界或回國，但留存的還是不少，倘使各國都依日本的前例，藉口保護內地僑民，向我中國各地方進兵，則中國的領土主權將粉碎無存。所以，我們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出兵山東，應該竭力反對，非達到撤回日兵的目的不止！

漢口外交當局陳友仁向日本抗議的公文中，有一段也是以日本出兵山東與英國屯兵上海租界相比的，現在把他錄在下面：

自我方觀之，則日政府之派兵，不特認為對國民政府之挑戰行為，而且足認為對全體華人重大的挑戰。是無異於二十一條政策之復活也。夫英之派兵赴滬，雖同屬不必要而為挑戰的，然其猶限定此殺人團於國際租界境內，尚得稍屬有辭可措；今日本之派兵赴濟南及青島，曾無國際租界可言，而青濟間之距離，又復較諸津濟間為遠，然則縱須派兵，自以對有租界之天津而行為當。故日政府此舉，殊為大惑不解！茲特據此等理由向貴政府提出抗議，并警告貴政府；此舉適足激怒中國國民，致使國民政府終不能制止其出於經濟的抵制之行為也。

二　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

我們攻擊日本這回的出兵有直接參加中國內戰的陰謀，日本政府自然是不肯立即承受的。他們可以說：出兵聲明書中曾經聲明，出兵是為保護僑民生命財產；且說明不惟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無何等非友誼的意圖，而對於南北軍任何方之軍隊，亦非干涉其作戰，妨害其軍事行動者，怎麼可將出兵與參加內戰混為一談呢？但是這些外交文書上的

話，我們不能相信他，祇可把他看作一種文飾之辭罷了。若仍依外交文書以相駁，則伍朝樞顧維鈞二人對於日本出兵的抗議書的話，足夠攻破日本外交當局保護僑民的飾辭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向日本外務省抗議的電文說：

貴國此次出兵山東，聲明理由為保護該地之日本僑民生命財產。查山東日僑生命財產有無危險，僅屬懸揣。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來，迭次宣言，對於外人生命財產，按照國際公法竭力保護。乃本政府軍隊征伐軍閥將到山東境內之時，貴國政府突有派兵山東之舉，於公法上既毫無根據，於本國領土主權復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并聲明：如因此發生意外事故，貴國政府應負完全責任。年來中日兩國國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舉動，頓起種種疑惑，足為好感之障礙，殊屬可惜。應請貴國政府將已派出之軍隊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北京外交總長顧維鈞致日使館的抗議說：

迭據駐日張代辦報告，日本政府決定出兵中國北方，數約二千名；并准山東張總司令電稱：「據青島防守司令及商埠局電呈，准駐青日本總領事面告日本政府擬派陸軍二千，於本月三十一日開抵青島，察看情形，再赴濟南等情。查山東內部，極稱安靜，關於保護各國僑商，迭飭妥為辦理。近數年來，青濟僑商，實無因我國軍事影響，稍有妨害其生命財產之事；況濟南青島與上海漢口等處有租界者截然不同。乃日本政府突然派兵來華，不惟侵犯中國主權，且易引起人民誤會。除派員就地交涉外，請向日使提出嚴重抗議，務使完全取消」各等語。正核辦間，續准貴公使來部，面稱「本國政府為保護僑民起見，特派軍隊赴青島，如有必要，並擬進駐濟南，事平立即撤回」等因，當以「此種踰越尋常之行動，實無理由，中國政府礙難緘默」等語，奉告貴公使在案。查青島地方，自照華府會議協定交還以來，係屬完全中國領土，義應切實尊重。且自貴國軍隊撤退以後，地方官維持治安，不遺餘力，外僑生命財產，無不備受保護。近年雖各省時有軍事，而在魯外僑從未受絲毫影響，殊無派兵保護必要。此次貴國政府不先徵求中國政府同意，突然派兵來青，且欲相機赴濟南，不能不認為違背條約，侵犯主權之行動。至深遺憾！現在山東地方民情，已甚憤激，倘因此引起全國人民之誤會，中國政府不能負此責任也。為此提正式抗議，照會貴公使查照，請即迅予轉達貴國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開到該埠者，應令勿遽登岸，從速折回，免引起糾紛，而影響於兩國現有親睦之邦交，切盼見復為荷。

外交文書上的話，是不能澈底的；若澈底說來，則日本僑商在濟南並不見有怎樣大規模的事業，所投資金也極有限。倘使怕有危險，依照各國令內地僑民退回本國或海口租界的辦法，令濟南日僑暫行退出，亦未必遂會有不可挽回的損失況且濟南日僑的大多數為賣藥行商，熟

於內地情形，即使該地發生事變，也不致遂會遭遇怎樣的危險；況且以前年岱南戰事的前例，可以說危險是不會有的。

上面已經把日本當局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話完全攻破了。然則日本這回的出兵，意欲何爲？對於「有參加內戰的陰謀」的攻擊，日本當局更將以何辭自解？

日本進駐濟南的軍隊有參加我國內戰的可能，有兩種說法：

第一，依戰事的進展，將來在濟南附近終須有一場大接觸。那時，在奮命作戰的南北兩軍中間，夾雜着二千餘名的日本兵，三方行動，偶一不愼，便可立以兵火相見。與南軍誤會，則北軍將得着不少的幫助；與北軍誤會，南軍亦將於無形中得到利益。我們看到日本報紙所載該國當局向報界聲明『中國軍隊有以一指輕動日人生命財產，不問其爲南北軍，當斷斷乎懲膺之。』及『無論南北軍，如有妨礙日本軍隊行動者，日政府當出以斷然處置，發生若何事態，在所不計。』的話，眞有點不寒而慄了。

第二，依歷史的前例，十四年郭松齡倒張戰事時，日本藉口滿洲特殊權利，禁止兩軍在南滿鐵路兩側三十基羅米突（約合四十華里）交戰，又阻止郭軍由營口前進。當時日本當局也曾表示中立，但結果一方因此而大得便利，以獲最後的勝利；一方則因遭此打擊而覆亡。日本軍隊參加中國內戰的惡名，至今沒法洗去。現在日本主持出兵的田中首相，白川陸相，都是對於郭松齡事件有相當嫌疑的，又加以與北方首領交誼素篤的山梨大將，突然奉使赴華北！日本軍隊二次參加中國內戰的事情，因此不禁而憧憬於中國人民的心目了。

我們敢警告日本當局：日本軍隊的參加中國內戰，是中國人民所萬不能允許的！日本當局如果要想免除這事實的發生，除非趕速撤回軍隊，另外是沒有法子可想的。

三　牽入世界戰爭旋渦

日本決定出兵山東，適在英俄宣告絕交以後。現代評論上有英俄絕交與日本出兵一篇文章，說：『英國對俄絕交，它所對待的固然是俄國，其實是中國的事體；日本對華出兵，表面是因爲中國事體，其實是要對付俄國。』這話是很有見地的。又，在俄國因英俄宣告絕交準備軍事行動的傳說很盛的時候，北京英公使忽然有英國警備華南，日本警備華北的運動。這與日本的出兵山東，也有相當關係的。

英俄兩國間因了中國事體而至於絕交。但實際上，俄國在中國，自從國民黨發生反共產運動以後，好幾年來費盡心機所經營的事業，已有一敗塗地的形勢。英國所受中國人民反英運動的打擊，更其不待說。英俄兩國在中國的競爭，是已經到兩敗俱傷的地步了。英國明知即使將來英俄間再由絕交而進於開戰，戰事發動點，已經從中國方面移轉到其他東方英國屬地上去。但又恐怕中國人對英惡感太深，將乘英國用

全力於印度等地方的時候，起來同英國爲難；所以竭力慫恿日本出兵中國。日本的田中內閣原有控制中國的野心的，禁不起英國的一勾引，便冒昧的實行出兵。日本這回的行動，是上英國的當呢？還是因此可以代英俄兩國而得到控制中國的實益？現在還不能說定。不過英俄日謀我中國的野心，同世界戰爭的終不能免，是顯然的了。

依我們的觀察，今後由英俄衝突而起的世界的戰爭，本有可以撇開中國關係的趨勢；但因有日本出兵山東這件事，後來的糾紛，却又在製造了。這種觀察的根據有二：

一，英俄兩國在中國弄到兩敗俱傷以後，本來是應該各暫拋開中國問題，另外去尋決鬬的事由與場所的。現在日本受英國的引誘而出兵中國，無異出面來幫英國的忙，助英國挽回在華地位，俄國方面豈肯不再出來競爭，而自甘落後！這是日本出兵足以再行引起英俄中國問題的競爭的一種觀察。

二，蘇俄在中國，欲圖利用中國人的愛國運動，以打倒英國在華勢力，樹立自己的地位，進而造成世界革命，這是很明白的事實。現在，日本出兵山東事件發生以後，蘇俄外交家一面發爲旁觀不平的議論，一面承認日政府出兵爲正當，從中挑撥的痕跡，已大顯露。萬一日兵在中國的挑戰行動，激成不能遏止的事變，更加以俄人的挑撥，則事變的範圍必將擴大，蘇俄所希冀的世界革命，便有了導火線了。

日本田中內閣的出兵山東，我們不能決定他是否準備將中國事件牽入世界戰爭的旋渦；但世界戰爭於日本有害無利，是很明白的。天津益世報旨微君對於日本的武力運用，說：『誤謬之運用，足以建設本身之邱墟，』我現在借用這句話來做本節文字的結束。

四　中日人民的自救

中日兩國是所謂脣齒之邦。能互相提攜，則兩得其利；一有牴牾，則處於弱者地位的中國固然要受着禍殃，便是以強者自命的日本，也是自趨絕路。所以這回日本出兵山東，不特中國民衆爲自救而竭力反對，日本人民也多反對田中內閣的行動。所可惜的，是他們不能作積極的運動，以迫田中撤回派往山東的軍隊！

自從五月底日本出兵山東以後，中國人民爲自救而起的反對運動，非常激昂而普遍。反對日本出兵的集會，幾乎各地方都舉行過，他們的通電，每日在報紙上總占着很大的地位。上海於六月十三日有六十萬民衆的分區大集會，決定進行的四個步驟：（一）經濟絕交，（二）日廠能工，（三）封鎖海關，（四）國際絕交。這四個步驟中的第一個，現在已在進行了。我們一查已往的中國人民對日經濟絕交的成績：（一）一九〇八年二辰丸事件時，日本輸出減少二千五百萬元日金，（二）次年安奉鐵路事件時，減少一千三百萬元日金，（三）一九 五年二十一條交涉時，減少一千九百萬元日金，（四）一九二三年廢約問題發生時，減少四千

九百萬元日金。（以上根據時事新報）這幾次的對日經濟絕交行動，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成績已是如此。現在以全中國半數以上的民衆，因國家重大問題，舉行一致的，有組織的運動，將來日本經濟上所受的打擊，必更爲重大了。這經濟絕交一事，是中國人自救運動中惟一的實力，日本當局對此應有相當的認識！

日本人民也多數能明白出兵事件的不僅有害於中國，更將有害於日本。所以日本國內重要報紙，如報知新聞，朝日新聞，時事新報，大阪每日新聞，在中國的日本機關報如盛京時報等，都一齊揭示反對與愼重的論調。日本在野政黨如政友本黨，憲政會合併的立憲民政黨，勞動農民黨，社會民衆黨等，對田中內閣都取嚴重監視與反對的態度。就中尤以社會民衆黨反對最劇烈，曾發表聲明書說：

我們社會民衆黨特派中央委員宮崎龍介和松岡駒吉兩人到上海及南京，確定以下事項的認識。

現下中國國民革命的運動，是基於中國民衆之大衆的和自主的要望，擬於三民主義之下，統一全國，這可說是一種有統制的運動。在本年五月以前的革命運動中，因有共產黨在黨內搗亂，於其內部抗爭外，而又擾弃出如南京事件的那樣不幸事。但今國民黨以清黨之成功，已成國民革命的運動，這於三民主義的標榜下，本是一種有統制的運動，而無可疑。我們在華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因受戰亂的影響，這是最爲懸念的。所以我們才和國民政府業已實現完全的提攜。負有責任的國民政府當局，對於保全我國人之生命財產，應取萬無遺憾的措置。其趣旨已屢次聲明過。我們從所得各種的消息，見其確立戰線的統率，可以相信現下的革命軍此種聲明，確可信賴，不致乖謬。明白些說：就是快些對於北伐軍，不要存什麼憂慮。

反之，我們再從北軍將來戰敗上看來，根據義和團事後協定的列國，以其駐在華北的軍隊，使之出動，可以守備京奉鐵路沿線的青島芝罘海港，所以住在濟南的日僑，由於事態的觀察，儘可不必派兵。但現在依然爲華北駐屯軍的守備區域，或者再從取占青島上說來，固然是爲保護其生命財產，此不待言。加之住在華北的日僑，不但和住在華南都市如南京等處不同處很多，而且警察力也很充實。民團之中，並有各種有力自衛的組織，以此等力量，若云戒嚴，正足以防烏合之衆的北方敗兵的劫掠，此毋庸再說明了。

另一方面，敢行派兵暴舉的政友會總裁，即今內閣首相田中義一氏，向爲軍閥的巨頭，歷來操縱對華軍閥外交者，的確就是他。例如第一次直奉戰爭和第二次奉直戰爭，或說在郭松齡舉兵事件的當時，由於關東軍司令官河合操及白川義則兩人，曾給奉天軍以不少實質的無形的援助，尤其當第二次奉直戰爭時，當時天津駐屯軍的司令官，教導奉天軍取白河之線爲陣地，並對退却山海關的張學良軍隊，授以逆襲的機會。

現在政府在條約上毫無何等權利，而欲派兵到中國一地方，名義上雖假着保護僑民的美名，事實上乃當南北兩軍交戰時，想於作戰行動裏，不憚給以受某種影響，實爲動機。像這樣出兵，必然要買到中國民衆的憤怒，致有排日運動，排貨運動，必使我國勤勞階級的生活上，非受惡影響不止。

再進言之，將來北軍戰敗之時，凡我僑民，一方面怕受着北方敗兵的刦掠，他一方面又遭戰勝的南軍反感，如是正是這次出兵的得處。

竊思中日兩國之共存共榮，其唯一的使命，是繫在兩國民衆切實的提攜。本黨因謀東亞民衆的解放及勤勞階級的自由而繼續畫策，實在不外此。但是這次出兵，正是抹殺這種根本主義，因而即從我國民裏作反動的行爲，這是必然的結論。原來革命運動，倘即歸於爭奪政權的鬭爭，則我們雖說是他們捨却造成新興中國的可立而待。然而現在國民革命的運動，確是限於民衆自主的要望，而向實現三民主義進行的。所以，我國的勤勞階級，必須給與他們以精神的援助；便是我們對於現政府，斷然彈劾奏請出兵的負責者。同時，我黨對於國民革命軍，保持聯絡，倘使出兵之舉，對於南北兩軍作戰行動裏，果有受着影響的事實。那末，我國勤勞階級者就當根據實證，闡明眞相，以之喚起國人的輿論，我們社會民衆黨，速向政府奏請撤兵。同時苟有干涉的情事，當即準備將此發揚於中外，敢以此宣示於天下，我們極力反對田中內閣之出兵中國，以期喚起輿論界。

中日人民已經有了一致反對田中內閣出兵山東的形勢；所差的祗在未能切實聯合作積極運動的一層上。眼前時機緊迫了！田中義一所召集的東方會議——即對華國策協議會將開幕了！我們一查由中國前往的東方會議列席人物，如駐華公使芳澤，關東長官兒玉，南滿鐵道社長廣安，以及駐上海總領事矢田，駐奉天總領事吉田，都是日本侵略中國政策的實行者，他們這些人所協議出來的「對華國策」是不難推想而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會議的力量也可以使田中內閣改變方針，召回山東兵隊。究竟這會議的結果，是實現好的方面的撤回山東兵隊，以挽回以前失着？還是實現壞的方面的確定强硬政策，以增加後來糾紛？現在雖不可知，但中日人民如果能够因自救而爲切實的聯合，作一致的積極運動，亦未始不可左右列席會議諸人的態度。田中義一雖頑强，關於「對華國策」的最後決定，不能不有東方會議的召集，可見他還在歧路彷徨。東方會議列席諸人雖對華多具野心，但他們於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出兵山東運動的激昂，亦多聞而目見。倘日本人民更有積極的表示與嚴重的監督，該會議的結果，還不是全無希望。中國人民已準備盡所有能力應付今後的事變。希望日本人民也能够起來作積極表示，阻遏軍閥的荒謬行動，防止兩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懸崖絕壁
擲下派克筆
派克筆管是擲不碎嗎？美國道路協會的毛斯博士（D. F. C. Morse）不相信。
所以他就拿了一枝派克筆，往 Grand Canyon 山上跑去，向山谷中擲下。
筆飛下約半英里，觸於岩石之上，及拾起，但見筆管擦傷少許，并未折斷。
旋去筆套，則筆尖完好如初，——此筆尖製造精良，保用二十五年。
眞正的派克筆，筆管上必刻有西文"Geo. S. Parker"字樣，請向文具商取筆一試，便知與衆不同。
Parker
Duofold
Lucky Curve Feed and 25 Year Point
OVER-SIZE
$14
美國派克筆公司製造
上海廣東路三號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東方815(1)



民族自決之問題

范錡

一 民族自決之意義

「自決」(Self-determination) 之辭，自十七世紀以來，人多用作神學上自由意志解，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始變爲政治上流行語，(見 W. A. Phillips 著 Poland 1916)，且爲解決疆域紛爭之格言，然從未有人下精確之定義；有謂此自決爲國民自決者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有謂此自決爲民族自決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者，有謂此自決爲種族自決者 (Racial self-determination)，因各人見解之不同，不能無所畸輕畸重也。但凡爾賽平和條約，則認自決原則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爲人民權利，依其民族關係，得團結而自樹立國家，故稱之曰民族自決。然案「自決」歷史的來源，似以人民自決（或國民自決）爲妥，

自決原則，原基主權變化而來；法國革命前，主權依於地，而非依於民，主權變遷承受，或基於世襲，或基於結婚，或基於交換，或基於戰勝攻敗，決不基於人民之意志也；但是革命後，人權運動，震盪全歐，王權神受，變而爲天賦人權，國家主權，逐漸移於人民之手，名之曰，民衆之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兩國交鬨，戰勝者割據土地，或併合領土，須商諸於居民，否則認爲違反民權原則，或認爲使斯民復歸於奴隸。此思想實彌漫於當時，且常現諸於事實，故謂自決原則，爲人民自決，未始不可也。然自一八四八年後，國家主義，風靡於各國，凡被征服或被合併之國家，皆蹶起而謀獨立或自主，波蘭波希米亞 (Bohemia) 愛爾蘭等國家獨立 (National Independence) 當時各舉此標幟以號召其衆）之運動，即其最顯著之例也，故謂此運動爲國民自決可，爲國家自決亦無不可。至於民族自決之解釋，亦確有根據也。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諸國如德意志

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皆以語言風俗文化相同爲標的；希之拒土，波之抗俄，比利時之反荷，咸有民族意識也；及歐戰後依自決原則而聯合或建設新邦者，亦多以其民族相同爲根基；他如印度自主之運動，埃及獨立之要求，非洲黑人之總同盟等，尤富種族之色彩也。據賀汝琪（Holcombe）教授所云，則謂自決原則，爲民族自決，毋寧謂爲種族自決，（見氏著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wealth, p. 161）確有根據。余因國人多習用之，故亦稱之曰，民族自決，但吾人不可不知自決原則，含有充分國家及國民之性質，不僅限於民族或種族也。

自決原則，無論其爲人民，爲國家，爲民族，然咸以政治上之自由獨立，爲其唯一之目的；自最近百五十年來，被征服國家或被壓迫民族，皆奮起而要求自主之權，不復忍受強權之支配。然此等從屬的國家，要求完全之獨立，間接卽爲破壞大帝國之統一，故當時強大國家，對此要求，當然施以壓迫之手段，然壓迫愈甚，反動愈烈，此革命流血，所以不絕於俄土與匈諸帝國之間也。但此原則，不僅使被壓迫國家，蹶起而謀獨立，且使已存立國家，奮起而謀恢復其既失之領土；例如法國不視亞爾薩斯勞倫（Alsace-Lorraine）爲德國永有之領土，丹麥視其割讓德國之土地，仍存丹麥魂，意大利力謀糾合奧地利支配下之意民，希人則夢想君士坦丁，仍爲其舊來之首府，其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亦各有所企圖。總之，一九一四年前，在歐洲共有五十四億人民，爲外國政府所支配，約十有五國家，要求其政治之獨立，或恢復其領土云。及歐戰告終，俄德奧匈諸帝國，相繼崩潰，而受壓迫之諸國家民族，遂相率而建設獨立國家，或取還其侵地，歷年奮鬭而未償之夙願，至是乃大伸其義憤；其餘亞非二洲被壓迫國家民族，亦蹶起而謀獨立，民族自決之聲，遂鼓盪於宇內，澎湃於四海。

二　民族自決之歷史

據歷史家所研究，自決原則之起源，決非濫觴於現代；十三世紀時，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割地與英王亨利三世（Henry III）爲該地貴族所反對，認爲抵觸其權利；又蒸宜（Guienne）人，亦嘗抗英王利査二世（Richard the Second）之命，而拒絕脫離英吉蘭王國之關係（見 S. Wambaugh 著 A Monograph on Plefiscites p. 2）；至一五二六年，當羅馬帝卻爾斯五世（Charles V），要求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割據巴幹底（Burgundy）公國時，亦爲此「自決」理由所反對，謂『案法理，凡州市不能讓渡於外國，除非先得居民之同意』（參照 H. Hauser 著 Principe des Nationalites p. 15）；又法王亨利二世（Henry II）併合滔爾（Toul）墨茲（Metz）及哇丹（Verdun）諸市前，亦嘗依此原則，使民投票表決之，無論此舉是否全民投票，要之，在法國革命前，可稱爲唯一之事實（見 Wambaugh 著書 P. 3）至於此原則之現於理論者，亦可得而數焉：伊拉士麻斯（Erasmus）在其格言千種（Adagiorum Chiliades 1517）著述中，謂權威統治人民，

與駕馭禽獸，決非同一之法則，凡權威之治民，須依民意之贊同，戰勝之誇耀，謬妄之至也；（見 J. W. Mackail 譯 Erasmus, Against War, p. 50）；克老秀斯（Grotius）於其戰時平時國際公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1625）中，亦謂主權一部之割讓，應要求被割讓部分人民之同意；至一六七二年布封道夫（Pufendorf）更精確而言曰：『王國一部之割讓，除王之許可外，宜要求繼居王國之民，及被割讓部分之民之贊成』。（見 Wambaugh 著書 p. 4）十七八世紀時，土地割讓，常與居民一定時期，任其自由選擇，或留居舊地，或轉徙他方，未始非受此思想之影響。然未必一定實行全民投票也。但自法蘭西人權宣言後，自決原則，益深影響於人心，當時革新學者，認此絕對原則，爲普遍的正義之本質，甚至俄皇亞力山大（Alexander）亦宣言曰：『君人者，神選以衞民者也，不宜分割土地，而違反其意志及其利害之關係』云；拿破侖第三，亦嘗擁護此理想之發現於波蘭意大利及巴爾幹諸國者，蓋亦受此人權思想之影響也。（俱見 Buell 著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2）至十九世紀，自決原則，或國家主義，更使歐人建設多數民族的國家，德意其大者，希，比，塞羅（Roumania）及保加利亞（Bulgaria）等，爲其較小者，然除日耳曼外，其餘諸國，皆受外國同情援助，而遂其政治獨立者也。（見 Muir 著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p. 87）。然此亦有幸有不幸，其在強權壓迫下，輾轉而莫能伸者，正不知其尚有幾何國家或民族也：計在俄羅斯帝國支配下，有波蘭，芬蘭，立陶宛（Lithuania），喬治亞（Georgia），烏克蘭（Ukraine），皆與俄人異其特質也；在奧匈帝國下，有捷克（Czechs），斯洛伐克（Slavaks），波蘭，魯點尼亞（Ruthania）及南斯拉夫等；在德意志帝國下，有丹麥之石勒斯維許（Schleswig），法之亞爾薩斯勞倫，及波蘭之波森（Posen）等；至土耳其帝國，則以八百萬土民，而支配一千三百萬之外民，如阿拉伯，亞美尼亞（Armania），希臘，及庫爾特人（Kurds）等，皆與土人異其族者也。然此等國家民族，在強有力諸帝國暴力壓迫下，實無可如何，既不能揭竿而起，又不能仰助國際，即訴諸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亦莫能爲力也。何者？割據土地，不徵民意，爲十九世紀列強所獨創者，國際法，原無民族自決規定也，欲國家之獨立，舍訴諸武力外，無他由。及歐戰起，此等國家民族，遂有復興機會矣，然猶孤掌難鳴，需武力援助正急；於是聯合國，組織軍隊，爲其後援，一九一五年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ationalities），開會於巴黎，設立常駐委員會，由各國代表組織之，厥後常開會於巴黎及洛桑（Lausanne）。其國家權利宣言之緒文曰：『國家之衆多，爲進化之要素，』又曰『國家，無論因其起源，語言，傳說，相同而組織，或由異族團體自由而結合，皆有自主之自由權，不宜有合併割讓，而反人民意志及興趣。』至於此等國家政治上地位，可由海牙仲裁裁判而決定云（見 Buell 著書 p. 31）。於是聯合國，更進而宣言彼等戰爭之目的，謂彼等之戰，是爲人民獨立而戰；恢復比塞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等之獨立，擁護意波羅捷克斯洛伐克之自由云。美總

統威爾遜尤堅持自決之原則，謂「自決」是國家無上命，法的原則，(Imperative Principle of Nation 見一九一八年二月對議院之宣言）厥後參議院對德條約之批准，仍墨守自決原則而不渝。但俄國於一九一七年法令，已承認其附屬國自決之主張，更進而與彼等訂立條約矣。此平和會議前民族自決之歷史也。

及歐戰後，平和會議，首先承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匈牙利（分奧匈帝國而為二）等新國家之獨立，更進而承認烏克蘭，亞爾巴尼亞（Albania）等民族國家之存在，後復認敍利亞（Syria），美索波達迷亞（Mesopotamia 舊為亞洲土耳其之州），及巴力斯坦（Palestine 舊為亞洲土耳其之領域）等為半獨立國；其餘法國，丹麥，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亦據此原則，恢復其已失之領土，民族自決至是乃大奏凱旋。然而細察事實之經過，吾知聯合國對自決原則，仍未能忠實擁護也，不過假此以弱其敵耳，其譎而不正，正與晉文同，不然，彼列強已根據自決原則，以許各國之獨立，或合併，何故禁止奧地利之加入日耳曼乎？何故不許美木爾（Memel 現歸立陶宛），丹齊（Danzig 現為自由市）諸市之聯合日耳曼乎？又何故妨止摩勒斯內（Moresnet 介於比德之間，現為比所有）里奧布希（L olshitz）等殖民地之歸附日耳曼乎？其譎而不正，明甚。然猶有說也，或謂德國強蠻，恐其報復，故為此限制，吾且不問此舉違犯自決原則之與否，即認為當然，平和會議，又何故拒絕高麗，菲律賓，埃及，印度，愛爾蘭等之要求獨立乎？列強之朋比為奸，畏強欺弱，亦明甚。借曰，許此等國家完全之獨立，將陷彼等於種種之困難；例如經濟也，政治也，軍事也，外交也，將使彼等難以維持，徒重其民負擔耳。倘列強確以此為理由，何以又許較此等國家小數倍或數十倍之烏克蘭，丹齊，亞美尼亞，巴力斯坦等無數小國，脫離俄德土諸國而獨立乎？吾人百思莫解其故，及誦太史公「侯之門仁義存」之句，始恍然而悟其所以，然吾終不信強權能掩蓋天下人耳目也！

三 民族自決之方法

或曰，民族自決原則，無非尊重民意，吾知之矣，然倘有疆土之爭，割讓之事，或合併之舉，真正民意，將如何始能表現乎？曰此方法頗多，除仲裁談判，外交外，現今所流用者，為人民統計，為衆民投票（Plefiscites）然亦未可以為絕對標準也，不過比較舊法，更足以表示民意耳。統計者，就問題發生區域，表列其人口之用語，以便解決紛爭者也，通常以百分之六十為標準，例如居波森之民，倘有六十分操波蘭語，則此地應歸於波蘭，平和會議，嘗採用之。但統計，僅以語言為根據，而語言非國性精確之標準也，且統計常為政府所調查，每與事實相背馳，不足以決定人民之真意，不過得一語言學之基礎，可以判斷國情耳。奧地利與南斯拉夫爭克拉民和（Klagenfurt）甚烈，據統計之報告，此地人民百分之八十八為斯羅文（Slavene 斯拉夫之一派），似應歸於南斯拉夫，但衆民投票結果，選舉民百分之六十，仍願歸附奧地利，故卒為奧地利所併有。

(參看 Isaiah Bowman 著 The New World p. 209) 統計之不足以代表民意也明甚。且有國家而無統計者，又將何以決定民意乎？故不能不另用更精確之方法，而衆民投票，即今之所謂決定民意，最良之方法也。茲當撮要以明之。

衆民投票，是對於紛爭問題，由人民直接投票，以票數多寡，決定其向背者也。平和會議，常信此直接解決方法，最足決定民意，而解決彼此之紛爭，在平和條約中，曾有此衆民投票之規定，用以解決土地之紛爭。其較著之例，如丹麥與德國，石勒斯維許之爭，如奧地利與南斯拉夫，克拉艮和之爭，如奧匈二國巴爾艮蘭之爭，如德法薩爾(Saar)之爭（當在十五年後舉行投票解決），如比德歐本及美爾末提(Eupen and Malmedy)之爭，如波蘭與德國，亞蘭斯旦(Allenstein)，馬鈴畏打 (Marienwerder)，及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之爭；皆直接訴諸居民票決者也。在理論上此法固為決定民意最精確之方法，然在實行上，殊多窒礙。在法國革命時，人視此法，不過一併吞領土之手段，厥後，意大利一八四八年革命，利此以合併意大利人之公國，拿破侖三世亦利此而併吞沙威奈斯 (Savay and Nice)，但其虛偽欺詐，人多指摘而不諱。(見 Buell 著書 Plebiscides 章) 歐戰後，平和條約，對此大加改良；或限定投票者行動，置於一定區域間；(因一八七〇年在羅馬舉行衆民投票時，有數人投票至三十餘次之多者) 或使兩造軍隊撤退紛爭地方，而置投票場於國際委員監督下之區域；或派遣中立軍隊，當場監視，以期自由投票之公平舉行；或精確規定投票者資格，年齡，巴黎會議定為二十歲以上）籍貫或出生地方，(波德爭上西里西亞時各召還生於此地之波人德人之寓於美國者) 較戰前更為周密。然亦不能無弊焉，蓋如此投票，常為宣傳所利用，或為特殊勢力所強迫，究其極仍不免多數壓迫少數也。茲舉一二顯著實例以明之，丹人與德人爭石勒斯維許時，丹人滿載牛油猪排，咖啡等，分送此地之居民，且招待病身之德童，到丹麥休養一星期，投票結果，如此慈悲，果然奏效 (現中北南部歸於丹而南部歸於德！ 不止此也，即所謂中立軍隊，亦能上下其手，波德爭上西里西亞時，法軍左袒波人。而英軍則暗助德人，究不知其真正民意之何在也？恐居民初意，不過欲圖自治或社會之安寧，然一經投票騷動後，反足挑撥彼此仇視之情感，或激起彼此差異之思念，究其極，少數者將益陷於困窮之地位，反不如未投票前之為愈也。歐戰前，衆民投票，多用之以結合，歐戰後，衆民投票，多用之以分離，益足使小團體，陷於地理的經濟的困難也。故國際聯盟，解決疆土之紛爭，不止採用此方法，仲裁，和解 (Conciliation)，及外交手段，兼用之，而人民統計法，亦特助之使易於解決實在的問題，不必直訴諸衆民投票也；如法國取還亞爾薩斯勞倫，(德人要求衆民投票) 丹齊自由市之建設等，皆用外交手腕而解決之者也。

夫衆民投票，雖不免有種種流弊，然對於自決原則，究不失為實際的方法，若不諮詢民意，而直訴諸外交壓迫手腕，何以異於戰前武裝調停

哉？此風之不可長也明甚。但平和仲裁或據理談判，似又不可少者若必機械的拘泥投票法而行之，則不惟將失其實情，且將更生無窮之紛擾；例如亞爾薩斯勞倫問題，平和會議，果聽德國之要求，而實行全民之投票，吾不知此地究屬誰手也？又如强鄰移民滿州，生齒日繁，日後設有爭執爭起，亦採用此法而解決之，吾恐滿州不復隸我版圖矣！如智利與祕魯對於太克拿阿利加（Tacna-Arica）二州之爭執，即其明證也。此二州原屬於祕魯，依安干條約（Treaty of Ancon 一八八三年）智利得占領十年，過此由居民投票而解決之，其時，祕魯人實占百分之八十，及期至，智利推諉而不行，近始訴諸於美總統，美總統乃欲案約執行全民之投票，然祕魯人已大減其數，避而不就，若必强使行之，則此二州未有不歸於智利者，然一日不解決，則此地仍歸於智利，可奈何！觀此可知强權逼處，實爲他日之災蔓不可圖，古有明訓，吾人將何以對滿州乎？

四　民族自決之問題

觀上所述，則衆民投票，不能解決一切土地或疆界之紛爭也明甚，要在能審情察理，即事而論耳。即民族自決，亦然，苟漫無制限，一任少數反抗多數之意志，究其極，則個人將蔑視法律，社會秩序，而肆其放縱之自由，吾不知人類亂亡，將伊於胡底！然則，又將何以辨別眞正民族自決，與夫個體獨立主義（Particularism）哉？曰，此界限殊難測定，然至少可有四條件以辨別其可否：第一，構成國家全體之一部分人民，是否有民族特質，如其傳說，歷史，習俗，文化，語言等，確與其他部分人民異，則自有獨立之資格；如英之印度，埃及，法之安南，日之高麗，美之菲律賓等，皆應許之獨立者也。第二，此部分民族，是否大多數有獨立之要求，果爾，可以全民投票表決之；例如一九〇五年挪威瑞典王國，是否當分離，即以衆民投票解決之。第三，要求獨立之民族，是否出諸自發的，如爲强鄰所唆使，或煽動，則爲國際之問題，而非民族自決之問題，如庫倫之獨立，西藏不即不離之狀態，皆有外力主動其後也。第四，要求獨立民族，對內是否有能力統治其民衆，對外是否有實力盡相當國際間之義務（或責任），如歐洲新興小國，多有政治，經濟，軍備，等困難，然確爲多數民族所壓迫，則獨立自治亦宜也。若僅爲强權所利用，借此以分其敵之勢力，則其價値亦甚微耳。觀上所舉條件，可知無民族特質，不得謂爲民族自決，有之，而無獨立之要求，或自發的意志，亦無所謂自決也，即有自決之心，而無對內對外之實力，則又何貴乎獨立自主哉？若在同一民族國家內，僅因政見之不同，或一二野心家之主動，忽豎獨立自主之旗幟，則亦不過內訌之現象，或個體獨立主義耳。

十九世紀時，民族自決，爲結合小團體而成大團體之原則，如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皆是也；但時至二十世紀，則以民族自決，爲分離拆散團體之標語，孰得孰失，孰是孰非，論者所見不一，茲舉一二例以明之；如菲利孟（E. A. Freeman）主張小團體，較善於大團體，謂在社會立脚點而論，構成多數小國家，實有多大之利益，在小共和國內（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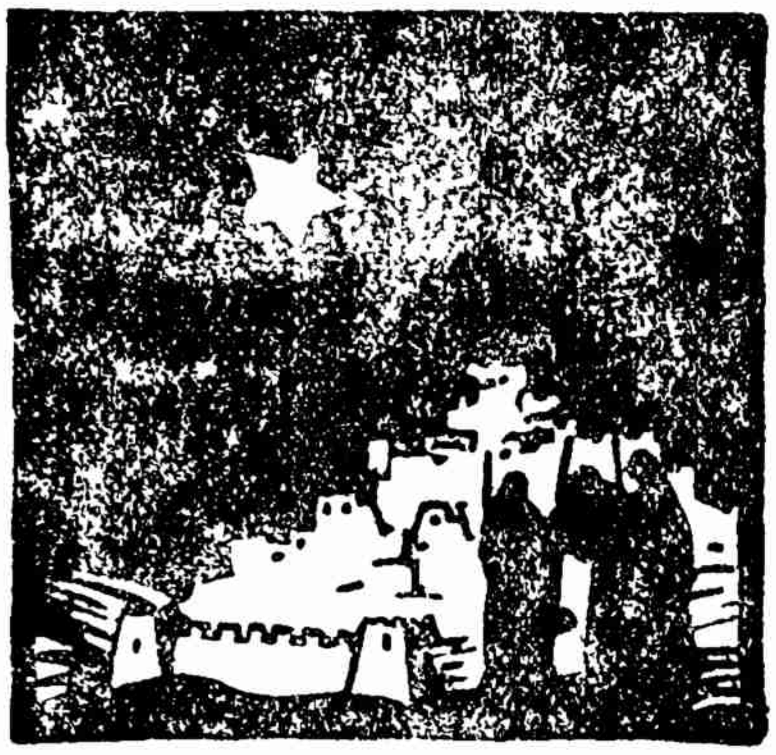
monwealth)，個人教育程度，較在大共和國內人高，個人理智，亦較為深遠云。（見氏著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haian Leagu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pp. 37—） 但主張小國分立不便者，亦復不少，如馬特巽(James Madison)謂小國政治問題及黨派傾軋事常較大國多，且小國間之憎惡亦較大國甚（見氏著 The Federalist No. 10）勒家蘭 (Lord Raglan) 謂建設小國家，不過倍加政治的機械，徒空費金融能率，及增多外交關係耳。（參照氏著 Nineteenth Century 之 Armament and Frontiers)。觀今日歐洲別國現狀，軍備倍蓰戰前，疆界紛爭，經濟紛亂，亦較戰前為激烈，信乎言之者不妄也。但國際聯盟對於自決原則，亦未嘗不加以制限也；如聯盟大會，不許里許太因斯且(Lichtenstein)，桑馬里諾 (San Marino)，摩洛哥 (Monaco) 等之參加聯盟，謂彼等國家太小，不能遂行國際義務；而行盟會亦取此同樣議決，不許窩拉爾巴格(Vorarlberg)脫離奧地利而獨立，或參加瑞士之同盟，謂此舉，不過欲脫離戰敗國之負擔也。（見 Giroud 著 Plebiscite p. 134 及 Bowman 著 The World p. 185）邇來國際聯盟，對於民族自決問題，益取慎重態度，不直訴諸全民投票而採保護少數手段，或許以自治權，以滿足其要求「自決」之希望；至於小島，被包在一國疆域內之外國領土或外人居留地，不得借民族自決而獨立，可無論矣，即有過去的歷史之國家，其土地人口，能支持政治的經濟的國家之體制，亦必需能統馭其自身，對於外的世界，能盡其最小限量之責任，是知獨立自主，不僅在自決原則之適用，而尤在有實行之能力也。

然細察一國之內，一部分民族（指包有數民族之國家而言），所以必蹶起而要求獨立者，亦正自有故，未必盡為個體獨立主義也，在不列顛帝國中，獨立要求，不起於蘇格蘭，威爾斯，而起於愛爾蘭者，因愛爾蘭不能得政治上社會上平等機會也。在俄國革命前，革命運動少起於萊多尼亞 (Letts) 及哀沙尼亞 (Esthonia)，而常起於波蘭，芬蘭者，因二族受俄政府壓迫特甚也。是知民族自決運動，多因壓迫而起，或因不平而生。有一國而合數民族者，可不實行平等政治（以德模克拉西政治）使國內大小各民族皆得均沾國家權利乎？

草于美國紐約。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膚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櫚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膚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迴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PALMOLIVE
PALMOLIVE
PALMOLIVE



日本金融大恐慌之原因經過及其救濟

童蒙正

一 緒言

日本不及我國四川一省之大，又非物博之區，維新以後，未及四十年之經營，一躍而爲世界一等强國，其增進國際地位之速，實足驚人。吾人常憶日本之得有今日之地位，因由（一）明治皇帝之英明，勵精圖治；（二）朝野上下人心之一致，努力增進國家之地位；（三）國際上無特殊之壓迫；而（四）鄰國有昏庸愚昧滿淸政府治下之中國，實使其有一擴張國際勢力之好機會也。中日之戰，日人出於意外之勝利，且未遭巨大之損失，而得莫大之報償。日俄之戰，日本舉全國之力猛撲旅順，雖博勝利，一躍而爲世界一大强國；但其國之元氣，實受巨大之損失。卽至大正初年，日本經濟界猶未立於穩固之地位也。乃天假良機，歐戰勃發，各國無暇東顧，於是不但東亞之市場，完全被其操縱，世界之貿易市場，遂亦有其重要之地位矣。此歐戰期間，日人之所以稱爲黃金時代也。觀大正四年至七年四年間出超之數額，達至十四億餘元之鉅，總其他之收入，當獲二十餘億元之巨資。日本經濟界遂得昂然並雄於歐美。吾人對於日本在此期內，政府與人民努力海外經營，深佩其眼光之敏銳，手段之靈巧，苟彼時不此努力，日本經濟界決不能有如今之景況也。

日本以有此良好機會，故極力助長國內產業之發達，獎勵海外之經營；人民以有政府之後援，亦放膽經營之，故未免趨於放漫之弊；而在企業組織方面，亦難免有欠完備之處。歐戰停止，市場景況，發生變化，日本經濟界遂不能不受其影響。而政府亦未謀所以整理之道，仍任其放漫經營，不加收縮，於是遂有大正九年之大恐慌矣。益以大正十二年之關東大地震，經濟界大受損失；但政府仍任其維持原來之面目，而無整理之決心。迨憲政會掌執內閣，雖取收縮政策，近年來匯兌上漲，利率三次

引下，一時有恢復金本位之趨勢；但金融界內部究屬空虛，經濟界終難有確實穩定之希望。此次因震災案補償問題，議會反對派攻擊不遺餘力，而輿論方面，亦多不表同情者，金融界更臻不定之勢，遂有數銀行發生破綻。嗣以政府費九牛二虎之力，始獲兩院之通過；然而後以台灣銀行整理問題，終遭樞密院之否決，若槻內閣遂不得不出於總辭職，金融界空前未有之大恐慌，乃以發生矣。四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全國銀行不得已自動的全體宣告休業，可見其風潮之大。政府乃倣大震災之例，頒佈支付延期令，自二十二日起，施行三星期，其實行區域及於全國，且並及殖民地，(台灣除外)較之關東大地震之時，似更甚焉。日本此次大恐慌，從表面觀之，似若平地起風波，實則由來有漸。憲政會若槻內閣，亦鑒及此，乃作根本補救之方策。如銀行法之提出改正，皆對症下藥之良劑也。震災票據之整理，亦屬要圖；惜台銀整理問題，不能見諒於樞密院，以致有此風波，亦無可如何也。此次恐慌不但為日本空前之紀載，即世界金融史上，亦可大筆特書者，故不佞不惜多費時日，搜集各方材料而為之紀。我國金融界甫在萌芽時代，在在皆宜革新改造，前車之覆，後者可鑒，今詳記其內容，亦未始不可為我國金融界作一參考之助也。

二 金融大恐慌發生之遠因與近因

日本此次金融恐慌之發生，可謂應有之經過。蓋以歐戰期內，放漫經營，臨時創設之實業，基礎多有未固；而戰後世界市況不同，日本經濟界猶未加以確切之整理，何況更遭一次關東大地震之損失乎？然吾人不能即謂其當時此項之放漫政策為非是；苟彼時不以此圖，日本決不能有如今日興旺之事業。唯以戰後欠少整理決心，故以發生大正九年及此次之二大恐慌。論者若評其放漫政策為失當，毋寧謂其無整理決心之失策也。此亦可謂釀成恐慌之根本原因。但若解析其內容，則情形又甚複雜，茲就顯見者言之，各銀行組織之缺陷，經營之放漫，皆可謂釀成此次恐慌之遠因，而震災票據案，台銀整理案，則又可謂此次恐慌之導火線，即所謂恐慌之近因也。茲分別略述之於后。

銀行組織之缺陷

日本有多數銀行，名為股份公司組織，實則皆多為個人事業，或近於無限公司之性質者。彼等為避輕所得稅之負担，與取得有限責任之利益，往往借用親戚友人之名義，作為股東，假裝股份組織公司之形式，藉以利用其經營事業資金之融通。此次恐慌發生破綻之銀行，大半屬於此類。蓋彼等以一家一族富豪為中心，設立銀行，資本又非甚大，日本所謂二三流銀行。既無能力出巨資以延攬有識之士，故當經營之任者，皆係一家一族之人，學識上才能上，自難兼備。何況另營其他事業，而以銀行為其融通之金庫乎。易招失敗，勢所然也。然而以一家富豪為中心組織之安田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住友銀行，又何以反列於第一流之銀行乎？此蓋其雖以一家富豪為中心，而經營者取人才主義，自身不當經營之任。雖亦有總裁董事長等之名目，但亦不過徒擁虛名，實際上延攬經濟界有才有識之士，使其負經營之責，增大

資本，擴充銀行業之規模，故其資本既富，經營又得其人，營業遂以蒸蒸日上。然而此項銀行，為數有限，大多皆屬於二三流銀行者。故此種缺陷不改革，究非金融界之良好現象，此次恐慌發生，亦為其一遠因也。

銀行營業之放漫

日本之銀行，大多以一家一族富豪為中心而經營者，如上所述。此等富豪藉銀行運用資金之力，經營其他之事業。故此項銀行與其他各種經營之事業，其關係非常深切。平時互相運用資金，助長發達，所謂榮則共榮；但事業或銀行一發生弱點，則全體皆受其影響。從實際上言之，經營產業，常與市場上發生盛衰之變化，若一銀行與其他之一事業或數事業，發生深切之關係，而至不可分離，已失其金融機關之本職，易招經濟界之恐慌，使社會於不安也。日本銀行既大多係一家一族為中心而設立，同時又復經營其他之事業，故銀行不啻為其融通資金之金庫，易流上述之弊端，自不待言。銀行營業之流於放漫，殆勢然也。故如此次恐慌，村井家諸事業發生頓挫，而村井銀行遂受其影響，渡邊家諸事業陷於不振之狀態，濾邊銀行及其附屬之阿加其銀行遂以停業；他如六十五銀行之與鈴木商店，十五銀行之與川崎造船所，台灣銀行之與鈴木商店等，皆蹈此項之弊端也。又日本如此次發生恐慌作導火線之台灣銀行，皆其平日營業放漫之故，以一鈴木商店，貸款至三億五千萬元之巨，誠足驚人，而鈴木商店之全體債務，則不四過億五千萬元而已。宜乎鈴臺之不能不共生共死也。

日本銀行組織及營業，其弊端有如上述。憲政會執政以來，即取財界收縮政策，前內閣若槻，依此方針，進行財界永久安定之方策。

銀行法改正之影響

對於金融機關之銀行，自不能不加以改良，良以此乃安定財界之要圖也。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政府提出新銀行法於議會，廢止從來粗雜簡單之銀行條例。其新法規定之要點：(一)銀行業經營之主體，限於股份有限公司。(二)資本規定法定之最低限度。(三)禁止兼營他業。(四)增加法定公債金之比例。(五)嚴重監督一般之規定。(六)為保護存款者，設必要之定章等等。其資本制限，以勅令指定，凡在人口未滿一萬之地方，須有五十萬元之資本金。其增資之猶豫期，定為五年等規定。又貯蓄銀行法，農工銀行法，北海道拓殖銀行法，均加改正。上項改正，可謂對症下藥，均為極重要者。然而以現在一般外強中乾之銀行，有此改正，不免起多大之困難，金融界遂難免感有不安定之趨勢。此亦可謂釀成此次恐慌之一原因也。

震災票據案風波之影響

日本此次金融大恐慌，震災票據案實為其導火線。此案日政府提出於衆議院，經八次之記名投票，始於三月四日通過。五日移交貴族院上議討論，其間責難之聲，沸騰全國，良以政府提出此案，不宣布內容，議會方面又以非宣布內容，不予通過之說，政府盡全力以疏通，始於二十三日通過貴族院。然而金融界經此風騷，暗中已起恐慌，故有數銀行發行破綻，迨震災案通過，雖稍鎮定，但恐慌情勢已成，後因臺銀整理問題，而遂爆發矣。茲先將震災票據之由來，內容，及其影響，分別述之如左。

(1)震災票據之由來　大正十二年九月，關東地震，當時山本內閣爲應急救濟策，頒布一個月之「支付延期令」，即在震災地所有私法上之金錢債務延期一個月付款是也。但一個月支付延期滿期後，政府因恐債務者因震災所受之損失，無力付款，乃於同月二十七日，以緊急勅令頒布震災票據貼現補償令，令之內容要旨：『(一)以震災地爲付款地之票據，或在震災之當時由震災地之營業所發出之票據，或以該營業所爲付款人之票據，曾於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以前向銀行貼現者。(二)上項之票據得向日本銀行爲轉貼現，其轉貼現期截至大正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三)日本銀行爲上項票據(即所謂震災票據)轉貼現所受之損失，政府以一億元爲限，予以補償。』上項補償令，乃應支付延期令之必要而設者也。開資金供給之途，使罹災之債務者及銀行有融通資金之便，而促進震災地之復興也。政府所定之補償期間，本以大正十四年九月末爲限，其後兩經延長，改爲至本年九月底止。然而政府已預知此項補償發生困難，故乃有此次之新提案也。

(2)震災票據之內容　政府提出震災案於議會，不發表其內容，祇謂內容若發表，於經濟界將發生甚大之影響。議會則以政府此舉，藐視立法機關，且似顯然別有隱衷，紛紛攻擊，不遺餘力。其後衆議院雖得通過，而貴族院則有岌岌翻案之趨勢。政府不得已，於三月十一日在貴族院之祕密會中發表其內容之一部如下：(一)震災票據之所有額，特殊銀行與普通銀行約各一半。(二)特銀中所有之大部分，爲臺灣銀行所有。(三)普通銀行中須救濟者十一行，其存款總額爲五億圓，所有票據計三千四百五十一張，關係者有一萬人，其營業狀態非常惡劣。(四)臺灣銀行所有之震災票據中，一千萬元以上之個人商店發出者有三，鈴木商店其一也。(五)鈴木發出之震災票據爲九千二百萬元。(六)震災票據再貼現，日本銀行估計損失爲八千萬元。(七)此項震災票據，三井，三菱，安田，第一，四行無關係云云。上項發表後，愈激起衆議院之詰難，蓋在衆議院政府始終未肯表示其內容，今在貴族院而發表之，是顯然藐視衆議院也。此數日中片岡財相受猛烈之攻擊，誠有焦頭爛額痛不可言之苦。十四日且不幸失言，以致渡邊銀行發生破綻，經濟界遂臻不穩之象。

查日本震災當時之票據總額，約達二十餘億元，然其中或由堅實之銀行，爲自己體面計以本身之利益償還，或由發票人本身償還，實際提出加蓋戳記以期受再貼現之利益者，僅四億三千餘萬元。其中後日已經整理者，約二億二千三百餘萬元，所餘者僅殘額約二億七百萬元之數而已。此項殘額，特殊銀行所持者，朝鮮銀行約二千萬元，臺灣銀行約一億元。此一億元中，鈴木商店所發出之震災票據總數約九千二百萬元。此反對派之所以有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案，乃處理善後一二股份公司之言也。

（3）法案通過之風波與銀行提款風潮開始　政府為救濟上述之二億七百萬元震災票據殘額，乃於今春提兩法案於議會。其一為「震災票據損失補償公債法案」；其二為「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案」。前者出於補償日本銀行之用意，規定政府根據震災後與日銀所訂之契約，以五釐公債一億元交付日本銀行，由其發行；如實收之數不足一億時，則將來另發行公債補足。後者則以救濟發出震災票據人及持有此等票據之銀行為目的，其內容為政府至本年九月底，補償期滿時，對於持有震災票據尚未整理之銀行，貸以利息五釐之公債。（期限十年）此項公債之數，與上言補償日本銀行之公債一億元相合，不得逾日金二億七百萬元。唯欲受通融之銀行，須先與震災票據債務人，訂立十年攤還之契約，始得由政府貸以公債云云。上二法案，求議會之協贊，在議會反對派，以政府犧牲國庫，救濟一二政商為其策，極力攻擊，其理由：（一）震災票據再貼現額，截至十三年三月末日止，為四億三千萬餘元，內中有二億二千三百萬元，已償還於日本銀行，何以此二億七百萬元不能償還乎？可見當係不良之銀行公司所發出者。此種不良之銀行公司，應無救濟之必要。（二）而據此二億七百萬元中，有一億餘元屬於臺灣銀行所持者，約相當於總額之半，而臺銀震災票據之大部分，又皆為鈴木商店所發行，本案若予通過，不啻直接救濟臺銀，間接救濟鈴木，以救濟一二股份公司，而直接驟增國庫之如許支出，殊為不當。（三）而此次法案，所謂公債之貸與，實則此種不良之銀行公司，何有償還之望。前一億元之損失補償，已違反當時之立法初意，今復增巨額之公債，豈非使國庫損失更大乎？云云，紛紛攻擊，議會緊張極度，人民亦注意異常，政府愈不宣布內容，議會攻擊亦愈烈，實則觀此次恐慌發生後，政府誠有不能宣布之苦衷也。衆議院通過後，貴族院堅持政府宣布內容，政府不得已發表如前記之一部，引起社會上之大注意。松本銀行局長，亦在衆議院豫算委員會說明，此項二億七百萬元殘額中，僅有九千八百萬元殘留日本銀行，其餘一億九百萬元，均在民間一般之銀行手中云云。因以民心大見動搖，人人皆懸念此二法案如不能通過於議院，今年九月底一般銀行必陷於非常之窮地。故皆紛紛從二三流銀行提出存款，換存於確實之銀行。加以三月十四日片岡財相，在議會關於渡邊銀行有難以維持之失言，十五日渡邊及其附屬之阿加其銀行，遂不得不宣告停業，而風潮於是乎起矣。十八日中井，二十二日左右田，中村，八十四，村井各銀行均宣告停業。二十三日貴族院通過二法案，始稍鎮靜；但恐慌之勢已成，後因臺銀問題，遂大爆發。

鈴木商店擱淺之影響

此次大恐慌之起因，雖由於臺銀之整理問題，而臺銀之所以整理，由於鈴木商店債權之不能歸還，故二者同為釀成恐慌之原因。臺銀與鈴木既有如此之深切關係，故言臺銀整理問題不能不將鈴木商店情況，先加略述。此種惡端，金融界宜當視為前車之鑒

(1)鈴木商店之史略與事業　鈴木商店，係鈴木岩次郎氏所創設，明治十年開設於神戶，初以兌換金銀爲業，繼改營樟腦砂糖。二十七年，岩次郎逝世，託店務於金子直吉氏管理。明治三十五年，乃改個人組織，擴充而爲「鈴木合名」，資本五十萬元，是爲該公司之始基。以臺灣爲根據，經營砂糖及樟腦之貿易，以次推廣及於日本本國及海外。金子以勇於投機，長於交際著名，在臺灣之時，與歷任臺灣政界人物，皆相結納，其與臺灣銀行發生關係，亦即始於此時。嗣後盛營輸出入貿易於東洋及歐美市場，尤以從事糖之貿易著名於世。而今日臺境產業之發達，鈴木實與有功焉。大正十三年又另組織一股份公司「鈴木商店」，與舊有之「鈴木合名」對峙。前者專當事業經營之職，後者任事業及財產之管理。「鈴木合名」資本原爲五十萬元，大正九年驟增至五千萬元。管理鈴木系所屬之各種事業，及鈴木家之財產，其資產內容，向不公布，故外人無知者。至股份公司之鈴木商店，有資本金八千萬元，內已繳者五千萬元，股份盡爲鈴木族人及其同系之所有。從事輸出入貿易，如糖，小麥，米，麪，粉肥料，雜穀，橡皮，生絲，鐵，樟腦，木材，五金，油脂等，世界重要商品，無不經營。歐戰期間，我國穀類麪類，多由其輸出。過去三年間，僅糖，小麥，麪粉，米，肥料五項之平均交易額，每年約逾八億元以上，可見其規模之宏大矣。至其關係諸事業，屬於直接經營者，約三十餘家，屬於投資者亦有三十餘家，更可見其營業範圍之廣大也。

(2)鈴木之債務與臺銀整理之影響　鈴木投資上述之各種事業，然其資金，非鈴木商店所撥出，大部由他處所借而來。此外各國關係事業平時之融通，臨時之援助，又唯鈴木是賴，而鈴木則仍出於轉借之一途。茲據最近調查，鈴木共負債額，約有四億五千萬元，除一部係供該店自身用途而外，其餘殆皆因關係事業而借來者。又此四億五千萬元中，與臺銀有關係者，乃達三億五千萬元之鉅，可見其兩者關係之深也。原夫鈴木營業，於大正九年經濟界發生反動之際，即受打擊甚深，震災後之外匯投機，又遭失敗，內容愈形空虛。賴金子氏之勉強彌縫，得以維持至今。迨此次震災票據案成立，臺銀將根本整理業務，於是鈴木所欠之鉅額債務，遂成臺銀整理之先決問題。三月二十七日，臺銀對鈴木發表金融汴意書，其要點爲：(一)今後不再爲無擔保之放款。(二)禁止往來透支。(三)其有確實擔保者，則加以相當之考慮。鈴木因以大慌，金子乃乞援政府，幷懇臺銀繼續原來關係，無效，四月四日國內外鈴木總分店，同時遂不得不擱淺矣。鈴木擱淺，關係最深之臺灣銀行，自亦不能不受其影響。各銀行對於臺銀所放之折款，爭事收回，政府緊急救濟勅令案，又不能通過於樞密院，臺銀遂以不支，而恐慌亦遂以爆發矣。

台灣銀行整理頓挫之影響

日本此次金融恐慌引起最有關係者，爲臺灣銀行，已如前述。茲更詳其始末於後。

(1)臺灣銀行之沿革　臺灣銀行本爲殖民地銀行，係半官半商之組織者。明治三十年三月公布臺灣銀行條例，三十二年三月續制定臺灣銀行補助法，是年九月卽開始營業。臺銀係股份公司組織，當時由政府認股一百萬元，股本初爲五百萬元，實收僅一百二十五萬元。明治四十三年，大正四年，七年，八年增資四次，資本擴充至六千萬元，實收五千二百五十萬元。十四年資本減爲四千五百萬元。最初臺銀享有發行無記名憑票卽付票據之特權，其發行額對現金準備無限制，此外更特許其以五百萬元爲限，爲保證準備發行，倘至必要時，經主管大臣之許可，亦得爲限制外之發行。然憑票卽付之票據，因與商法規定抵觸，於三十二年三月改爲銀行劵，可以隨時兌取一元銀幣。復以銀兌換劵對金幣間有價格高低之不便，後改爲以金幣應兌，四十三年四月保證制度發行之限制，復擴張爲一千萬元，大正七年再擴至二千萬元，以迄於今。臺銀總行卽設於臺灣，臺灣境內共有分支行十四所，日本內地有分行四所，南洋歐美有八所，我國境內則有上海，漢口，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七所，在我國華南握有金融上之實權，其地位適與朝鮮銀行之於滿州相等。

(2)臺銀之營業與第一次整理　臺灣銀行，係爲該島之經濟開發而設，故其組織爲半官式，總裁由政府任命，當歐戰及戰後期間，日本產業大爲發達，銀行放資，不免放漫。而朝鮮臺灣兩銀行，除在中國頗事放款外，在日本本國，尤濫行借貸。歐戰後反動期間，日本朝野對於銀行皆勸其取收縮政策，而此兩特殊銀行，獨喜用高利借貸，爲整理之梗。朝鮮銀行於大正十年間，因大連方面有大多數銀行，及實業之倒閉停滯一時，損失甚巨。同時對我國之政治借款，(卽西原借款等)不能收回，而臺灣銀行一方亦參與對華借款，一方面與鈴木商店關係甚深，鈴木盛行投機，基礎不固，久爲日人所周知，故兩特殊銀行之宜加整理，早視爲當然之問題。大正十四年日政府銳意改良金融制度，對於特殊銀行之條例，加以改訂，對於普通銀行，勸其減低利息，多儲公積，其不良銀行並停止其交易，加以淘汰，而同時設定朝鮮銀行臺灣銀行兩行之整理案，期於十年之內，整理完畢。當臺銀第一次整理時，因有呆賬二千八百六十萬元，乃先減其實繳資本四分之一，(一千三百十二萬五千元)另加損失補償準備金一千零五十七萬元，特別公積金一百七十七萬元，並停止該期之股息，始獲勉強塡補。然此項呆賬，實不過表面之一部，其大部分尙隱而未現者。而該行之經營，仍又不改其濫行放款之弊，因之存款遞減，放款益增，大正九年存款尙有四億九千萬元，至十五年乃遞減至一億八千餘萬元；放款大正九年爲六億三千萬元，十五年增至十億元以上，可見其經營之放漫矣。

(3)臺銀救濟案被否決恐慌加甚　臺灣銀行放款五億元中，鈴木佔三億五千萬元之鉅。故欲整理臺銀，即不能不先解決此筆大債，而鈴木事業現時實際上已無償還此項巨債之能力。震災票據整理案通過，雖可略加補助，但究不能補救於大局。而臺灣銀行則對於鈴木頓形強硬之態度，不肯通融。（見前）鈴木遂不支。臺銀為鈴木最大之債權人，鈴木既不穩，於是各銀行對於臺灣銀行之臨時放款，亦事事收回，臺灣銀行遂亦有不支之勢。日本內閣乃於十二日開臨時閣議，決定請以緊急勅令，使日本銀行對臺灣銀行予以資金之通融，有特別情形時，雖無擔保，亦行借貸，該行因上所受之損失，以二億元為限，由政府擔任賠償。（詳後恐慌經過欄內紀述）方日政府提出震災票據整理法案時，已向議會言明，謂此法案通過，則經濟界可望安定，該案通過之後，外間倘多謂因救濟一銀行一公司起見，使國庫任其擔負，頗為不當。今值議會散會之時，而又忽以臨時勅令使政府任二億元補償損失巨責；於是朝野上下謗聲紛起。四月，十四日日政府將此勅令案諮詢於樞密院，十七日被否決，內閣遂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而臺灣銀行亦遂以不支聞。當此期間，（一）以震災案之騷擾，金融界與人民由方面均見動搖。（二）以多數中小銀行之停業。（三）以鈴木之擱淺；今加以半官式之臺灣銀行亦發生停業，而恐慌遂以加甚矣。二十一日更以第一流所謂貴族銀行之十五銀行，亦宣告停業，恐慌程度遂緊張至極點。二十二日全國銀行不得已自動的宣布休業二日，以避此凶猛難關，可見市面上之緊急實至萬分也。

* * * * *

觀上所述，可知日本此次金融恐慌，其來有漸。導火線固為震災票據案，而加大恐慌，則因臺銀整理案挫折之影響也。故其經過，顯似有二大段落者然。雖然，於上原因以外，吾人固亦有述者，即政治上之原因是也。日本自憲政會若槻內閣執政以來，先則政友會聯政友本黨以倒閣，其後政友本黨反與憲政會聯盟，以至於提倡合併。而進行倒閣企圖執政者，祇一政友會耳。政友會對於經濟政策，相反於憲政會。政友會主張澎漲，而憲政會則主張收縮，以日本經濟界之實情而論，自以憲政會政策為較當。但吾人所深知者，政友會之急謀倒閣，非僅在於此，而尚有在於彼。此彼者何，對中國問題是也。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係陸軍大將出身，對於中國向取干涉主義者。彼在野時，曾痛烈攻擊幣原外交政策之軟弱無能，眼看漢口南京事件機會錯過，極為懷恨。會財界恐慌問題，樞密院諸老，尚憶中日一戰不勞而獲之滋味，再為嘗試，故於否決臺銀整理案之外，而當場在御前痛斥若槻內閣對支外交之失策。有此原因，故反對派祇求倒閣之成功，不顧手段之何若。先以震災案猛烈攻擊，繼以臺銀案大肆痛斥，人心因以大見動搖，金融界本屬空虛，自易感恐慌之態。故臺銀案一被否決，內閣一辭職，空前之大恐慌，自不能不發生矣。

三　金融大恐慌之經過

日本此次金融大恐慌，自震災案問題起，至臨時議會通過救濟案止，約歷二閱月，（自三月初至五月初）其間經過情況，似可分爲兩期，第一期自震災案提出於議會後，因議會與政府間之爭持，致起銀行提取存款之騷擾；迨震災案通過於議會，金融界表面上暫告鎭定。此可謂之第一期。迨後臺銀救濟案被樞密院否決，金融界更起空前未有之大恐慌，及至新內閣成立後，召集臨時議會，通過臺銀救濟暨日銀補償二案，金融界始告平定。此可謂之第二期。玆將其前後經過情況，詳記於后。

第一期恐慌之經過

震案之風波與銀行恐慌開始

震災票據之由來及內容，與其整理之必要，已如上述。日政府於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提出整理案於議會，三月三日衆議院經八次之記名投票，於四日始獲通過。五日移送貴族院，此期間各方攻擊政府，不遺餘力，金融界漸呈不安之象。東京二三流銀行，發生存款提取風潮，且漸有擴大之勢。會十四日財相在議會對於渡邊銀行有不穩之失言，十五日東京渡邊及其連帶關係之阿加其銀行，遂宣告停業。十九日中井銀行亦繼續發表停業，東京銀行界更陷於不安之態，當時受猛烈提取存款之村井，左右田，中澤，八十四四行，於二十二日不得已亦一齊宣告停業。以上停業七行之資本金爲三千五百三十萬元，存款放款總額達三億圓以上。當時在東京除第一流之銀行外，二三流銀行，殆無一不受存款提取之風潮」其猛烈之狀態，較之大正九年戰後大恐慌之襲來似爲尤甚。

各銀行停業之情況

最初停業之渡邊銀行，有分行九，其營業上久已呈不良之現象，大正十三年，上毛絨布公司破產，實與以莫大之影響。貸付該公司之債權共達四百五十萬元，殆已無收回之希望。放款額三千六百萬元中，回收不可能或發生困難者，達一千萬元以上，遂以擱淺。提出於日本銀行之震災票據，有六百五十萬元。其次爲停業之中井銀行，有分行十二，其不良狀況亦早已爲世所知。渡邊銀行破綻以來，三四日中，存款提出至一千萬元以上，去年末存款額爲四千五百萬元，今則激減至二千五、六百萬元。又以數年來不良之放款過多，近達二千萬元之債權，殆無收還之希望。乃於十九日亦宣告停業。更其次爲二十二日停業之村井銀行，有分行二十，該行本爲村井家事業之機關銀行，融資於鑛業船舶貿易等。大正九年十二年蒙兩次之大打擊，曾與第百銀行商議合併，卒以資產內容不良，未能妥協而罷。此次自渡邊銀行破綻後，至十九日約四百萬元之存款提出，中井銀行停業當日，約五百萬元之提出，皆運動日銀融資不獲，遂宣告停業。又左右田銀行，有分行十五，多辦理蠶絲金融，受震災之打擊，最爲深刻，震災票據所有額達四、五百萬元。八十四、中澤兩銀行，有分行六七，係中澤彥吉氏創立之個人銀行，大正九年十二年受兩度之痛擊，尤以後來以造酒關係之放款，蒙極大之損害。兩行自渡邊銀行停業以來，本支行連日遭存款之提取，尤以十九日殆陷於絕望之狀態。

日銀之援助與風潮暫歸鎮靜

當此各銀行繼續停業之際，社會上漸呈險惡之勢。政府方面極力取締流言蜚語，他方與日本銀行及市中有力銀行家，再三協議，日銀乃決行非常放款，以爲救濟，遂奏其效。震災票據案三月二十三日通過貴族院，二三流銀行遂爲整理之目的，人心漸次鎮靜，同日日銀貸出之六億三千萬元爲最高額，其後卽漸次減少。事件突發以來，九日之間，日銀之民間貸出一舉膨脹至四億三百萬元，兌換劵亦急增至三億二千萬元。

銀行破綻騷，雖暫時鎮定，而銀行界之不安狀態，終未能消滅。上記七停業銀行，現尚在整理中。停業期間經過後，更繼續停業。此外臺灣銀行與鈴木商店，亦開始着手整理，不幸整理案被否決於樞密院。於是金融界，又起更大之恐慌矣，此可謂之第二期恐慌。詳記之於後：

第二期恐慌之經過

鈴木商店整理之挫折

此次大恐慌之直接導火線，爲鈴木商店整理之失敗，鈴木商店之情況，已如前述。震災票據案通過後，努力從事於整理，整理之方針，以有震災票據最多而關淺之股份公司鈴木商店，受國庫之補償，以爲救濟，其餘直系傍系之諸公司，使其有利的而爲分離獨立之方針。臺銀及其他諸銀行之債權，乞其延期返還。孰知在議會閉會之前後，臺銀對於鈴木反漸形冷淡，臺銀自身亦有市中銀行之逼迫，被收回拆款，感手頭之窮促，於三月二十三日訂定新規放款辦法，對於一切鈴木拒絕援助，（詳見前述）鈴木當初之整理方針，遂陷於不克實行。更對於臺銀以外之債權銀行，懇請延期返還，亦不被容納，四月一日片岡財相更以政府不爲鈴木商店救濟之旨，宣告於森臺銀總裁，金子，金光三氏，鈴木商店整理之根本方針，遂以不立，鈴木直系之神戶六十五銀行，遂以存款提取之風潮而停業，六十五銀行資本金一千萬元，內已繳資本六百五十萬元，其中有鈴木以非用鈴木名義，而用其他社員之名義者，有四萬一千五百股，爲純然之鈴木機關銀行。鈴木因恐累及於該行，曾引退鈴木系之重要職員，而以神戶財界之有力者瀧川儀作氏爲經理，藉以維繫信用。但鈴木之信用已失，卒不克奏效，四月八日神戶大阪之總分行遂一齊發表停業。

台銀資金陷於窮境

臺銀與鈴木之絕緣，係以縮小自己損失之程度，而促進整理之意向，豈知結果反縮臺銀之命數。臺銀與鈴木多年之惡緣關係已如前述，鈴木因臺銀之拒絕融通，陷同系於支離滅裂狀態，而直接臺銀信用之毀損，亦甚大。臺銀信用失墜，市中銀行紛紛收回拆款，臺銀以數年來內容不良，內地存款頗形激減，而內地貸出反大爲澎漲，結果營業資金陷於窮窘。僅從政府日銀之援助，與市中吸收之拆款，輾轉經營而已。平時臺銀拆款吸收額達三億乃至四億元，從而對於臺銀放出拆款之銀行頗多，自橫濱正金及東京大阪之一二流銀行，幾於全部與臺銀發生往來。而地方銀行亦有經證劵經紀人之手而放出臺銀者。臺銀對此項拆款其期限運用上本甚爲佳妙。東京銀行界恐慌發

生，日銀對臺銀乃開始非常貸出，而拆款亦遂遭猛烈之回收矣，

台銀救濟緊急勅令案否決台銀停業

市中銀行紛紛向臺銀收回拆款，政府現狠狽之狀，對於市中銀行用威嚇手段，要求收回中止。但如三井銀行，則以池田氏之名義攻擊政府，仍收回其放出之拆款。當四月十二日時卽有不可收拾之象。而臺銀所能提供之擔保，幾全部提盡，若欲日本銀行再行援助臺銀，日銀唯有要求政府有確實之損失補償。十三日夜八時政府當卽召開臨時閣議，自負責任，決定救濟具體案，卽緊急勅令案是也。令之內容，其重要之點如左：

(一)日本銀行至昭和三年五月末日止，對於臺灣銀行得爲無擔保之特別融通。

(二)政府依第一條之規定，使日本銀行因融通臺灣銀行所蒙之損害時，以二億元爲限度，補償其損失。

上勅令案四月十四日諮詢於樞密院，樞府卽於同日交付成立之精查委員會精查。精查委員會十五日開會，委員多主張以其爲違憲，加以否決者。政府方面遂陷於非常狠狽之狀，但尙希冀萬一得大會之通過，努力向各方運動，無效，卒於十七日本會議否決，臺銀救濟案，遂成空夢，內閣亦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矣。

日銀因緊急勅令案被否決，對於臺銀停止新規之融通，此時臺銀之債務狀態，臺灣島內存款三千六百萬元，在外存款二千五百萬圓，內地存款二千五百萬元，合計八千六百萬元。至前日止，政府使日銀援助之資金約四億元，市中銀行拆款殘額約二億元，而十八日所需資金爲同日到期之拆款一千三百萬元，加內地分行存款全部概算爲三千八百萬元。（臺灣島行由總督府之通信管理，關於臺灣銀行記事，一切使島民不知，故當時之存款提出風潮亦未起）但日銀既不肯融資，而市中銀行拆款又不允延期收回，臺銀十八日開業，遂陷於不可能。卽於是日先將內地及海外分支行暫行宣告停業，臺灣島內本分行暫仍繼續營業，然事實上營業亦甚困難。臺銀董事會與財政部協議之結果，決定十九日臺灣島內本支行，亦宣告停業。一方面爲維持臺銀兌換劵計，政府與日銀協議，決以日銀兌換劵代之，以爲救濟。

台島內台銀本分行仍繼續營業之原因

然而臺灣總督府於十八日朝，以上山總督之名義，對於臺銀之存款及兌換劵，絕對負完全責任之旨意發出諭告。十九日接東京將島內本分行停業之命令，以前有總督府之諭告，臺銀閉鎖，於島內統治上恐發生大事變爲理由，不許島內臺銀本分行停業，強制命令繼續營業。臺銀董事會無已，祇得取消決議，承認島內各行之開業。但臺銀十九、二十兩日仍遭提取存款風潮。原臺銀在島內存款三千六百萬元，在資力上實無能力支付，徒取兌換劵之增發耳。但現在流通額四千一百四十萬元，已達臺銀條例規定之正貨準備與保證發行之限度，以此情形，不外出於限制外發行之一法。乃電請政府認可，財政部協議之結果，因臺銀無確實之擔保，不許限外發行。總督以政府既不認可，遂出以非常手段，擅將未發行之兌換劵二千萬元，使臺銀

發出，以應存款之支付。故臺銀券問題，目前尚無頭緒。政友會新內閣對之，亦未加以何等之處分，此在政治上實非良好現象也。

關西第一流之近江銀行停業

臺銀救濟勅令案被否決，內閣總辭職，形勢遂臻混亂，日銀及一般有力銀行家相集討議善後策。乃不意近江銀行亦以事實上不能維持，於十八日突然停業。近江銀行資本金為一千五百萬元，(實收九百三十七萬五千元)諸存款總計一億三千七百萬元，放款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為關西銀行界之第一流銀行，國債企業組合之一員。該行破綻之原因，為該系之栗太銀行於四月十五日突然發表停業，因之頗受其影響。近江銀行資本原為三千萬元，大正十三年六月決行大整理，將資本減至半額，此次恐慌，卒不能維持而發表停業。

日本銀行非常貸出救濟

臺銀救濟勅令案被否決，不僅一臺銀受其影響，民間一般銀行，均受其累。先時；日銀及東西民間銀行家亦極力促此案之成立，卒歸無效。十七日午後遭樞院之否決後，若槻內閣即時瓦解。日銀當即召開行務會議，同日及應休息之星期日，亦與市中銀行以特別之融通。又特殊銀行及東京銀行集會所與交換所委員銀行代表亦即召開臨時對策會議，並請已提出辭表之片岡財相出席商議。席上財相述此案之經過，並謂政府萬策已盡，無能為力，唯請日銀與民間銀行家協力，以圖時局之收拾云。旋即退席，日銀與列席銀行協議對策如左：

(一)日本銀行對於臺銀已無援助之餘地，以後即不行放款。唯對於**其他銀行，則極力予以援助，行非常貸出。**

(二)市中銀行此際亦須援助日銀，努力時局之收拾。

當日銀十七日行非常貸出之時，東京總行約六百萬元，大阪分行達一千萬元，關西方面，似較為危險。日銀原冀舉全力以圖安定，無如時機稍晚，片岡財相前曾謂若緊急勅令案被否決，金融市場將陷於混亂云云。今固若此，故提出存款風潮，條忽間波及於全國。臺灣銀行及近江銀行發表停業，十八日之金融市場，遂陷於混亂狀態。原夫臺銀之停業，早在預測之中，而近江之閉店，則完全出於意外。該行有關係之大阪市，京都市等，極端趨於不安。又京都地方十五銀行分行，東京有總行之有力銀行，均遭存款之提出，該日日銀貸出，僅大阪分行，一舉增加一億三千二百萬元，計為二億三千萬元，全體增加二億八千九百萬元，計為八億七千萬元。該日日銀之貸出，超過歷來之記錄，即較之大正九年財界反動後之八億五千三百萬元，及十二年震災後之年末八億六千一百萬元，均凌駕而上之，從可見其形勢之如何緊迫矣。十九日下命政友會總裁田中氏組織內閣，並起用長老高橋氏為財相，頗與市場以好感，銀行界之不安，似可藉以歸於鎮靜。孰知連日京都東京方面，受存款之提出，素稱貴族銀行之十五銀行，二十一日忽發表停業，形勢再為逆轉。同日泰昌銀行，與東京之武田貼現銀行亦發表停業，日本空前未有之大破局，遂釀成矣。

十五銀行之破綻內容

十五銀行為日本宮內省之總金庫，具有貴族銀行性質，現為日本五大銀行之一其破綻可堪注目，故特為之記。查該

行明治十年依據國立銀行條例而創設，即名第十五國立銀行，享有發行紙幣等特權。歷任重要人員，及其大股東多爲貴族，憑藉政治上之優勢，營業甚形發達。明治三十四年國立銀行營業期滿，乃改爲普通銀行，同時改名爲股份公司十五銀行。大正二年擴張資本總額爲四千萬元。(內已繳二千三百五十萬元)迨大正九年八月收買浪速，神戶川崎，及一西三銀行，一舉而增資爲一億元。(內已繳爲四千九百七十五萬元)全國各地有分行三十六，營業所五十七，代理處二十五，截至昭和元年末，各項存款總額爲三億六千八百萬元，放款爲三億七千二百萬元，而該行之病根，即在於此項放款之失敗。蓋神戶川崎銀行當歐戰期中，專門經營船舶金融，對於川崎造船所，國際，野口，川崎，谷山，相澤，山地，津田，東和，長福，神戶等船公司，均有巨額之放款。及該行爲十五銀行收買，已值歐戰終止，噸位過剩，船價大落，照戰中之擔保船價，僅及十分之一，十五銀行自此陷於惡運。關東震災，又受甚深打擊，內容愈難究詰。迨金融恐慌既起，臺銀近江相繼停業，該行所受影響甚爲深刻，二十日該行有票據交換餘額二百萬元，不能依時清償，遂以停業二週聞。

〔銀行業者之陳情與日銀救濟情況〕 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東京銀行集會所與票據交換所聯合委員會，召集會議，要求政府施行非常之手段。又大阪方面市中銀行，亦同樣協議，發出強硬電報，促政府之決意。當夜政府開臨時閣議，決定臨時議會之召集，支付延期令之實施，並認可日銀及市中銀行之二日間臨時停業。凶餘萬丈之風潮，自二十二日後，遂因強行歷制之結果漸歸於鎮靜。(詳見本節末)茲將日銀十六日以來貸出之數額，立表示之於左：(單位日金千元)

	兌換券發行額	放款額	大阪分行 放款	大阪分行 存款
十六日	一、二二五、五七一	五八〇、五二四	九七、三一〇	七四、六一八
十八日	一、四九七、二三六	八七〇、三七四	三三〇、〇三一	六四、六五六
十九日	一、六二六、三三三	一、〇〇〇、六九七	三一九、一九二	七六、四九七
二十日	一、六七九、四六五	一、〇六二、七二五	三三二、六八六	六六、九八〇
二十一日	二、三三八、四八八	一、六六四、五四五	五二五、三三三	六〇、八一四

觀右表，日銀十六日行非常貸出放款達至五億八千萬元之巨數，而兌換券之發出僅十二億餘元，限外發行三千八百萬元。是日之情況，實因臺銀拆款之被收回，而市中銀行復將收回之拆款存於日銀，日銀則又融通於臺銀。十六日之日銀存款額爲三億二百三十二萬元，實爲空前未有之記錄，較之前週增加一億一千萬元。然是後之情形則大異。市中銀行手頭資金，均極感窮迫，日銀之兌換券與放款，乃同樣增加澎漲，以致有如右列龐大之數字。而十八日自近江銀行停業以來，金融恐慌中心更移轉於關西，觀上表大阪分行貸出之數字，可見其情況也。

〔全國銀行一齊停業〕 二十一日十五銀行發表停業後，東京大阪各地銀行，一齊發生提款風潮，情態愈形緊急。東西兩組合銀行，當即開會協議，議決應急策，即翌二十二及二十三兩日日銀及全國銀行一齊斷

行臨時停業。日本全國銀行既發表停業，一切交易遂亦陷於不可能。東京大阪及全國各地之股票交易所，及商品交易所，在銀行停業期中，亦同樣宣告停業。日本全國金融，機關此二日中遂成睡眠狀態，從可見日本此次恐慌之猛烈矣。

恐慌中之破綻銀行

日本金融界，自三月十五日渡邊銀行因議會中對震災票據爭論而犧牲後，市場情況，即不見佳。繼以中井，八十四，中澤，左右田，村井，等銀行之繼續停業，恐慌漸起，雖其後震災票據案通過於議會，得一時之鎮靜，但市場上終難穩定，人心亦見動搖，復以主要商之鈴木王國，爲臺銀所逼倒，社會上更加一層恐怖。及四月十八日臺銀又宣布停業，同時大阪著名之近江銀行，亦宣布停業，十九日大阪府下之泉陽銀行，廣島縣之蘆品銀行，滋賀縣之蒲生銀行；二十日岡山縣之西江原銀行，廣島縣之廣島產業銀行，相繼停業，人心益爲震動，詎意翌二十一日東京貴族銀行之十五銀行，亦宣告停業，社會上遂現大恐怖之象，存戶紛紛提出存款，於是武田貼現銀行，泰昌銀行，明石商工銀行，鹿兒島商業銀行，立被擠倒。其號稱一流銀行，如安田，三井，三菱等，同時皆陷於提存狀態，市面混亂不堪，商業完全停頓。婦女多將提出之款，改存郵局貯金部。故郵局貯金部爲之大忙。日本銀行遂努力爲非常放款，而事態不稍轉機，不得已乃有二十二、三兩日，全國銀行一致宣告臨時停業，避此兇難。其情形之嚴重，實空前所未有也。查自二月十四日廣部銀行倒閉起，截至四月二十一日恐慌最烈之時爲止，先後破綻之銀行，共達二十九家之多！存款總額則達八億六千萬元之鉅！

全國銀行復業金融市場漸趨安定

日本全國銀行於二十二、三兩日宣布臨時停業，二十四日爲星期日，故共停業三日，在此三日中，日銀與市中銀行極力講究非常對策，二十五日各地銀行一齊開業，市中銀行自二十四日午後，至二十五日朝，由日銀借入開業資金，幸當日市中人心已歸鎮靜，唯有一部銀行，尙受存款者之提取耳。但該日（二十五）日銀發出之兌換劵及放款額，較之停業前大爲增加，計兌換劵增三億四千一百萬元，共爲二十六億元五千九百萬元。放款額增四億三千萬元，計爲二十億元九千五百萬元。又大阪分行放款增六千三百萬元，計共五億九千八百萬元，存款從六千八十萬元至九千萬元，約三千萬元之增加。唯當日地方方面又有三銀行陷於不能開業，其外則無甚影響。計自三月中旬渡邊銀行停業以來，停業之銀行累計達三十一行。

二十五日各銀行開業後，既平安無事，一方政府又將日銀損失補償法與特別融資規程大綱製成，市面更臻安定。二十六日，既歸於安全之一流銀行，徐徐將非常資金返還於日銀，二三流銀行地方銀行，除手頭支付準備金外，亦將餘剩資金返還於日銀。金融市場遂告鎮靜，一場空前未有之大風波從此告一段落。

四　金融大恐慌之救濟

日本此次金融大恐慌，可分爲二個時期，已如上述。茲言救濟方面，亦

可如上所分二期以說明之。

第一期恐慌之救濟

此期爲震災票據案所惹起之恐慌，故此案解決，恐慌尙可暫歸平息。

査日政府於今年一月二十六日，關於震災票據案提出於議會者，共有兩種。卽：(一)震災票據損失補償公債法，與(二)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是也。茲分述其要點如次：

(一)震災票據損失補償公債法　卽據大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發布之緊急勅令，命日本銀行對於震災票據爲轉貼現，日銀因此所生之損失，得以一億元爲限度，由國家予以賠償。旋以經濟界之瘡痍，不易恢復，曾將勅令原定之融通期限，兩度展期，至今年九月三十日止，屆時卽斷然截止，不再繼續。而依勅令規定，政府應以五釐國庫證券交付日銀，償其損失，緣於昭和二年度發行公債一億元，按照時價換算交付日銀。公債之交付價格，尙不足一億元時，其差額得增發公債補足之。

(二)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　日本銀行收入轉貼現之震災票據，現計二億另七百萬元。其中將來不能支付者，卽作爲日銀之損失，由政府賠償。至超過政府賠償限度(卽一億元)以外之餘額，俟至今年九月末日，將尙有震災票據向日銀轉貼現之銀行，由政府貸予期間十年以內，利率五釐以上之資金，俾其澈底整理。同時政府發行五釐公債，以供上項貸款之用。此項公債發行額，合之政府因賠償日銀損失而發行者，總共不得超過二億七百萬元。唯震災票據所有銀行，卽曾將政府貸款之銀行，如與震災票據債務人變更票據債務時，不得締結十年以上之分年攤還契約。

上二案提出於衆議院審査，因委員會要求此項票據之內容，爲政府所拒，幾至決裂。旋以憲本兩黨聯盟成立，委員會態度一變，於三月二日通過委員會。大會中雖亦有極猛烈之爭論，並經八回之記名投票，於四日卒照原案通過。五日移送貴族院，該委員會爭論尤烈，金融恐慌亦於此期發生。直至二十二日始行通過委員會，二十三日列入大會議程，由貴族院附以三條件，並由財相及若槻首相之聲明，亦一致予以通過。茲將聲明及附屬三條件，錄舉如次：

(一)財相與首相之聲明　財相聲明：「謂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制定之趣旨，爲鞏固震災票據所持銀行全部之地位，尤以臺灣銀行爲絕對的必要」。首相亦署名聲明之。

(二)附加之三條件　(一)爲震災票據損失補償法及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之運用起見，設立審査委員會，爲公平嚴正之審査。(二)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之成立，乃爲鞏固震災票據所持銀行全部之地位，尤以臺灣銀行爲絕對之必要，依此言明，不得已而承認其處置。但政府應速設立調査委員會，更樹該行鞏固之基礎，立適當之方策，經帝國議會之協贊而行之。(三)前二項委員會中之委員，應由貴族兩院

議員參加。

上案通過後，金融界乃暫時得歸於靜平。震災票據現着手處理中。後因臺銀救濟案發生第二次恐慌，其救濟更為煩難。茲述之於后

第二期恐慌之救濟

四月十七日臺銀救濟緊急勅令案被樞密院否決，若槻內閣遂以瓦解。後繼內閣為政友會總裁田中氏，組閣以來，其第一新方策自為臺銀救濟問題。但臺銀自救濟緊急勅令案被否決後，情形卽現非常緊迫，不得已於十八日停業。更波及於近江，十五諸銀行，亦相繼宣告停業。新內閣對此當面之問題，自當力求萬全之策，而於財相之人選，尤費苦心。結果，懇請前政友會總裁曾歷任總理大臣之高橋是清氏充任是席，蓋欲藉其聲望與經驗，以解決此大問題也。茲將政府與金融界救濟此大恐慌之辦法與情形，分別述之如左：

頒布支付延期令　新內閣第一次閣議，卽為講究財界之安定方策，其內容如下：

(一)倣大正十二年關東大震災時，頒布支付延期令三星期，俾各銀行有從容準備一切之餘裕。

(二)奏請召集臨時會議，以制定財界救濟之根本法律。

(三)由日本銀行趕行非常放款。

(四)全國銀行自動停業二日，以待一切救濟方法之進行。

一方遂由東京票據交換所召集會員大會，議決通告全國銀行二十二，二十三兩日一律停業。同時國內各定期市場亦隨之休業。一方於二十二日政府提出支付延期緊急勅令案，經樞密院滿場一致通過，卽日以勅令公布。茲錄其全文如左。

第一條　昭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所發生，自是日起至同年五月十二日止之間，在私法上應支付之金錢債務，以勅令指定之地區內住所或營業所負擔之債務準二十一日之延期支付。但債務者在區域以外，有他項營業所時，關於該營業所交易之債務，不在此限。

第二條　左揭之支付，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國府縣其他公共團體債務之支付。

二、薪金及勞銀之支付。

三、為薪金及勞銀支付之銀行存款之支付。

四、前項以外之銀行存款之支付金額在五百元以下者。

第三條　票據及準此之有價證券，自昭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同年五月十二日之間，於第一條規定區域內，為保存權利之行為，於應執行日起二十一日內行之，有其效力。

附則　本令自公布之日施行。

前項支付延期令之施行區域，最初本以國內為限，繼以各殖民地之援例要求，二十五日該令之施行區域遂擴張至朝鮮，關東州及樺太等

殖民地。(唯臺灣除外)二十二日復發布五月三日召集臨時會議之詔書，以討論根本救濟之法。

查日本之爲支付延期，實始於大正十二年九月之關東大震災，今爲第二次也。此次與前次令中不同之點:

(一)地域　前次之施行區域，僅以震災地爲限，此次及於全國，且兼及殖民地。(臺灣除外)

(二)存款提出額限制　前次爲一百元，此次爲五百元。

(三)期限　前次自九月一日起爲一個月，此次則爲二十一日。

(四)補償令　此次在支付延期中，政府召集臨時會議，對於日銀之非常貸出，決定損失補償法案。前次則以發生震災票據，持向日銀轉貼現，日銀因此所受之損失，予以補償。

由此可知此次之恐慌，其物質上之損失，雖不能與當年之震災相比擬，而論其性質之嚴重，殆尤十百倍於震災時也。

市中銀行講究對策與相互援助

日本金融界此次發生空前未有之大恐慌，不得已全國銀行同盟停業二日，(連星期日三日)一方由政府頒布支付延期令，以減殺風潮之兇燄。但停業後之再開，與支付延期令之如何實施，在在皆發生問題。日本對於支付延期設施，雖於大正十二年震災時，得有一次之經驗；但此次施行區域，較前爲廣，故其影響於內地貿易及匯兌貿易上亦甚大。且此次實施之動機，非因天災地變，實由於人心的一時動搖爲主因，故運用上自生種種與前次不同之問題。四月二十三日朝，日本東京票據交換所召開委員會，其第一問題，卽爲停業後票據是否仍行交換是也。在東京方面，以在支付延期時期中感有種種之不便，決定票據交換一應中止。然在大阪方面，則以爲因圖商工業者之利益起見，主張仍行開始票據交換，要求東京方面取同一步調。於是遂改定從二十五日起，開始有制限之交換。其他諸問題，東京與大阪均取一致步驟，同夜銀行集會所召開社員總會，正式議決事項如左:

(甲)關於票據交換之決議

(一)二十一日受入之票據，不爲交換；但同日收入銀行發出之支票而不付現款者，得於二十五日提出交換之。

(二)二十五日以後交換之票據，暫改定如下:(1)二十五日以後社員銀行或代理交換銀行之保證支付，且有交換承認之記載額面五百元以下之支票。(2)二十五日以後社員銀行或代理交換銀行自行發出之支票或票據。(3)國府縣及其他公共團體之支付命令日本銀行支票或郵局匯兌劵。

(乙)關於一般業務之決議

(一)存款在五百元以上，以現金或存款轉換之方法者，皆不爲支付。

(此五百元以上云者，卽各種存款合計之謂。)

(二)其在必要上，關於商業上交易之活期存款及通知存款，得可特別通融之支付。

(三)未至期之定期存款，不爲支付。

(四)以存款爲擔保者，不爲放款。

(五)往來存款透支及匯兌交易，準一般存款交易行之。

(六)與同業者交易及外國匯兌關係之交易，任各行隨意。

(七)支付延期中之存款及放款，計算利息。

又四月二十四日午前東京銀行集會所與票據交換所開聯合會議，因此際恐市中銀行出於競爭的態度，反使事態更有危急之虞，因卽如左提議：

(一)以日本銀行爲中心，各社員銀行爲協同相互之補助。

(二)對於各銀行間之存款移動，極力防制。

以上議案通知大阪方面，使關西銀行界亦出同一之步調。

信託與貯蓄銀行之對策　信託公司雖無如銀行之提出存款騷動，但存款中途而解約者，實較平常爲多。二十二、三兩日間，亦同樣宣告臨時停業。在此停業中各公司代表者協議之結果，僉爲銀行方面對於定期存款，在未至期前既拒絕支出，若信託公司如認信託之期限前，得可解約，實紊亂金融之步調，遂一致決議，在信託之期限前，不准爲之解約云。

又貯蓄銀行此次亦遭提出存款之風潮，幸有力之貯蓄銀行，尚未發生破綻；但此次之延期支付令中，普通銀行與貯蓄銀行存款，並未設有差別，一律在五百以下者，卽當照付之規定。此項限制額，在地方之貯蓄銀行，未免有過多之嫌。因其準備金之調達，尙有種種問題焉。二十三日在東京召集貯蓄銀行各代表會議，協商對策，其議決主要事項如左：

(一)定期存款定期積金，在限期前不爲支付。

(二)以存款爲擔保者不爲放款。

(三)在支付延期中存款支付額最高五百元；但在貯蓄銀行，則失之過高，陳情政府，請設特例。

(四)貯蓄銀行，因貯蓄存款之支付保證，在前期殘額有三分之一公積供託於國庫，今存款激減，超過現在額三分之一，要求供託債券之提出返還。

(五)爲存款支付之準備，要求日銀返還供託債券之全額，以資融通。

基右趣旨由石井(東京貯蓄)原(東京貯藏)結城(安田貯蓄)三氏爲代表，訪問財政部，要求第三第四項法規之改正，無效。更訪日銀，結果，既納供託債券三分一之限度由日銀允以融通。

日本銀行之非常對策　市中銀行講究種種救濟方策，既如上述。日銀亦保持此種聯絡，進行籌備，期於四月二十五日一齊開業。其先日將準備中之二百元紙幣，送存各支店，以備各地緊急支付之需。且雖星期之休息日，仍應地方上非常資金貸出，同日開臨時重要會議決定，關於二十五日市中銀行開業資金之貸出，並行如下列之臨機處置。

(一)對於往來銀行以外之銀行，亦予融通其資金。

(二)對於往來銀行與往來以外之銀行，其差別待遇此時暫行撤銷。

(三)擴張擔保品之種類，且對於擔保品之評價及重量等等，均採寬大主義。

是以二十五日，日銀之兌換劵發行額達二十六億五千九百萬元，對於一般銀行之放款額達二十億九千五百萬元，皆日銀之空前記錄也。

匯兌銀行之對策

全國實施支付延期令之結果貿易業者海運業者，即發生種種之困難。二十二日以後，銀行臨時休業，關於貨單貨物匯票等，不能作製，勢必至延遲啓椗時期，損失甚大。於是各當業者會合，請求政府講究適宜之處置。二十三日兒玉(正金銀行經理)與財政大臣交涉，決先行應急策如左：

(一)正金銀行在支付延期期中，內地及外地各行，均照常營業。

(二)輸出資金之貸出及輸出票據之買入，均照常交易，使不感何等之妨礙。

(三)正金銀行與市中銀行協同援助，對於外國匯兌業務上，務必維持其照平時無異，不惜資金上之援助。

同時向在內地之外國匯兌銀行支店，求其諒解。民間匯兌銀行，得知正金之態度後，旋即參集東京銀行集會所商議對此辦法，一致議決，協同正金辦理，期於對外貿易上，不致發生妨礙。其議決事項如左：

(一)輸出票據照常買入，本邦送金匯兌之支付，交付全額。

(二)輸入匯兌原則上適用支付延期令，但可從支付人之意向，行清算。

(三)日日電信匯兌之交易，大體須應交易者之信用與希望。

日本此次雖遭惹大恐慌，然以日本銀行應付適宜，而對外匯兌上，各銀行不惜犧牲盡力援助，故在對外貿易上，尚未受鉅大之影響也。

信用組合之救濟策

日本信用組合，前以中井銀行，近江銀行，宣告停業，頗遭打擊。又因各銀行發生提出存款風潮，亦受存款取出之影響，以致資金陷於困難。市街地金融協會及其他地方協會，開會協議對策，爲使信用組合脫離危地起見，要求政府救濟或制定類似日銀損失補償法之中央金庫損失補償法案，並向農林財政當局極力運動。政府方面卒以信用組合之存款，與普通銀行直接收入一般民衆之存款不同，而在手續上亦有種種之不便，故不能適用日銀特別融通法，決行另商救濟。五月三日提出辦法於閣議，得其承認，玆錄其大綱如左：

(一)產業組合中央金庫存款部五千元負擔限度之下，發行產業債劵。

(二)產業組合中央金庫從發行債劵所得之資金，應地方信用組合之非常放款。

(三)對於地方組合之放款擔保價格，擔保品之種類，取相當寬大主義。

臨時議會召集討論善後法案

支付延期令之頒布乃係救急之策，上述日銀與市中銀行之協議，互相援助，亦不過目前之維持辦法。此次日本金融界，既惹起若大之恐慌，自有其根本之原因，根本原因不解決，徒治目前，究非久安之策。故日政府特召集議會臨時會議，討論決議財界之根本救濟法案，該臨時會議於五月三日正式成立，四日舉行開院式，五日衆議院開始討論議案，政府當即提出之三案：(一)日本銀行特別融通及損失補償法案(二)對於臺灣金融機關資金融通法案(三)關於支付延期之緊急勅令求事後承諾案，三法案順次上程，由高橋財相說明後，

略加討論，即送交特別委員會審議，討究。茲將各法案逐一譯示之如左：

日銀特別融通及損失補償法案

第一條　日本銀行因銀行爲充足其存款(包含定期公積金)之支付準備，請求資金之融通時，若認爲在謀財界安定之必要上，得用票據貼現之方法，爲財政大臣所定之特別融通。(此條後經衆議院加以修正但書：『但三月十五日以後之停業銀行，財長認爲無繼續營業之望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日本銀行依前條之特別融通，而爲票據貼現，其期間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年爲限。

第三條　依第一條之特別融通，因變更票據名義而發出之票據，其特別融通之期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不得超過十年。

第四條　政府爲行本法之特別融通，而使日本銀行受有損失時，對於該行以五億圓爲限度，補償其損失，成立契約。

前項損失決定之標準，由財政大臣定之。

第五條　依本法之特別融通，日本銀行所受之損失及金額，由特別融通損失審査會決定之。特別融通損失審査會之組織及權限，以勅令定之。

第六條　據第四條第一項之契約，政府對於日本銀行應支付之損失補償金，得以五億國庫證券交付之。

第七條　政府依前條之規定，因交付必要額之限度，得發行公債。

第八條　依本法交付之國債證劵，其價格參酌時價，由財政大臣定之。

附則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自昭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至本法施行日之前日止，日本銀行用票據貼現方法貸出之資金如與第一條之特別融通相當者，得視爲第一條之特別融通。

臺銀救濟法案

第一條　政府以臺灣統治之必要上，認爲有使臺灣之金融機關維持其機能，及維持海外之帝國信用上有必要時，得命日本銀行對臺灣之金融機關；用票據貼現方法，以二億元爲限之資金融通。

第二條　日本銀行爲前條融通而貼現之票據，其期間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以一年爲限。

第三條　政府因行本法之融通，而使日本銀行受有損失時，對於該行以二億元爲限度，補償其損失，成立契約。

第四條　依本法融通，日本銀行所受之損失及金額由日本銀行特別融通及損失補償法第五條之特別融通損失審査會決定之。

第五條　日本銀行特別融通及損失補償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六條乃至第八條之規定，依本法所爲之融通，關於日本銀行之損失及補償均準用之。

附則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上各節所述，日本此次金融恐慌，在形式上實甚可驚，而在實質上之損失如何，民間方面無由得知，而在國庫方面，則有震災票據整理之二億餘元，臺銀救濟二億元，日銀損失補償五億元，共計九億元以上之數額，不可謂不巨。但日本金融界果能加以澈底之整理，亦未不始可作「忍痛一時，享寧來日」之解慰，否則，前途猶未可樂觀也。

五　對於日本此次恐慌之感言

日本此次發生金融恐慌，其遠因與近因及其經過救濟情形，已如上述。吾人對於此次恐慌，較之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情況，固不能相提並論，較之大正九年歐戰後反動之金融恐慌，亦覺其有無意義之嫌也。蓋以此次恐慌發生，亦未受外界之何種影響，完全由於金融界內部之空虛，自行暴露弱點，致釀成人心動搖，加以政治上之關係，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然金融界內部之空虛，由來有漸，自身既無能力救濟，不能不賴政府之援助，政府苟能及早圖患於未然，何有此次之恐慌。無奈強國之國家，在在須表示其強固之地位，金融界之不肯決心整理，其亦表示經濟界之無弱點也歟。論者謂日本此次金融恐慌，銀行與政府均有應得之咎：(一)銀行界方面，營業之不當。董事經理者流，往往將銀行之存款，投資自己之事業，事業失敗，遂使銀行亦遭其害。又或放漫貸出巨大之金額於少數者之手，一有不幸，卽陷於資金回收之不可能，此次停業之銀行，皆坐是弊。而(二)政府方面，設置監督官，不加監督，實失職守。以整理二次之銀行，尙任其暴露醜態，監督官誠不能辭其咎也。此誠中的之論矣。關於恐慌之救濟方面，其應急策則頒布支付延期令，實則此項勅令，在當時是否必要，似爲可研究之問題。而其延期之期限，長至三星期，實有予吾人以不可思解者。至關於臺銀救濟，日銀補償，事已至此，實亦無可如何。苟此次能得金融界加以澈底之整理，亦未始不可作忍痛一時之想。總之，日政府既不能防患於未然，而救濟方面費九牛二虎之力，支出國庫如許之巨額，要皆未可以容吾人之欽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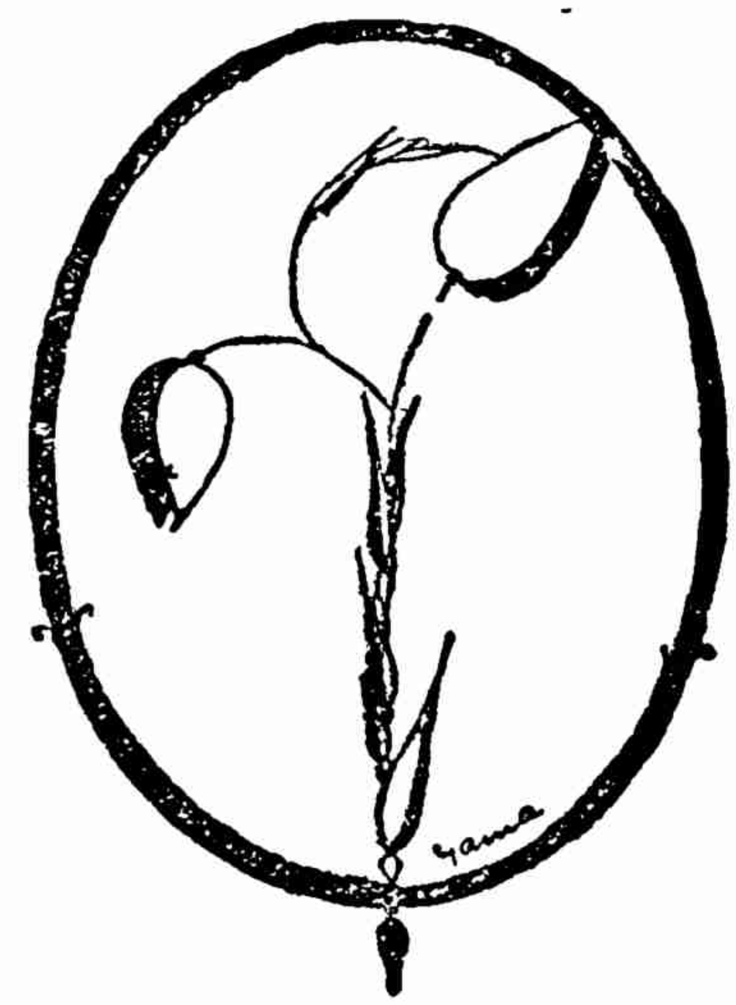
唯記者目擊日本此次金融恐慌，回憶我國金融界狀況，誠有不忍言之感。幣制迄今尙未確定，銀行制度未定，發鈔制度未立，銀行經營者，多另營非正當之營業，以如此紛亂之金融狀況，何能助長實業之發達，苟發生如日本此次之金融恐慌，除犧牲人民之損失外，恐無其他救濟辦法之可言。記者以爲欲整理我國金融，捨革命之法以外無他道，若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方法，必難奏效，容俟他日專篇論之。



年紀老　精神好　委實
是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壽
粉的功效　每天三餐飯
吃飽　先用冷水把這粉
來調　再加上些開水或
牛乳勻勻的攪　味兒刮
刮叫　補品之中要算這
粉爲最妙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關稅與釐稅之關係

趙文銳

中國之釐稅卽西洋之通過稅也。西洋國家通過稅早已廢除。原夫通過稅之起原，以歐洲之歷史而論，與進出口稅同爲一物。蓋在昔封建時代諸侯所管轄之境內，凡道路橋梁港灣等之通過，皆須納一種之手續費。其後習以爲常，(英文關稅 Customs 之字義卽慣常或常稅之意也)漸次變成租稅。故凡貨物之通過，無論入境出境，或仍在境內，皆須納稅而一以通過稅 (Transit tolls) 名之。(參考 Carlton J. H. Haye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25 edition, Vol. I, p. 48 與 Pleh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1920 edition, p. 107)

其後強有力之中央政府起，幷吞諸侯，內部統一，商業亦逐漸發達，而有國內貿易國外貿易之區別。於是由貿易而所納之稅有國境關稅 (Frontier customs)，國內關稅 Internal customs 之區別。而國境關稅，又有進口稅，出口稅之區別。

近世各國欲發達工商業，進口稅多不嫌其重，以阻止競爭外貨之輸入。出口稅幾全部撤廢，以減少土貨輸出之妨礙。內地稅則掃除無遺，以增進國內貨物之流通。蓋國外貿易固重要，而國內貿易更重要。無國外貿易之國，尚足以立國，而國內貿易，則不可一日缺。且必先國內貿易發達而後國外貿易始能發達。雖國際間之自由貿易，能否扶助國內貿易之發達，尚爲問題。而國內之自由貿易，爲使國內貿易發達必不可少之條件，已成爲經濟學之原則。此歐洲自重商學派起，卽着手廢除國內關稅，最後之國，至十九世紀，亦廢除淨盡之所由來也。

中國適與此潮流相反。不特出口稅，尚未廢除，而內地又有密布之釐稅。進口稅以受條約之限制，不能增加；而釐稅則任地方官與軍人之操縱，有增而無已。外人之不願增加關稅，動則以裁釐爲條件，而不知釐稅

之所由起，與所以增加，實由於關稅不能增加之故。

吾人所當記憶而不忘者，釐稅之起，則在於關稅規定之後。進出口稅值百抽五之原則，定於一八四三年七月之中英通商章程。釐稅起於何時，其說不同。有謂起於一八四三——四年在江寧條約之後，有謂起於一八四九——五一年姚道台提議課鹽茶稅之時，有謂起於一八五二年山東李巡撫課貨物通行稅之時。有謂起於洪楊亂時，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太常寺卿雷以誠於仙女鎮倡辦釐捐之時。凡一制度之起，必不發生於一時，必前有採用之而後以為便利，乃始盛行。釐稅在洪楊之前，已有行之者，或為事實，惟恐行之於一處，行之於一時而已。至洪楊後，乃始普及於各地，殆無容疑。但即就釐稅起原各說而觀之，皆云在江寧條約之後，此則為吾人所當注意者也。

雖釐稅之前，久有常關之存在，而常關所征之稅，亦阻止國內貨物之流通，實等於釐金。但在締結江寧條約之時，於貿易上尚不為患。常關每年之收入，據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一年）所修正之大清會典，約銀四、五〇〇、〇〇〇兩，據最近戶部報告，不過三、六一〇、〇〇〇兩。（見Chin Chu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p. 125）以中國版圖之大，而常關之收入僅此數，於貨物之流通，當無多大之妨礙。故南京條約之翌年，雖進出口稅有值百抽五之規定，而通過稅所付之數，則未規定，以當時常關稅之為害輕，無解決之必要也。至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之締結，距雷以誠創辦釐稅五年，而有通過稅值百抽二·五之規定。吾人非擁護常關稅，以為無害於商業，但其為害遠遜於釐金，是為事實。觀馬凱條約第八節聲言裁釐，「允將十八省及東三省陸路鐵路及水道向設各釐卡及抽類似釐捐之關卡，概予裁撤。於約款照行之時，不得復設。」惟「現在所有之常關，無論在通商口岸沿海沿江及內地水道陸路與邊界，凡載在工戶部則例，大清會典者，均可仍舊存留。」足以證明矣。

若是乎釐稅之惡制，起在江寧條約之後，而所以在江寧條約之後者，則以自一八五〇年太平亂後，繼以捻匪回民之亂，中國大部盡成焦土，政府所賴之地租，遂大減少，其歲收只三分之一者，至數年之久。鹽稅往往拖欠，其他之稅亦復類是。關稅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五之間，全數五分之二入於英法二國，作為賠款。（見Chin Chu,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p. 113）夫田賦鹽稅之伸縮力本不及關稅。前二種之稅，在咸同間，或增加數倍，或增加十餘倍（參考胡鈞中國財政史三百四十八——九頁）已無可增加，而關稅則僅值百抽五，大有增加之餘地。苟能增加，則當時或可不採用釐稅。苟能增加，即洪楊之時採用釐稅，而洪楊平後，可以裁釐。裁釐之所失，取之於關稅，則釐稅之禍，何至貽於今日？至今日以關稅不能增加，而釐稅可以隨時增加；增加愈重，而積弊難返。溯厥禍源，未始非由於關稅受條約束縛之故也。

上之所言，謂內地不當有通過稅，以阻止貨物之流通，廢止通過稅，所失之收入，當取償之關稅。何也，以國貨較外貨自當受優待也。然既有通過稅矣，則不特流行內地之國貨當付通過稅，即流行內地之洋貨亦當

付通過稅。故自外國輸入之外貨，在有內地稅之國家，除付進口稅外，又當付內地稅。所付之內地稅，至少當與國貨同等。而在中國則不然。不特關稅受條約之限制，而通過稅亦受條約之限制。

(甲) 子口稅

(a)外人為欲銷售其貨物起見，照天津條約，凡進口洋貨，由通商地運至內地，除納百五之進口正稅外，納二·五之子口半稅，即可免一切之通過稅。

(b)外人為欲在中國購買原料起見，照天津條約，凡出口土貨，由內地運至通商地，除納百五之出口正稅外，納二·五之子口半稅，即可免一切之通過稅。

(乙) 沿岸貿易稅　外人為欲保護汽船之沿岸貿易權起見，照習慣，凡出口貨物，不分貿易之內外，自此通商口岸出口時，課出口稅，或曰沿岸移出稅。復進他通商口岸時，復課進口半稅，或曰沿岸移入稅。前者之稅率，與出口稅同。後者之稅率，為前者之半。

(丙) 免稅

(1)通商地內，不得課釐金。

(2)外國進口貨，於通商口岸完納進口稅後，輸送於他口岸，不得重行課稅。

(3)由一通商口岸，經過他通商口岸，而輸出國外之土貨，僅納出口稅一次，不得重課他稅。

雖上所述半稅免稅之權利，華商與洋商同能享受，但實際上所享受者為洋商，自不待言。上所述之免稅，惟通商口岸則能享受，反之而在內地須課釐金。如是而內地貿易不能與進出貨之外國貿易相競爭，亦不待言。至於外國貿易之進出口貨，所付之子口半稅，與內地貿易之土貨所付之釐金，孰多孰少，試一一比較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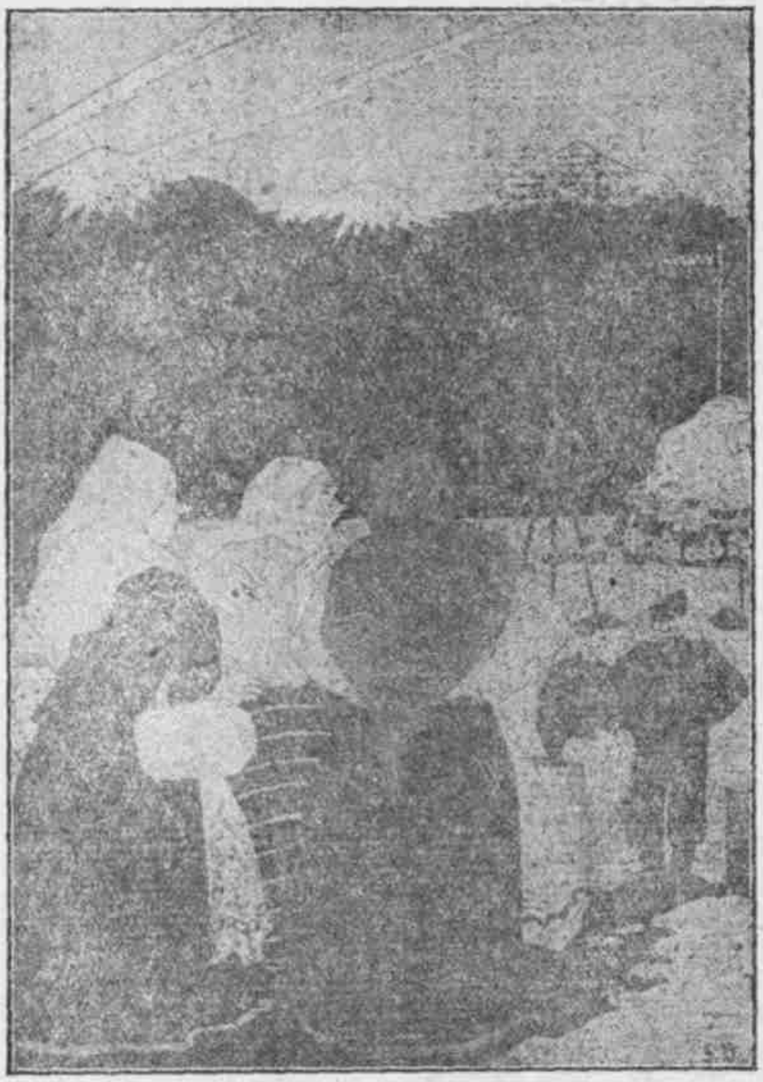
(一)短距離輸送所出之釐金，或不需百分之二·五，但恐如此之例甚少。釐金稅率，各省不同。大概於起運地釐局，徵百分之三，以後經過查驗釐局，每局征百分之二。故通常而論，即短距離之釐金，必多於子口稅。

(二)長距離更不待言。釐金一省，征數或至什一；若經過數省，或至百分之二十，或竟至百分之二十五。若經過之省分過多，恐所征之多，有非物價所能負擔者。而外國貿易之進出口貨，在海關付子口半稅之單一稅外，可以直達中國之任何部分。故通常而論，洋商所付關稅子口稅之總數，即百分之七·五，遠少於華商所付之釐金。

(三)釐稅與子口稅，雖名皆為從價稅，而標準不同。子口稅以關稅為標準，關稅雖名為值百抽五，而實在值百抽五以下。釐局之定價估價，全無標準之可言；而華商又不如洋商受條約上之保護，故所定之價，同一物也，一重一輕，自意中事。常關稅(常關稅與釐稅之性質相同)為從量稅，關稅名雖為從價稅，而實際上大部分為從量稅。常關征稅，以毛重 (gross weight) 為標準，而海關以淨重 (net weight) 為標準，故所征之稅，同一物也，一重一輕，自意中事。

（四）釐金之爲惡制，不特以課征之繁重，而搜索之騷擾，亦爲商人所不堪。留難阻滯，在商業上實等於金錢之損失。而外國貿易之進出口貨，在海關付子口半稅之後，沿路放行；不敢有所妨礙。

因上所述之理由，在日本之紗廠，自中國所得之棉花，較中國之紗廠，自內地所得者價更賤。日商所付棉花之稅，爲銀三錢五分者，而華商須付五錢二分五釐，（參考 Julean Arnold: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1920 edition p. 78)，故我國之關稅，以子口稅之制度，優待洋商，而薄待華商，是爲最大缺點。



Jackee 爲 Knut Hamsun 作的 Segelfoss-Town

現代史料



英俄絕交之經過

育幹

英國保守黨政府於五月二十四日突然宣布對俄絕交;雖以工黨議員之極力反對而國會於二十六日開會,終以多數通過贊成與俄絕交。這件事情的經過與其影響,在國際上的意義自然是很重大的,茲爲彙述如下。

・・・預定的計劃・・・ 英俄絕交似爲英政府一種預定的計劃。現在的英保守黨政府本以攻擊蘇俄而取得政權(徐諾維夫文書事件)這次對俄絕交,怕又是牠的進攻策略了。英國政府近半年來的進攻策略所可表見的,共有三項:一爲對華取強硬的砲艦政策;一爲對本國勞動階級取反動的壓迫政策——新工會案;還有一項便爲對俄取先發制人政策,便是這次的突然對俄絕交了。

對俄絕交必先有所藉口,這次所藉口的事情,便是爲着俄國駐英商務代表機關有顛覆英政府的陰謀。所謂「阿柯斯房屋 (Arcos House)搜查」事件便是這次英俄絕交的導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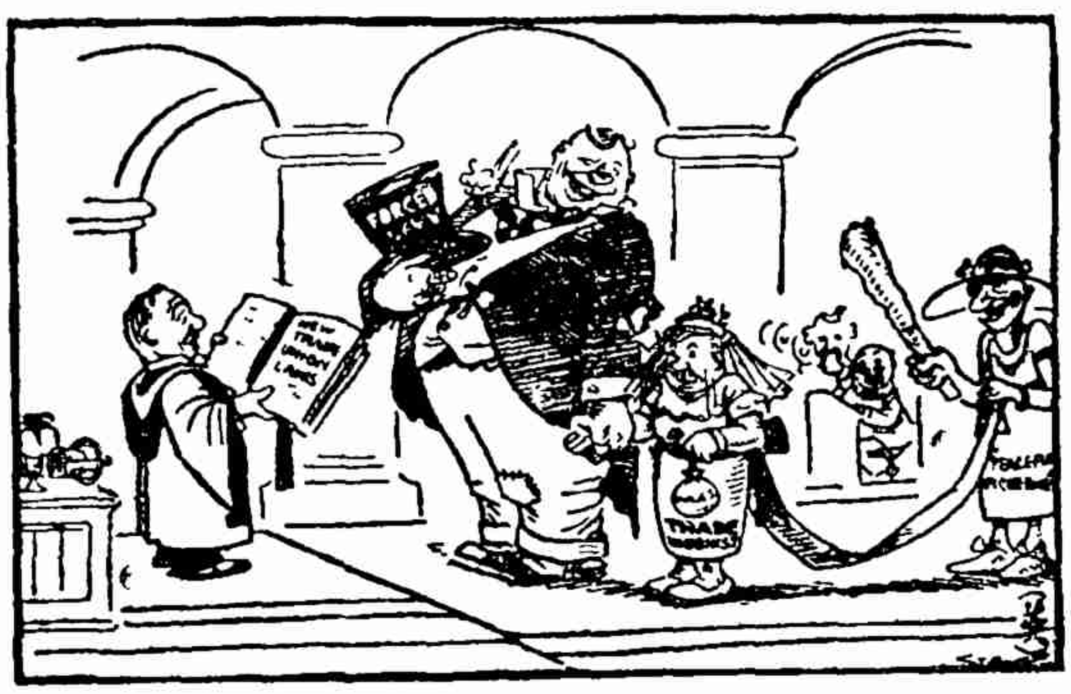
原來倫敦阿柯斯房屋爲蘇俄貿易團體及蘇俄商務代表事務所所在,於五月十二日忽被英政府派警嚴行搜檢。搜檢的目的,據英相鮑爾特溫所稱,謂係近來有一重要機密公文,不知去向,探悉已送入俄人之手,而在暗室中攝取副本,故特派警往阿柯斯房屋搜查。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種藉口。英政府欲廢止英俄商約,與俄斷絕國交原因很多:第一便是俄國共產黨在英暗中活動很利害,例如上次英國總同盟罷工,得力於俄人金錢資助和文字宣傳的力量都不少,這是英保守黨政府所最痛恨的事。其次中國與東方國家之仇英舉動,英政府總不自反,以爲都是蘇俄的主動;而在事實上適又嘗發現俄國幫助中國反英的行爲,以此兩大原因,英政府所以決然對俄絕交,欲陷俄國於孤立的地位,阿柯斯房屋的搜查,不過

藉故翻臉罷了。

絕交前的形勢　在阿柯斯房屋搜查後之次日,駐英俄代使羅氏便提出嚴重的抗議於英外長張伯倫。該抗議書聲稱商務代表團應按照一九二一年通商協定,享有外交上不侵犯之權,此次居然被侵犯實係顯然違反通商協定第五項之規定。又謂據該約第一款,英國待遇此項通商與待遇他國並無差別;此項搜檢,不免損及英俄商務,且於搜檢時又有違反最普通之禮儀原則;又俄代使夫人及使館參贊夫人亦受檢查,且檢查婦人者皆爲男警察,這都是不合的事,應該嚴重抗議。

當此消息傳至莫斯科時,蘇俄工商議事會亦特開一臨時會,通過一決議案,對於英倫搜檢阿柯斯一事提出嚴重抗議;並主張對外通商委員會必須將預擬在英國置於包括數十萬鎊定貨單之准許,照轉移到其他各國。同時蘇俄各地民衆舉行反英示威大運動。莫斯科市上有成萃結夥之遊行隊大呼『打倒英人』!手持旗幟大書『要求蘇俄政府卽時宣佈對英經濟絕交並抵制英貨』。蘇俄政府因於十七日將對英抗議書手交駐俄代使畢達斯,其內容謂此次搜檢俄國駐英通商本部事件,實爲違反英俄通商協定;末復提出兩項要求,一爲英國應明白答覆是否欲英俄增進親善關

古怪婚儀



英國「新工團法案」純由保守黨政府代辦,竟不徵求工團主義者的同意,便宣告成立了。

係;一爲英國對於違反條約之損害賠償,並對於因英國警察蘇俄人民所受之侮辱及物質上損害之賠償。

但在倫敦方面,英政府雖大舉搜檢,欲謀達到搜出被遺失的機密文件;而大索三日,終於渺無影蹤。但英政府並不以此自餒。內務大臣希克斯且公稱此項搜檢行爲爲正當。惟英國工黨以搜檢無所獲而大快意,且用此案爲攻擊現政府的工具。倫敦全城工黨報紙與工黨政客均對搜檢案大加攻擊,以爲世界經濟會議將因此案而失敗。先是英政府宣稱於檢查後卽宣布內容,詎逾十日尙無公布文字;及至二十四日,首相鮑爾特溫乃於國會突然宣稱將於五月二十六日停止英俄商約,要求撤回商務代表及蘇俄在倫敦之使節,並由莫斯科召回英國使節。他所宣布絕交理由,一因俄黨人志在獲取關於英軍事之重要機密文件,此種黨人爲俄政府工作,並接受俄商務代表團員之訓令,該代表團設法將公文副本或攝片遞交莫斯科。今於阿柯斯房屋中搜獲文件內,卽有一函,係歐洲大間諜及祕密宣傳員所發保舉高林氏爲攝片室主任,足見俄人顯有傳遞機密外交文件之嫌。此外又因搜獲有俄共產黨人活動之證據多件,實爲違反商約之重大事實。鮑氏宣布此種經過以後,二十六日工

黨與保守黨復經激烈爭論一次，卒以保守黨佔大多數，贊成政府絕交案，遂於是日通過議會。

絕交後的影響 英政府宣布與俄絕交後，英屬地加拿大內閣亦即決定廢止一九二一年對俄商約。首相金氏(M. King)聲稱政府所獲證據，雖未發見芒特利爾俄委員團有祕密宣傳，但今既有仇英行為與宣傳，故仍應廢止商約。英國與加拿大既相繼廢止對俄商約後，英國政府隨即照會俄代辦，限其於十日內出境。並請予英國駐莫斯科，列寧格拉及海參崴等處的英使領以離境之便利。

蘇俄使節既經英國要求出境，蘇俄政府乃請求德國政府代其監管在倫敦之事務，德政府亦即於二十七日宣稱在英俄斷交之後，於英帝國境內，對於所有俄人財產利益，按照國際慣例，執行國際代理責任。

蘇俄當局因此事發生，國內政治及經濟方面均大受打擊，曉得徒然憤怒是無益的，便竭力想從外交軍事兩方面用功夫。就最近的形勢看來，她於外交方面，處處用軟化的手段，來謀與各國拉攏。如對於德國則請其為駐英俄僑利益的保護者；對於法國則特派外交總長姬采林遊法親和法總理接洽；對於日本則力圖親善，關於滿蒙問題力求日人之諒解；對於中國，亦以共產黨最近在華之失敗為殷鑒而另謀改變方策，這都是蘇俄外交方面新政策的表現。至於軍事方面，俄國雖不甘這種重大的侮辱，但實際能力有限，一時也不敢對英宣戰；惟於軍事預備，却已積極進行。報紙載稱，俄國已於中俄國境全線開始軍事行動，在國境各地着手募兵，同時嚴重警戒國境及鐵路。又其在東洋方面之軍事行動，已編制四萬軍隊從土耳其斯坦取軍事行動急馳蒙古之南以拊印度之背；而在芬蘭灣方面亦已分配主要軍隊，開始戰鬬準備。於此可見俄國外交軍事兩方面的雙管齊下政策，已竭力在運用中了。

英國與俄國為現時國際上兩大勢力；她們平時運用外交手腕相暗鬬，已盡鈎心鬬角的能事；如果再以兵戎相見，將來局面的開展於世界上的影響，當更未可限量。現在外交戰爭俄國顯然是失敗了，但因廢止商約而至斷絕通商往來，則實貨上的損害，英國所遭受的必更甚於俄國，這只看俄國公然以取銷對英定貨單相恫駭，便可想見一斑。蓋英國為食料品缺乏的國家，由俄國輸出英國之穀類要佔其輸出總額五分之一；而同時英國又為機械工業的國家，每年有大部份的機器輸入俄國，今以「反赤」的原故，致不惜犧牲對俄之重大貿易關係，保守黨政府的妙用，恐怕還不只止於此着哩！

國際經濟會議的經過

幼雄

國際聯盟為解決國際經濟問題而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已於五月四日在春光明媚的日內瓦開幕了。參加會議者共計四十七國，到代表二百餘人，此外實業家，商業經濟家，農業

家，航行家，銀行家，僱主勞工各項人材，無不盡有，眞所謂羣賢畢至濟濟一堂。尤可注意的，是這次國際經濟會議除了國際聯盟會員之外，美俄二大國，及土耳其埃及，亦均有代表出席。美國向來不參加歐洲國際會議，但現在已變更政策，各種國際會議，常見有美代表的蹤跡。俄國自從那年洛桑會議，俄代表伏羅烏斯基被人暗殺以後，與瑞士斷絕國交，凡在瑞士境內開的國際會議均不肯參加。但最近伏氏暗殺事件，已由瑞士道歉，認賠，完全解決，所以這一次會議，俄國就派代表加入。而瑞士政府對於俄代表團的保護也格外周密。甚至自郊外至市中僅僅十餘英里的路程，瑞士警察亦令其中途易車，在瑞士，或以爲這樣才算是保護周密，但是俄代表反因此起疑，以爲警察故意留難，而報告本國政府。俄政府得知亦大爲憤懣，指此種欺辱的限制，爲國際聯盟請書沒有誠意的證據，即訓令總代表與辛斯基要求補救，後經瑞士政府把保護方法修改，此事始得解決。也可算得是國際經濟會議中的一個波折了。

會議開幕，首由正會長士尼斯演說，以後數日，各國代表相繼演說，我國代表朱兆莘六日發表宣言，陳訴中國所遭的關稅限制，要求中國有自定其經濟政策之權力，說中國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固乃列强不即廢除現有制限之所致。中國需求資本以發展其無窮之天然利源，中國境內失業問題的唯一解決策在以外人合作使中國完全實業化云。

謹慎爲獨裁之母



防備行刺，墨少里尼何不把牀前圍着一羣機警的鵝。

經濟會議的議題是經過去年五月以來準備委員會研究擬定的，一切參考材料，也已經準備委員會搜集完備，大會只須指派股員會詳細審查。審查以後，即以決議案與勸告案的形式交大會通過就好。至五月二十一日，各委員會審查完畢，乃開大會，將各議題依次付表決，除俄國代表對於全部議案表示不贊成，及有少數勞動代表不贊成以外，各起決議案與勸告案，全部通過。其重要者如保護關稅的低減，最惠國條款的廣義解釋，自然資源的合宜利用，國際商品的標準化，商農教育，生產者消費者國際協調的必要等。至二十三日最後一次大會又通過三勸告案，一爲各國政府與國民於經濟問題務須發揮平和協調的精神，二爲會議的勸告決議案應令行公布，三爲勸告國際聯盟設法制限軍費。大會遂即閉幕。

至實行此次大會勸告案與決議案的機關，法國代表求阿亦有提案，設立一國際經濟事務局，主張設一國際經濟理事會，由十八人組成，其中十二人歸聯盟理事會任命，餘六名勞資各半由國際勞動事務局幹部會任命。但爲英代表所反對，不能通過，須待將來再議。

俄國此次參加會議，其意義之重大，人人所

知，蓋俄國為共產主義國，而列席於資本國家的會議，則對於各種議題格格不能相入，其理甚明。所以俄國代表一切演說，無不着眼於社會主義，而對於會議決議全體不加贊成。但話雖如此，俄國的經濟地位近來頗感孤立，她現在極希望向各國提議借款，此次會議，雖不能獲得具體的借款提議的效果，可是謀與各國保持友誼，以防將來的孤立却也要緊，所以俄國雖不贊成會議決議案，但却自行作成妥協案，提出於大會，聲明俄國對於今日會議決議某部分欣表協同參加之意，而對於其他部分因在蘇維埃共和國性質上難以贊同云云，遂由大會作成妥協案，表明何者為俄國所贊成，何者為俄國所保留，於是經濟會議總算得了一個圓滿的結果了。

巴爾幹的新風雲

育幹

自從去年十一月間亞爾巴尼亞與意大利的保安仲裁條約——替拉那條約——成立，南斯拉夫與亞意兩國的關係日益惡化，識者已早知必因此引起衝突的；果然遲之又遲於本年六月上旬間，亞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以絕交聞了。

茲事之起因，由於亞爾巴尼亞之警察，拘獲南斯拉夫使署所僱用之亞人朱拉施柯維指為間諜，南斯拉夫使署抗議，謂此人乃使署僱用之譯員，但亞爾巴尼亞政府仍不允釋放，並將收沒之外交文書，亦不退還，南斯拉夫代使及全體署員，乃於六月四日都離開亞京回國。同時對於南斯拉夫首都之亞爾巴尼亞公使亦與以護照，命其退出。兩國的外交關係，便這樣的斷絕了。這件事情的重大影響，還不在乎亞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兩國自身，而在波及於有關係的列強。蓋在南斯拉夫的後而有歐陸列強，尤其法國；而在亞爾巴尼亞的背後又有意大利。她們以利害關係之不一致，在在有發生衝突的可能，如果因亞爾巴尼亞問題意大利加入懸渦，則國際聯盟必加干涉，歐陸列強亦必從中主持，則其將來結果便不免要訴諸武力了。



賽沙里尼的眼光：「戰爭永遠是不可免的，所以我一定要備戰。」

原來南斯拉夫與亞爾巴尼亞絕交的眞相，名義上雖如上述，係起原於拘捕使署人員；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之簡單。蓋在意大利與亞爾巴尼亞所締結的替拉那條約成立之初，南斯拉夫以意大利在亞爾巴尼亞的權力增大，幾使亞國降為意大利的保護國，這於已國利權大有損害，便不免有不滿的舉動；徒以英國在

聯盟會的調解，始得暫時無事。然南斯拉夫處心積慮，仍欲得一滿意的解決她所取的手段，如非向國際聯盟提出訴訟宣布替拉那條約無效，便只有用強硬手段對付亞爾巴尼亞。但取前項手段，意國必加干涉，據最近聯合社的羅馬專電宣稱，意大利外交部業已聲明替拉那條約不許他國干涉；如南斯拉夫要將該約提交國際聯盟，則意大利便要出而干涉。這種口氣業已咄咄逼人了。如取後項手段，則法國以南斯拉夫為小協約國之一員，勢必幫助她；法國如果幫助南斯拉夫，便不啻對意大利加以威脅，那麼意大利亦不免要捲入旋渦了。

現在所最困難的便是國際聯盟。因為照目前形勢看來，南斯拉夫只能先行向聯盟會申訴要求仲裁。國際聯盟若果有不利於替拉那條約的判決呢，就會引起意大利的反感而退出聯盟；若作違背公道的判決呢，於國際聯盟的威信也關係很大。這正所謂兩難咧！歐洲各國刻下都正靜候這事的解決。有關係的國家方且備兵以待呢！

三國海軍會議開幕

孤航

美國總統柯列芝，向華盛頓海軍制限條約加盟各國，即英法意日四國提議召集第二次裁軍會議，以意英兩國不贊成，索性改為美英日三國的裁軍會議；這中經過的情形，業於本誌第二十四卷第六號略加敍述；現在這三國的裁軍會議，已於本月二十日在日內瓦開幕了。大會主席為美代表團領袖駐比公使吉布生(H. Gibson)。英代表以海軍大臣白里支曼為領袖代表，日本代表團以前任海軍大臣現充朝鮮總督之齋藤子爵為領袖代表。三國參與大會人員中，均隨有現役軍官及海軍專家多人。



軍火製造者：『謝謝上帝，生意又快要復興了。』

這個會議的宗旨，在於制限各國補助艦的競爭，業如美國提議所明示；但是這個目的能不能達到，便要看這次會議的結果怎樣，倘能達到眞正裁減軍備的目的，不消說，這於世界的和平是關係很重大的。但因與會國家僅有三國，而曾經加盟華會海軍限制條約的意法兩國，又拒絕不肯加入，那麼大會即使成功，其拘束性也就有限得很了。現在姑就開幕時的形勢略為說說。

先說美國對於這會的態度。美國主席代表吉布生氏於開幕前一日，對於此項會議曾發表一聲明，謂『欲將華盛頓條約之原則，即主

力艦五、五、三、之比率，亦適用於其他補助艦艇。』足見美國目的之所在，卽在這一點。故於二十日開會後，美代表卽提議英美巡洋艦總噸數應如以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噸爲限，日本巡洋艦應以十五萬至十八萬噸爲限；英美驅逐艦應以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噸爲限，日本以十二萬至十五萬噸爲限；英美潛水艇應以六萬至九萬噸爲限，日本以三萬六千至五萬四千噸爲限，卽係根據此種精神。

但是美國這種提案的精神，日本却首先反對；她於海軍會議開幕前，曾由岡田海相發表一重要聲明，謂：『對於曖昧規定補助艦比率絕對反對。』同時齋藤全權代表在大會的提案，僅只主張：(一)三國不從新建造艦艇，或由國外購買。（但七百噸以下搭載四吋砲者不在此限）(二)水上補助艦三千噸者達十六年艦齡，三千噸以下及潛艇達十二年艦齡者，均須廢棄及改造。(三)補助艦的勢力，包含現在艦艇，及規定計劃全部，關於保持原有勢力之代艦建造，須依長期年度之比例（分年攤造。）照這個提議，日本所要求的爲英六，美五，日本三・五的比例。這是與美國顯然不同的地方。

利用機會者



持鐮刀的革命家：『孩子們，看呀！工廠關門。失業者現正增加，這正是我們着手的時機呀！』

至於英國對於這會的態度，依英代表白里支曼在大會的聲明，初未有一定的主張：祇要是關於海軍艦船之一切問題，她願加以討論。她所提出的議案，依路透社所電稱：(一)展長現有主力艦之年齡至二十六年；(二)減少戰艦之噸量由三萬五千噸至三萬噸以下，並縮小砲位口徑由十六吋至十三吋五。(三)限制飛機運送艦不得過二萬五千噸。(四)承認萬噸巡艦載八吋砲之現有比率；年限爲二十四年。(五)決定三國萬噸巡艦之艘數後，將來輕巡洋艦須以七千五百噸載六吋砲爲限。(六)驅逐艦以一千四百噸至一千七百五十噸爲限，載砲不得過五吋，年限二十年。(七)大潛艇限一千六百噸，小者限六百噸，載砲限五吋，年限十五年。

照英國代表的提案看來，其所主張的限制標準，也不同於美國；她與日本，都主張在「他給他足」之國情下，保有國防上最小限度之補助艦勢力。這是各國利害之不同處。此外如限制的方法，有主依總噸數的，有主依各種艦別或取折衷主義的；潛水艇有主張全廢或使用上加以限制的；主力艦有主張全廢及特加反對的。總之各國國情不同，利害關係固亦大異，將來能否有適當的解決，不僅有關於外交家之手腕，且於專門委員之特別研究亦大有關係咧。且提案之外，尚有全關重要之夏威夷與新嘉坡之海軍防備問題，這也是日本所視爲美英兩國的最大威脅，這個問題若不得解決，裁減軍備會議是不能算成功的，我們靜着

看吧！

世界海運之現狀

育幹

歐洲大戰的結果，世界船舶比較戰前銳減。各交戰國爲圖貿易上的補償起見，競從事於造船，因之戰後三四年後，世界新造船舶噸數突爲激增；惟自一九二三年以至最近，忽又呈停頓之勢。茲以表示如下。

戰時戰後造船額比較表（單位千噸）

	一九一五—一八	一九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二五
英國	四、一九八	七、〇〇〇	三、三〇二
美國	四、七二三	七、七七七	四四一
德國	—	一、〇三四	九二六
日本	一、〇三五	一、三七九	二〇一
其他	略	略	略
世界	二、二七四	一九、八一四	六、〇八四

茲更就各國船舶總噸數一加比較，以察其消長之趨勢。

各國汽船總噸數消長表（單位千噸）

（據英國路易特船名錄）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六年
英人殖民地	二〇、五二三	二〇、一四二	二一、九五二
德國	五、一三四	四一九	三、〇六二
美國	四、三三〇	一四、五七四	一三、八二二
挪威	一、九五七	一、九七九	二、八〇六
法蘭西	一、九二三	二、九六二	三、三三四
日本	一、七〇八	二、九九五	三、九六七
荷蘭	一、四七一	一、七七三	二、五五二
意大利	一、四三〇	二、一一八	三、一五〇
其他	—	—	—
世界合計	四五、四〇三	五三、九〇四	六二、六七一

就上表有可窺知者數事：（一）英國在海運界中，依然居世界之第一位。惟其增加比率遠不若日美兩國，若長此競爭不已，將很難維持其優勝的地位。（二）美國增加特速，由戰前之第三位一躍而居第二位，其增加噸數，戰前僅只四百餘萬噸，一九二〇年卽增至一千四百餘萬噸，增加之速爲任何國所不及。（三）德國在戰前居世界海運界之第二位，戰後突降至七，八位以下；其總噸數由五百餘萬噸而低減至四十餘萬噸，僅爲戰前十分之一；自此努力恢復，至去年遂又達三百餘萬噸。德人復興事業的熱心，於此可見一斑。（四）日本與意大利亦皆呈繼續增加之趨勢，且均爲戰前之二倍。（五）法國，挪威，荷蘭諸國亦有增加，惟其比率不甚巨大。

考各國海運業之所以發達，又有特可資吾人借鏡者數事：一爲各大航業公司多受本國政府之資助，例如英國於一九二一年制定貿易促進法，對於工業家借款由政府與以保證，保證的金錢合計七千萬鎊以上，其中與於船業者卽達二千一百萬鎊。此外各大公司且常年受政府之津貼。其次英美各大航業公司之勢力偉大者，常收買無數小航業公司，例如英國 Royol Mail Steam Packet Co. 所屬之公司至達二十八家，Furness Withy & Co. 所屬公司亦達十九家；美國 International

Merchantile Marine Co. 所收買的也有八家，在中國航行最有名的大來洋行（Dollar S. S. Line）也有五家。此等大公司以勢力雄厚，故能在世界航業界中與人競爭。又彼等除營航業外，且兼營商業公司，鑛業公司，航空運送業旅館等，以圖本業之發展。資本勢力如是之大，他人自難與之競爭了。

列強駐華兵力配置詳表

育幹

自從國民革命軍佔有長江流域，英國對華紛紛增兵；現在國民革命軍勢力快要到黃河流域了，日本又公然無忌的向山東出兵。同時列強聯合進兵華北的聲浪，又紛紛傳入吾人的耳鼓中。據外人調查，截止五月底間，列強對華兵力之配置約如下表。

華北方面（北京山海關間）

國別	人員	機關槍	步兵砲	砲兵
▲日本	六一二(?)	二二	六	二
英國	一、〇〇〇	二五	—	四
美國	一、三四〇	六二	二七	—
法國	一、四一八	二四	四	六
●意國	四五七	四三	—	二

▲日本在華北（京津）方面兵數絕不止此；五月三十一日日本於青島又增兵二千名，以後尚擬續調，聞其預定總數為一師團。又擬為滿洲再出兵一旅。

●意國在華北尚有飛行機二架備用。彼於華北本無多大利益關係，不過見好於英，以謀在地中海活動而得英國少許協助耳。

長江流域方面

（一）以上海為中心，列強海陸軍勢力詳數如左：

國別	陸上兵力	軍艦
日本	二、〇二三	一四
英國	一六、七〇〇	二七
美國	三、五〇〇	二八
法國	二、七〇〇	一〇
意大利	二〇〇	三
荷蘭	一二〇	一
西班牙	一〇〇	一
葡萄牙	四〇	一
義勇軍	一、二〇〇	—

（附註）華北駐兵問題發生後，英美軍隊紛紛調駐京津，上表數目已有變更。

（二）長江一帶配置之軍艦數：

日本	二〇
英國	一〇
法國	六

（三）漢口之兵力及軍艦數：

日本	陸戰隊　三五〇	軍艦　五
英國		軍艦　五
美國		軍艦　六
法國		軍艦　二
意國		軍艦　一

南華方面

日本　南華各地共配置軍艦十隻

英國　在香港有步兵二大隊，砲兵七中隊，工兵一中隊；又廣東沙面駐有步兵一中隊。

法國　廣州灣駐有步兵一中隊，砲艦一隻。

目下輸送中

英國　步兵四大隊，砲兵二中隊，輜重兵二中隊，野戰病船一隻，飛行機一中隊（十二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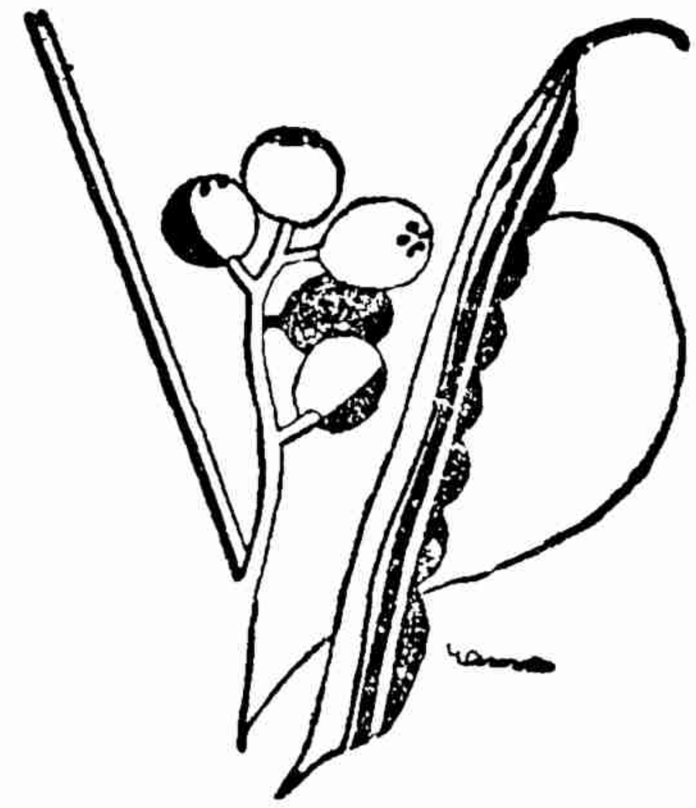
美國　陸軍一千五百人，飛行機十二架。

法國　步兵二大隊。

此外列強戰線外之蘇俄，近亦對華增兵，其起因半由北京搜查俄使館，因增兵邊境以為對華之示威行動。半由列強盛唱對華增兵，因亦起而與之對抗。據哈爾濱消息，蘇俄政府於四月底間，即已令各處軍隊集中大烏里及三貝子等處。計由莫斯科開到齊都騎兵一千五百人，軍械一列車；又由後貝加爾來大烏里二千名，係陸軍，內有蒙古兵五百人，並有飛行機三架，機關槍十餘架，並擬開至滿洲里邊疆等處咧。



Staircase in the Raskolnikor Houre in Petregrad, which Figures in Dostoyevsky's "Crime and Punishement."



農業界的新發明

——克禮斯托夫羅氏電耕機——

彭師勤

去冬我在南方一小城習法文時，偶於巴黎人道報看見一件打官司的記載；這是關於一位法國發明家許士丹克禮斯托夫羅君(Mr. Justin Christofleau) 因為他發明的電耕機 (L'électroculture) 為一位肥料公司的經理，為自己肥料生意將因此關閉，而說他的電耕機不合用無效果而引起的。大約兩日後人道報又載有一篇訪克氏記，我才知道他的住址。當時我因為不久即要離開那裏，沒有即刻給他去一封信，於是把這兩段記載剪下帶回里昂來了。到里昂又因俗忙，擱置下差不多兩個月，幾乎把這件事忘記了。三月二號才寫了一封信給他，一方面對他表示我的同情和敬意，一方面請他把電耕機的原理和應用對我說一個大略。

他的回信來了，寫得怎樣的懇切呀：

『親愛的先生：

我已收到了您在本月二號所寫的信。我極留心地把牠讀了幷且逐字逐句地把牠分析了；於是根據了我以前所有關於貴大國的知識，重新把地圖翻開來審視了一回，我的心充滿了快樂：因為想到了您能把我四十年來研究所得的土壤生產新法介紹到有數萬萬人民的大國之前。讀來信後，我幷沒有想到這是一件賣買，更沒有想起如果今天寫信給您的一個法國年老發明家和一位世界上最大國度的代表交換意見之後，可以得到多少利益。我年紀已近就木的時候了，我早已足夠的富裕，儘可安閑度日。我從來信可以推知您我將來的關係，您將來在貴大國同胞之前有演述下列諸語之可能：你們應當接近自然，你們接近了牠才能於物質上及精神上成為高尚的人。向土地傾俯你們的頭，你們當給牠以整個的信心，牠決不會欺騙你們；你們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用極少的勞力向牠調換得來。當我口授我的書記筆錄這封信回答世界上最大國的一代表的信時，我彷彿身臨最高處，我的聲浪將波及

於地球四角。如是對自然爲大觀察者的我，將向您說幾句話，我把我的全心放在這幾句話裏。請您相信，我因爲每一字每一句中都含着我將近老死的靈魂的最眞淨的部分。

承您問我所發明的變土質爲肥腴的方法究竟是什麽一回事。我不願多費您寶貴的光陰，只簡單來說一說。

無論那一種在地球上生活的動植物，都採取生命之源於萬有的振動中之自然電力。如果用一精靈的收電機，高樹在大氣中，便能吸收這種自然電力；如果把一送電機上端連於收電機，下端通入地中，則設置這機的地方，土地的滋養力必然增加；如能把這種自然電力引牠在植物上，動物上，人類上，結果都是一樣：因爲植物動物人類之間，并沒有特異的生命上的需要，他們需要的原質是全同，只不過形式相異罷



電耕機發明者克禮斯托夫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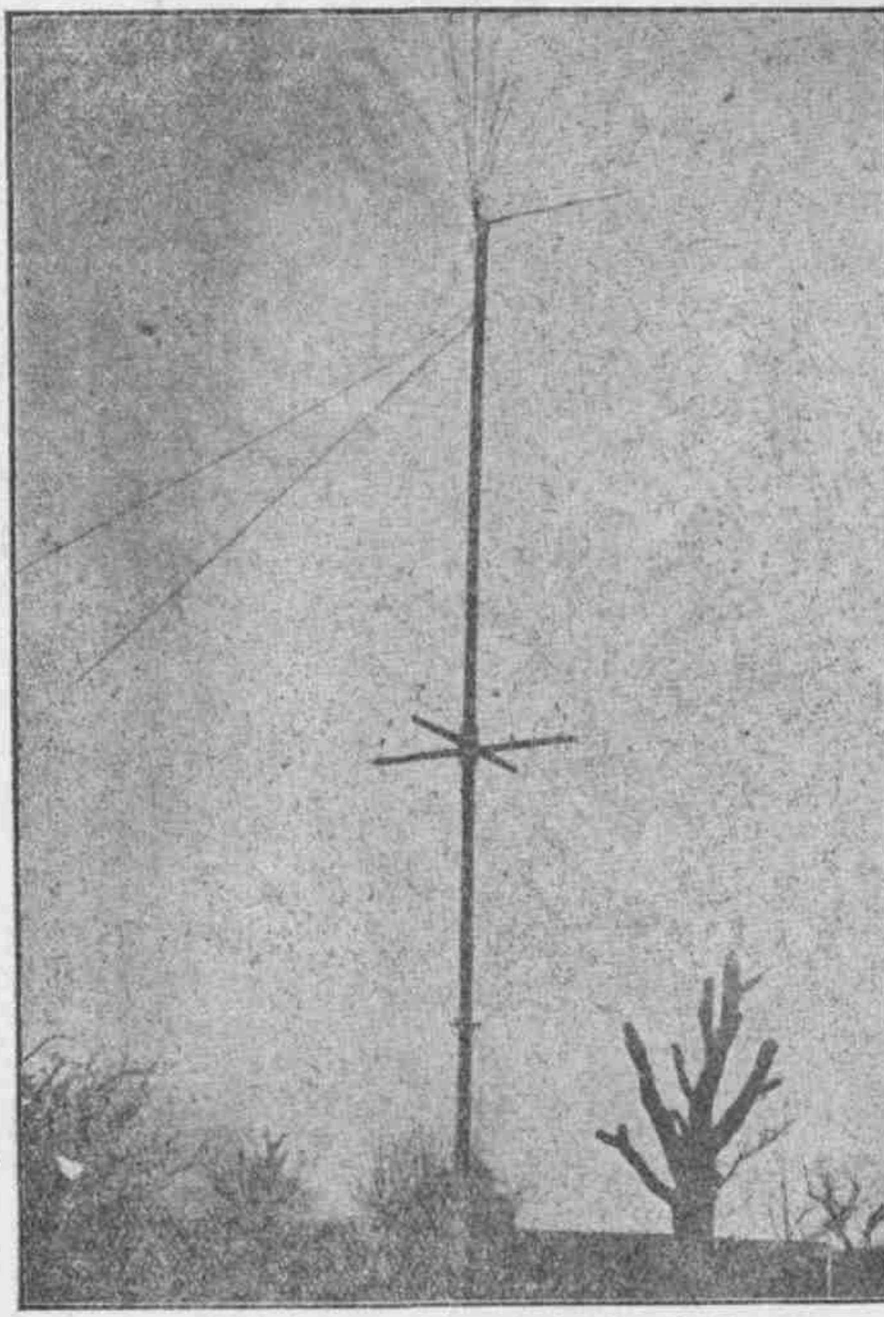
了。倘你利用這種自然電力，引牠在任何生物上流通，你定能增高那生物的生存力。這是一種不可磨滅的眞理。由這種眞理的觀察點出發，我們當認定人類所能造所能做的一切，都不是確切不易的事物。不然，人家將要想人類能用他的腦力，製出勝過自然的事物來。這是何等的妄想呀！

現在我想發表一點對於人類食品的意見：人類和他所喫的東西有很大的關係。一個中等聰明的人，如用天然產品來做他的基本食品，他一定身體很康健，結實，思想精密，才智超越。不然，如果他只喫人造的東西，只喫化學肥料所培植出來的植物，他將變爲風吹卽倒的可憐蟲，換句話說，便成了半癡

因爲大自然鋪張法網於大地之上，不許人類離叛他。否則便要受

詞，

請恕我這信寫得這樣冗長。我把這信結束起來，和您再談幾句。請您牢記在心頭；如您能夠使請您把這幾句話轉告貴國全民衆：今天寫信回您的老年人能以他關於農學上四十年的研究，四十年的經驗，為中國效力。我將很快樂地為中國努力，為他努力，即為人類努力；我努力的結果，可以使相信我的主張與和世界貧苦宣戰為目的的人們，於物質精神兩方，都變成高尚人類：因為他們接近了自然，恢復了天賦狀態，而不再為人們誇耀的所謂文明所沾汙。我能使貴國有加倍的收穫，而不必去購化學肥料。我能改良數萬萬人的生計，我只須向他們表演出來如何地他們只須向自然設法，即有巨大生產力因為在諸事之先，您須得知道我的思想，所以我把數年前為要他人注意我的發明——即是電耕機——而寫的一小冊送給您請您仔細看一遍如您分析了我的思想而信我能為中國效力時，請您過我小敍，俾得以電耕機培植的結果和種種證明指給您看。因為要使您明白我的方法的價值起見，我很喜歡地把收到不多幾天的一封信攝影寄您。



發明家莊園上之電耕設施

這信是一個教會團體寫給我的，裏面有歐洲和全世界著名的化學家及物理學家；這價之可貴處，在於這班名人不為物質的事物所牽累而有絲毫私意。

我結束此信時，我向您表示，倘使您願意過我處一敍，我將萬分榮幸；我將把許多實物例證陳列給您看，牠們可以使您向中國人說這些東西不由傳說得來，都是我親眼看見的。這是為國家榮譽為人類做工的眞正的科學家所應取的態度，因為在沒有十分明白之前，決不輕發一言論，輕作一舉動。

如您有其他問題見示或以爲有必要來訪我時，悉聽尊便。在很歡樂等待和您會面中，親愛的先生，我請您接受我的景仰之意。

簽名 許士丹克禮斯托夫羅 三月四日」

和這信同時寄到的有一本小冊，內中除簡略的說明他的發明的經過，應用的方法和範圍之外，還有就是從各報紙上收集下來的一些對於這個發明的介紹言論和各私人應用這機所得的好結果的報告，并有十餘張插畫證明他自己試驗的成功。

我接到他上面這信後（譯文由友人徐丹歌譯出，謹此致謝）即刻又寫了第二封信給他，除了感謝他的美意外，再向他請求給我一個翻印插圖的權利，而且請他寄給我幾張照的晒片俾得寄回來印。

他的第二封信又來了，我現在把牠譯在下面：

「親愛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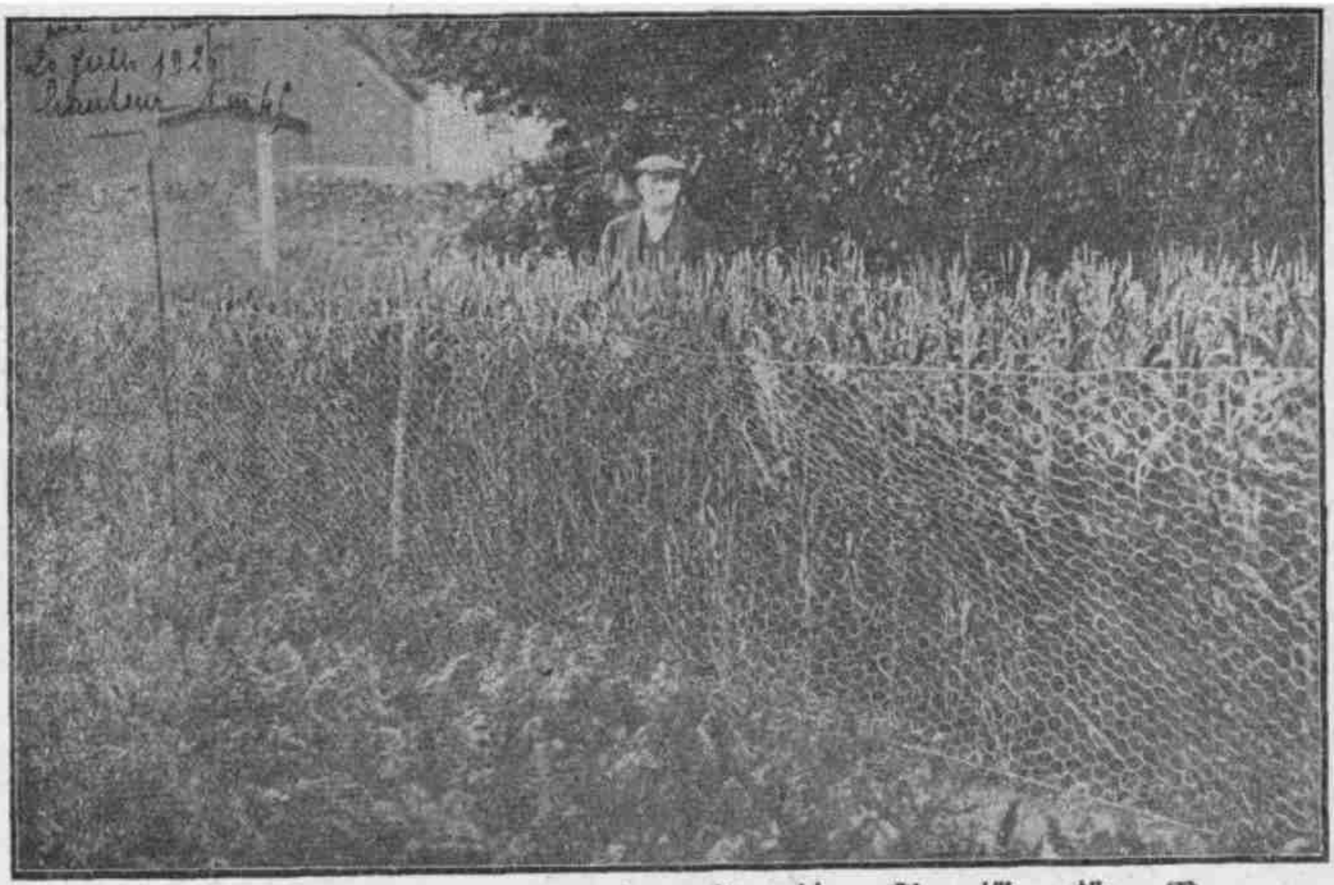
應用克氏機之馬鈴薯區

（高二米二十每棵結實三十至三十五）

奉八號手教，欣喜莫名，雖誦再三，衷心深爲感動，因爲我這老年人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我注意的事。我自己曾向自己解釋：快要半世紀了，在這半世紀中所有我的研究與努力是朝着人類在他的利益中所能提取的一些自然之力的開發那一方向前進。在這進程中，他們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們的工作得到很大的效果，我自以爲我就是這班人中之一個。實在說我是已經小心翼翼把我全生命供獻給試驗這些科學上現時所發生的狀態，從這內邊，人類可以發見他所能發現的事物；我不是想在取得超過我的生存的要素的廣泛利益，我的生存的要求只是不斷地每日工作，而能把自家變成時常在一種規律上生活着，即此我就很榮幸地覺得可以對您說我是考察自然的誠懇人中的一個；我所說

規律，不過簡明的幾個字：沒有一種富裕不是努力工作的結果，沒有一種幸福，沒有一種快樂不是為世界的貧苦者奮鬪，這就是說為愛人類的結果。不幸我生在的這個國家，把這種偉業，看做一件可有可無的事；像我這樣的人，只有令那種不懂道理的人嘲笑，但却可以使了解我的人得到安裕的生活。因此當我很歡喜的接到來信時，我想得非常快樂：我今日不期然而與距歐洲如是之遙遠的世界上的大國的一個人有所來往，我相信那裏的人大約還沒有給我們這種的所謂文明，可笑的滑稽文明所誘壞。一種希望隨又發生在我的腦海中；這種希望，我相信，我實在相信可以令他完全實現！因為您的介紹，將我為改良人類的生存起見獲得的知識透過大國之民的心的深處，因他們的數量和他們靈敏的心思以喚起其他各國人民；請您只先告訴他們如何可以從土地取得最大的生產，除了應用那不必用錢買的自然電力之外不再需要他種幷行的手續，即可使你們數萬萬人民培植出一種增加身體精神力量的植物，而且產量特別豐富；其次請您告訴他們怎樣除了第一次購置機器的費用外，只有藉重大自然電力的感動，幷不再要其他破費。像我這樣的人竟能使你們繁夥的人民得到偉大的富源，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事了！

然而您會這樣想，為什麼這老發明家克禮斯托夫羅不把這富源送給他們歐洲人呢？唉，這是非常容易答覆的問題；因為歐洲人的生活狀態久已如此，這裏各人的生活是受幾個大而且強的大資本家所操縱，生活的要素已經為他們的專利品；幷且，如若有什麼新的生產方法發明，必定給他們破壞無餘。這種情形循環不已，竟使有這樣肥腴的土地，適宜的氣候的世界，而人類還



電耕機對於麥之第一次試驗

因物價昂貴幾至難以生存，唉，這種混亂局面，不知何時才是他的了期，您不看嗎，那專利主義還是更加強而有力，而且這種惡習慣深入人們的腦筋。

為得使您對於自然中電力增加土地肥腴有一種明確的概念起見，我送你一本相片册子，這些相片是我在我的莊上所攝取的，你能為貴同胞明瞭這事起見把牠印出來，是我歡喜不過的事。

你如能到巴黎入學校，那你很可以時常來我這裏，我很歡喜我將時常同您談一點對於您的農學知識有裨益的事；您既可以在我這裏看見各種植物滋長的曆程，同時可以在巴黎學到您所想學的東西。

您我可以促膝長談農業上各種對於您有興趣的問題，到您們——您和您的朋友光臨的那天，我當是如何的高興呀，就是你只能勾留一日甚至數小時，我都是唯命是從，都是歡喜得無可言述。

我在這裏等候您的回示和我們的把晤，親愛的先生，請接受我的敬禮。

簽名　克禮斯托夫維」



應用克氏機所收穫之白菜

(周圍計三米突半)

上面這兩封信，已經把發明家要對國人說的說完了，現在是我要向閱者說的話了。發明家給我寄到的相片小册子內面包含十八張照片，現在在這裏附印的便是其中的幾張。

發明家在他著的那本宣傳的小册封面上，印了八行金字，譯來就是下面兩句話：

『電耕機可以增加收穫驅除病害

宇宙電磁（L'Électro-Magnétique Terro-Celeste）能令硝酸鹽類和他種化學肥料失其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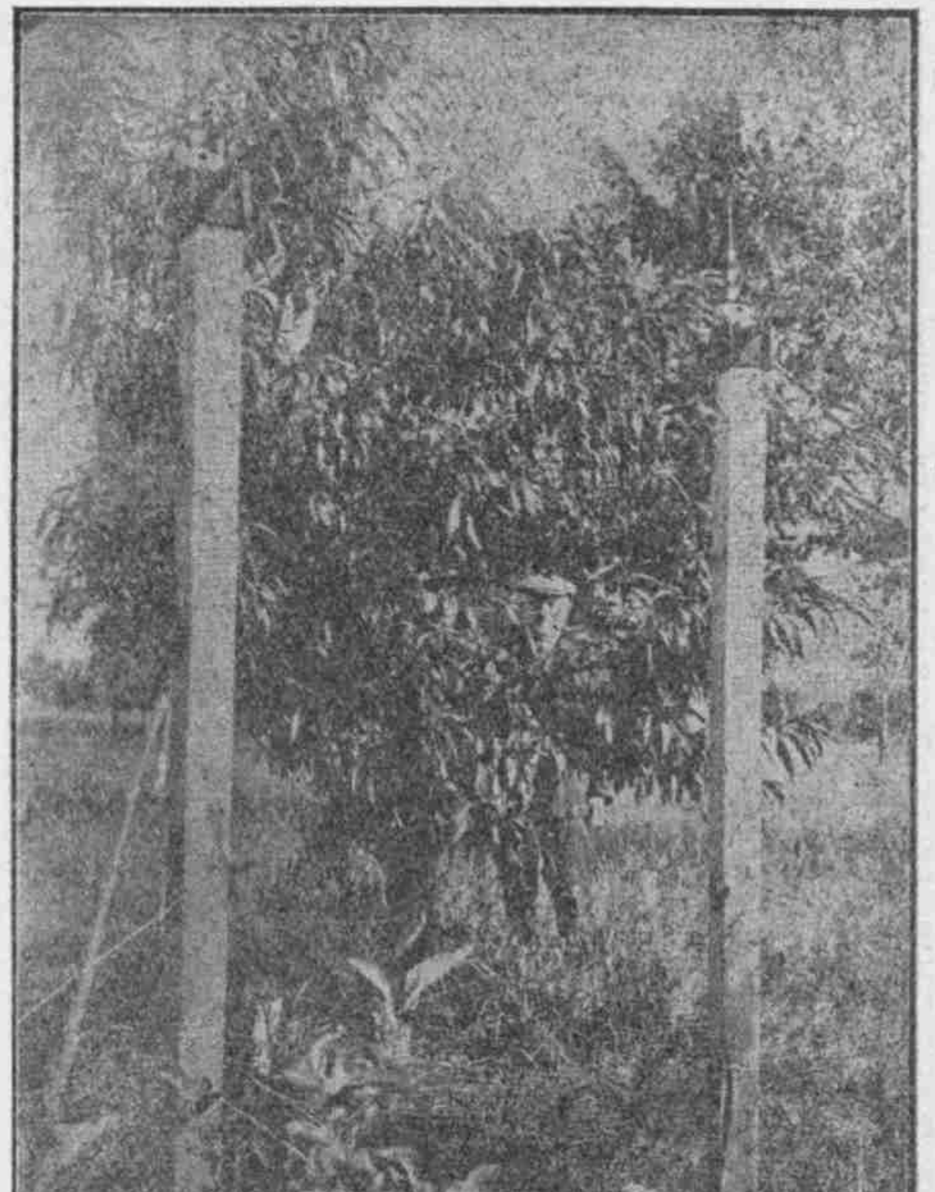
從這兩句話中我們已可測知這樣發明的價值。據發明家說，此種發

明，不惟可用之於植物，而且可用之於動物和人類，他在給我的信內已約略講到他在那本小冊子內面更有例證。對於動物，如孵雛，對於人類如他自己於睡床的足端和靴鞋的後跟安置同樣的電機。他更根據這原理製有一種木箱，可以貯藏一切食物和種粒，經久不壞。甚至居室建築和食品營養他都有很好的意見在這本小冊子上發表。

我現在先把克氏發明的經過說一個大概。

在沒有說到發明的經過之先，且容我一述歷史上各科學家和實行家研究試驗這問題的經過。

這是三百年以前的事了，比利時有一學者叫做凡爾滿 (Jean-Baptiste Van Helmont 1577—1644)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試驗，他置二百公斤已乾的泥土於一花鉢內，然後灌以雨水，栽一枝五公斤重的柳枝，五週年後，拔出來稱重一百六十公斤三公兩，每年秋季落葉未常稱過。但是這花鉢內的泥土除了於必要時灌以雨水和蒸溜水之外，并未施以其他任何物質，而且爲避免外面塵埃侵入加罩密孔鐵網。柳拔去後，仍將泥土晒乾秤之，較當日原量二百公斤約輕二公兩。這一百六十公斤餘的樹幹樹皮樹根重量，凡氏以爲全由水的原因而來。



截枝兩年後之老桃樹

(此樹結百五十桃每枝直徑七十二釐)

到一七四九年，諾雷 (L'Abbé Nollet) 已知道電氣對於植物的影響。他曾很明白的說過：『土壤蒸發後有一種電氣發生，此種電氣，使種粒容易發芽，而且因樹液容易上升，生長極其迅速。他又以爲我們可用金屬爲導體，能在大空中收取電氣，如用灌溉器具置於此種金屬的設置上，而植物得有一種含電的水以爲灌溉云。』

一七八三年柏多郎 (L'Abbé Bertholon) 竟發明一植物電表 (Electrovégétomètre) 由空氣中攝取電氣。一八四八年百克斯泰內

(Beckensteiner)又把柏氏器改良，定名地磁器(Géomagnétifère)，夫雷斯萁博士用此器得到良好結果。後來俄人斯卑內(Spechnew)又把柏氏植物電表修改完備，用於種植，得到一個很好的收穫。下列百分數即是應用該機後較未應用該機時多收穫的數量：

蕎麥	六二％
小麥	五六％
蔴	三四％
大麥	五五％
番藷	一一％
圓麥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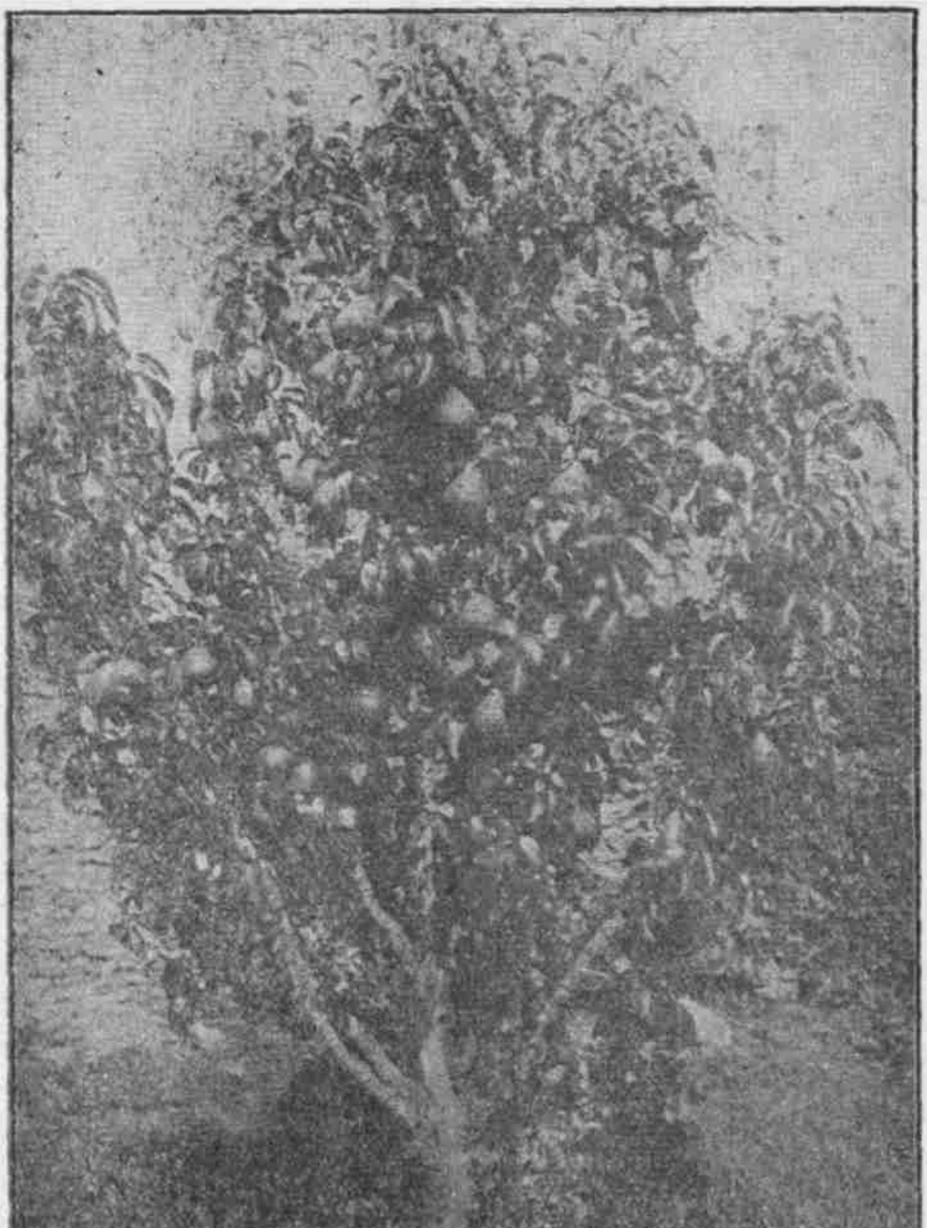
對於菜蔬的收穫，尤有顯著的增加，普通都是由三倍以至四倍。斯氏結論謂應用此種機器種植，則

(一)生長率特別增加，

(二)收穫量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三)植物開花特別早。

一八九〇年波偉農學院(L' Institut Agronomique de Beauvais)院長寶蘭(le Frère Paulin)將百氏機改良成一新器具。於一八九一年在法國各地及其他各國試驗，均得有良好結果。葡萄因此而多汁多糖，蕃薯收穫期減短三週，收穫量增加百分之五十。



果實纍纍之老桃樹

(在未用克氏法前皮脫黨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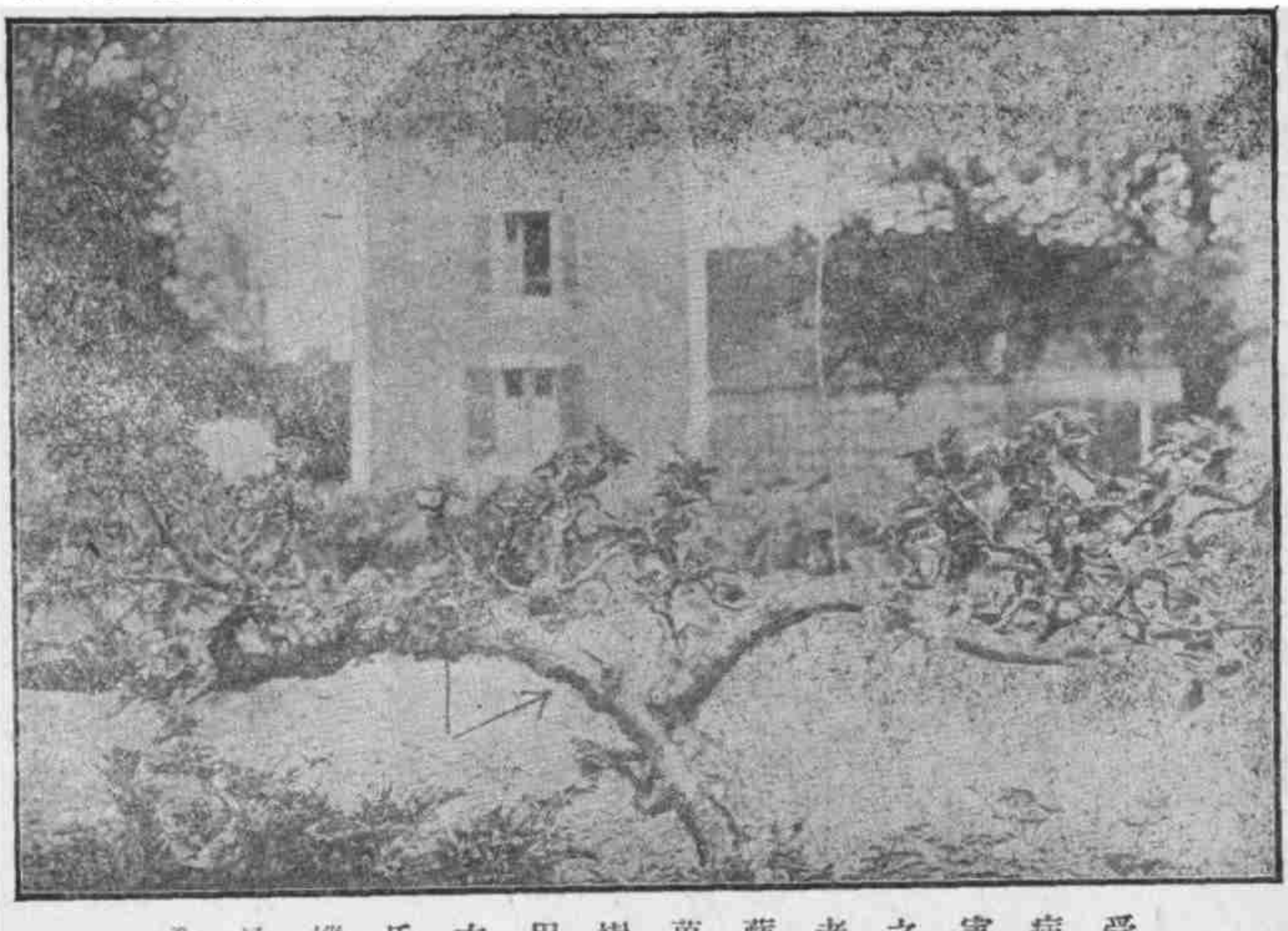
一八九二年瓦兒(Vals)地方一個種菠菜的農人和一八九四年挪威一個蕃薯耕種家在質量方面大家都因寶氏器具得到很好的結果。英國一耕種家披諾(Pinot)在報上發表受有電氣的種植地，收穫可增加百分之五十。至於果類中的無花果和葡萄等雖在天氣寒冷，也能完全成熟。一八九六年育科(Narkewitsch Yodko)又將寶氏器具有所改良。其餘如瑞典人雷姆斯托樓(Lemströem)，和英人紐曼(Newmann)，羅時(Sir Olivier Lodge)，與大戰時匈牙利波斯各科學家以及法人馬利昂(Marion)等對此均有深遠研究，

而尤以格郎多(Grandeau)和巴士地(Capitaine, Fernand Basty)二人之成就爲最大。

至克禮斯托夫羅始集對於這事研究的大成，而得一成效卓著的新機。

克氏的器具，據白蘭氏(Henri Blin)的意思乃改良柏氏植物電表而成，然克氏之成功，斷不是專由研究柏氏器之結果，他自有一段廣大的研究和長久的努力的經過。

一九二一年克氏着手一個小試驗，法用一木箱盛小心洗淨而不些微帶植物質泥的石子，於石中播小麥蕎麥和豆少許，穿過箱壁安一小鐵線，一端連地下，一端接克氏自製之宇宙磁電機，每晚澆以雨水。四十點鐘後種子均已發芽，六十四日後，麥已出穗，豆已抽莢，發育繁茂。然則有何物至木箱而得如是之結果，不消說石子不能供給植物以營養。克氏對於此種現象之解釋，則謂其初顆粒之發芽乃受由克氏機所攝取之電氣的影響，而天然雨水亦有同樣效用。及至長苗，自根至梢，不斷有電氣流通，所以仍能繼續生長。



受病害之老蘋菓樹用克氏機治愈

這種現象其實一點也不覺奇。克氏特又引波士克(Ernst Bose)一段話作一個說明。波氏在他的書名叫宇宙磁性鐵磁性(或偏極性)和活流，(L' Aimatation universelle, la polarité et le fluide vital)內有一段是這樣說：

『由天空降下的雨水能發生種種不同的效果，鄉下人大約都很知道，傾盆大雨尤其是大雨夾有雷電時，能令樹木上發生菌類；至於霏霏下降的細微雨，只不過使顆粒發芽新枝抽條罷了。……如若人們懂得大氣和電磁在耕種上所發生之影響時，農業的工作中一定減少許多難題。農業的和農學的教授應於授課時對於磁性，錦電電流的正確效用等問題加以詳細的說明，使學者知道這些天然之力對於植物界有如何的利益』

克氏自一九二一年起實地試驗直至今日，已有六年。這六年中因為資本家把生活要素一手操縱，多方壓制新發明的生產工具，致克氏電耕機不能推行全國，更遠而及於全世界，以救貧苦的可憐的人類，使他老人家一肚皮牢騷，無從發洩。他寫信告訴我，他們本國人尤其是政府——資本家的政府多方抵制；他說如若他掛號給我的信沒有得到我的覆信後，他當不斷地源源掛號寄信給我，終必有一信為敵人檢查疏忽而有達到我處之一日。他的掛號信封面從不寫掛號人姓名住址，怕的也就是為恐人家知道是他的，就要沒收的原故。但是他給我的信，幾乎封封我都接到手。

他對他的敵人丟滿(Dumont)和聖歌板公司(Saint Gobain)，攻擊不遺餘力。他的這種攻擊的行為，是由為人類的出發點發生，而非為私人專買的利益。他自己說得好，『我已足夠地富裕，而且年近就木……』他已毫無他種要求。他對於丟君，曾與之相見於賽因省法庭；對於聖哥板公司則將該公司操縱法國生產事業的專橫，專寫成一小册。這個公司不惟法國受他支配，即是比，德，英，荷，意，瑞，西等國亦常受他牽制。據克氏在貴族的壟斷者那一段記述中所說，所有該公司的股東，都是法國古時貴族。上自帝王，下至諸侯，一爐兼治，他在封建制度仍然存在那一章的結論中說：『封建制度的餘孽仍然存在，不過改了一個形式罷了，這就是說由軍事政治的統治者一變而為工業的財政的統治者。』這是多值得玩味而沉痛的話！實在這班股東不但是舊日握有政治權，就是今日也可以假政府以為惡。他們優越的地位，使他們的後代今日仍然站在重要的位置，他們不惟有議員有總長，而且今日的法國政治老板樸蔭凱賚(Poincaré)也同他們勾通一氣。所以克氏罵樸氏為聖哥板公司的律師。

在這六年中，雖然四周都是敵人，可是他那電耕機仍能得一班的科學家所賞識和一部分經營農業的人所採用。

扯來不覺太長，放筆一數，已是第九頁又將寫完。野馬勒住籠頭，請為諸君簡單介紹電耕機的構造和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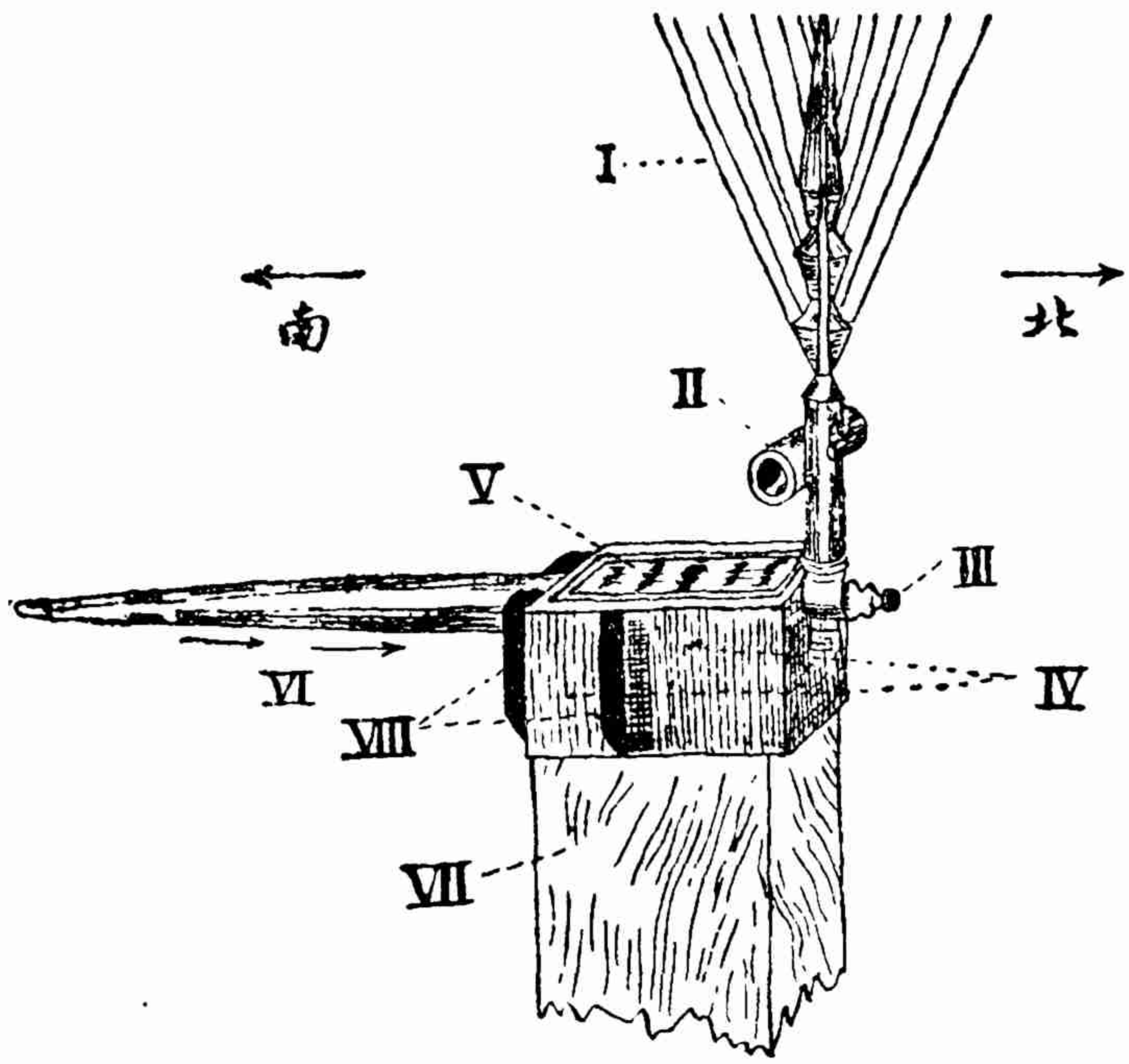
克氏說：已往對於這種電耕器具的傳播所以不易者，原因甚多，第一是往日只知攝取大空中的電氣，而非如今日既能攝取空氣中的陽電，又能攝取地磁或歸流所發生之陰電。而且，太陽熱力，雨，風以及寒冷總之所有大氣中一切氣候或同時並呈，或彼來此去，在克氏以前，都無法利用；至克氏之機器出，則凡此種種，都能利用之以發生一種機械的工作，及由此工作所發生的電氣。此種電氣的能力即流通於地下而與機器所攝取的地下的電力交呈其特有的效用。這就是說：空氣中和遊雲的電氣，地上歸流由地下所攝取的電氣，而尤以地磁為此種機器的主要原力。

其次如農人不懂科學的新方法的用意和器具價格的昂貴，以及應用手續的麻煩，也都是往日電耕機不易風行的要因。

所以現時所需要者只是完善而實用的機器，即是完無知識的農人

亦可應用，既合算，又得好的收穫。克氏說他自己經數十年研究所得的這個宇宙電磁器卽應這種需要而生，並能使人滿意。

宇宙電磁器圖解



I. 振動攝電柱(風的作用周圍空氣和遊雲的電)
II. 電溫池(太陽作用)
III. 入地線固定螺旋
IV. 因太陽和寒冷而變化的電爐
V. 瓦特電池(雨水作用)
VI. 歸流(地磁發生)
VII. 木質座楔
VIII. 突出板

我們現在把右機應用上的科學的解釋略略加以說明。

地磁歸流——這種機器是正對南北安置，向南柱之尖端各點都可由地下攝取磁氣，因爲這柱是由金屬中之歸所製，而此種歸能攝取地磁氣發生一種歸流。

大氣中的電氣——大氣中所含有的電氣和遊雲所發生之電氣，由振動攝電柱各線可以收取。

太陽作用——(一)器具之內緣有一凸面，他的最細微部分與外部的突出板相關連。太陽上昇時，射至右側的內緣，凸面本來缺少空氣，集中熱力，而突出板之外面接觸空氣又能使與相連的部分冷卻，如是這器具發生一種不同的溫度，電爐於焉發生。因爲金屬只要有一種些微不同的溫度，卽能發生一種電力。日午太陽正中，光線射至器具之他面，太陽西斜又射至器具之第三面，作用也完全相同。所以全日都能發生一種同樣的作用，而電氣亦不斷爲人利用。

(二)圓筒也能發生一種電氣。這圓筒由銅鋅兩種金屬所製成，這銅鋅二者又爲兩種銲金所結合。這兩種銲金內的一種可以曝露於太陽中。太陽晒熱一種銲金時，能發生一種電流，便由銅以至鋅，再由鋅傳至與他連結的器具。如是一種電溫池又因太陽光線而發生。

冷氣的作用——冷氣也如上面所述之太陽作用相同，因溫度不同而能發生一種電氣成爲電爐。

風的作用——當風經過攝電柱使之振動，因而發生一種機械作用，

也能發生電氣。

雨水作用——這器具爲鋅製的盆形，其中有一銅板。雨水到內即能引起作用，一如通常電池發生一種電氣。

上面這些作用所發生的電氣，導入地下，一方既可殺蟲害，一方又可發生一種化學反應代替肥料的作用。

凡此種種，克氏自己從實地試驗，均得到有很好的結果，幷不是車大砲的事。如蟲害和病害的植物能由克氏機治癒，而能代肥料的效用，則所有附圖，均足證明，你不看見他所種的甘藍菜比平常大到一倍嗎？所以克氏機不惟能代替肥料的效用，而且比肥料的效用大得多。更有進者，克氏機能因天時而異其作用，不怕天冷，不怕地旱，不怕雨多，不怕風大；豈只不怕而已，更且收而爲之用。所以附圖麥田因用克氏機，所以雖因這年雨多，人家收穫的麥，高僅〇·四〇至〇·七〇米突，而他的田內的麥高度達至一·四五米突，且比平常年成好而又施肥的麥高過〇·二〇至〇·四〇。這不是可使人驚異的鐵證嗎。

我們中國現時沒有人造化學肥料公司，採用這種機器是最好不過的事。我以爲我們應用這機時最少有下列幾種利益：

(1)不要用大筆款項向英國德國購買化學肥料。——我們知道現在中國人也喜歡用化學肥料，每年爲買肥料的漏巵，雖沒有正確統計，爲數亦當不少。江浙廣東，應用尤廣。廣東對於果樹的栽培，所用化學肥料尤多。據說種橙收穫，以施化學肥料多少爲正比例。如能裝置克氏機一架，則每年的對外肥料漏巵沒有，而且現時歐美各國施用肥料，另有一種撒肥機，所費亦貴。如不用肥料，連這撒肥機亦可省去。

(2)克氏機價廉。據克氏自己和介紹克氏機的人說，幷不很貴，我雖沒問他每架機器值銀若干，但相信總比用肥料所費爲少，而且所費只有一年，沒有常年費的担負。

(3)克氏自己說他的機器很簡單，雖至愚蠢夫也知應用；不比應用化學肥料，常有鑑別地質及肥料的能力。

(4)克氏說人類食用電氣耕種的植物較食用肥料耕種的植物，能令人類精神體力都得到高尚的發展。

(5)病蟲害的藥品和器具的費用，可以節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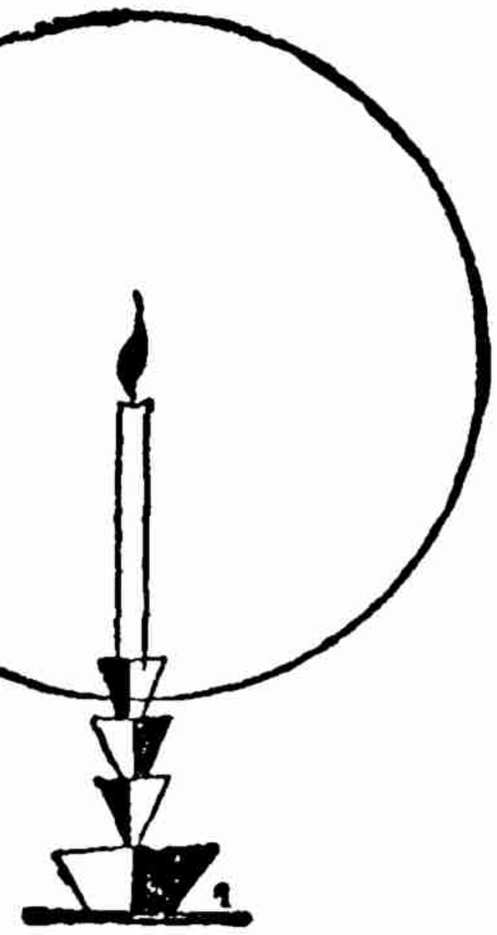
(6)克氏機簡單，我們將來容易開場自己製造。

這是我隨便把臨時想到的利益寫出來，沒想到的和相互而較爲內隱的關係總還不少，閱者可以根據發明家給我的信和上面所說的幾條，可以推想得到，不用在這裏多說。

總之我希望中國農家能早日應用克氏機，使這新的農業界的大發明因外國已成的所謂文明所阻，倒能最先普及於我中國，而得其利！

我想暑假到克氏那裏去專門考査這機器，農界同人如有關於這機的意見相詢，可請上海中華農學會轉交或直接寄信到法國（寄信處是 M. S. C. Peng, Institut Franco-Chinois, Lyon, France.）來我是很願意答覆的。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於法國里昂中法大學



南宋詞之音譜拍眼考

二北

一　引言

詞乃完全合樂之韻文，而其樂失傳已久，元以後即多不能歌，論者惜之。顧歌必有譜，譜必有拍；若有譜而無拍，除非散序，散曲子乃可，否則不能成樂也。且南宋詞之所謂譜者，與後世曲譜製度，不盡相同，蓋其譜字不僅表示音階高低而已，又另有表示聲音之遲速，及吹擫簫管之指法者，雜於其間。張炎詞源中有『管色應指字譜』，意乃「管色字譜」與「應指字譜」兩種之合稱也。管色字譜即表示音階高卜者，五、六、工、尺、上等是也；應指字譜即表示指法遲速者，丁、抗、掣、拽、頓、住等是也。宋樂之全譜，自來知有樂府混成集一書。據萬曆三十三年所編內閣書目之紀載，此書『內有腔、板譜，分五音、十二律類次之，原一百二十七册全。』所謂「腔、板、譜」者，應是腔字、板式，二者兼備之譜也。可見此書若傳，則宋詞之音譜與拍眼如何，原皆不成問題。此書既佚，今所得見之詞譜，惟有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一種而已，其中既無拍板之式，所謂管色字譜與應指字譜者，又疑其混雜一處；而字跡波磔，數百年來，展轉翻刻，於描寫刊鑿之間，復因毫釐而至千里，以致今日用朱子大全集，或詞源，或事林廣記等書所以譯譜字者譯之，總難完全貫通，强被簫管，實拗戾不成腔韻，絕無張炎所謂抑揚抗墜，清圓流美者。蓋今日非有如混成集者完備之書，或其他清晰嚴整，正確統一之宋刊本歌譜，重新發現於當世者，詞樂之譜字，殆難以確定而明顯矣。然除卻譜字與板式之外，固尚有音譜之說，與拍眼之說在，可供學者研究，譜字之繙譯既有所難通，不妨轉換趨向，先求通解其說也。按其說俱見於張炎詞源之內，即其他宋人之筆記中亦間有之，特甚少耳。後人於此，偶具疏解，尚少貫穿，且凡究詞樂者對之皆不甚注意。以愚綜合觀之，其說雖亦不能清晰正確，要其模糊影響之處，未

必如譜字之甚。茲特以詞源爲主，以其餘爲輔，成此考略。明知單說不足以有爲，特冀譜字一旦修明，則可以互相爲用，而宋人詞樂，或者尚有通曉之一日。不必如淸人許寶善謝元淮輩於無聊之極，一意以崑腔唱宋詞也。惟材料既少，又非知音，不免暗中摸索，舍譜倡說，徒事考證，終是紙上談兵，無多足取耳。世有牙曠，何不啓而正之？

二 總說

欲考宋詞音譜與拍眼之說，最好僅限於南宋，因北宋情形如何，更鮮記載，是否與南宋全同，亦無憑證也。未考南宋詞樂之譜與拍，需先知南宋時詞之體類共有若干，卽以之爲綱領，方覺便利，因詞譜與拍，固隨體而異者也。南宋詞類，共有九種：純粹屬詞者五，兼合古今之曲體者四。由短以及長，則一曰令，二曰引、近，三曰慢曲，四曰三臺，五曰序子，皆純粹詞體也；六曰法曲，七曰大曲，上繼隋唐之曲體者也；八曰纏令，九曰諸宮調，下開金元之曲體者也；——此九種名目，皆見於詞源論音譜與拍眼兩節內。三臺與序子，自來詞人皆一概目之爲慢詞，不知按諸拍眼，則二者與慢詞絕對不同，應另是兩體。法曲、大曲，嚮有王靜庵先生之宋大曲考一文，久白於世。諸宮調於先生宋元戲曲史內亦多說明，惟纏令與纏達，乃唱賺之二種，先生認纏達爲傳踏，因其字音相近，恐並纏令亦認爲傳踏矣，其實非也。近人有署南昌者，有詞調之研究一文，載在舊日時事新報學燈內，（約在民國十年左右之報中，其詳待查。）謂『詞視拍節，可分多類，百字以內，有令有破，有引有近，九十字以外有慢』，則謬誤殊甚。蓋破乃法曲、大曲之唱名，詞源中「破近」二字，曾一度聯稱，「破」字乃指法曲、大曲兩種而言，何能限之在百字以內？至於慢曲在百字以外，詞源亦有明文，九十餘字未必是慢也。總之若執今人而問以宋詞體類若干，必對曰令、引、近、慢耳。他非所習矣；其實令、引、近、慢，不過是尋常散詞，乃詞中最普通之一部分。若欲得詞體之全，終必依張氏之說，有上列九種也。

詞源原有上卷之謳曲旨要三十二句，及下卷之音譜與拍眼兩節。茲先就上列九體，係其說之可以分屬者，列表如下；其爲數體間所共有之情形，或不便分屬者，則詳於下文之說明中。其非詞源原文所有者，則加括弧（）以分別之。

名稱	創始時代	唱名	片數	樂器	拍具	聲音	音譜	拍眼
令	唐		（一或二）					四掯勻。
引近	唐	小唱	（二）	啞篳篥			有頓，不疊。	六均。
慢曲	唐	小唱	（大頭曲二）（疊頭曲三）	啞篳篥	以手拍	清圓	有大小頓，大小住，掣，拽等字頓不疊。	有打前拍，打後拍，前九、後十一；除去四豔拍，則前後八均拍。

三臺	宋		(三)					慢二、急三。(共三十拍)
序子	宋		四		拍板			其拍頗碎。
法曲	唐		與大曲相上下	倍四頭管	以手拍	淸越	稱停緊慢，調停音節。	與大曲相類。散序無拍，歌頭始拍，中序正合均拍。
大曲	唐	曲破	(十至二十四)	倍六頭管	以手拍	流美	同法曲。	每片不同：前袞，中袞六字一拍，煞袞三字一拍。
纏令	宋	(唱賺)	(首尾成套)		拍板(鼓)			多用序子之拍。
諸宮調	宋	嘌唫說唱			手調兒(鼓)			

三　令

令爲唐五代時歌唱極盛之體，至南宋作者較少，歌者亦不重視，此乃詞樂變遷之所致也。九體之中令之譜拍，獨鮮材料考明，惟詞源謳曲旨要首句曰：『歌曲令曲四揹勻。』謂「歌曲」者，乃旨要全部引起之辭也；謂「令曲」者，卽指令之一體而言；「四揹勻」者每首令曲，其節拍乃四揹排勻也。「揹」者亦拍耳，與敲、打爲一類。凡譜中若另有拍，則此三者退而爲眼；不然，此亦卽是拍耳。旨要曰：『官拍、艷拍分輕重，七敲、八揹靸中淸。』先言拍，繼言敲、揹，可見敲、揹乃次於拍而同於拍之垛動也。鄭文焯詞源斠律曰：『揹近於打，猶虛拍也。』意亦相合，惟虛拍之名未妥。令之節拍，全部惟有四揹，若揹皆虛拍，則令之實拍何在乎？南呂詞調之研究內謂『令曲最短節奏繁促，以揹分之略住而已。』所謂節奏繁促，乃纏令，與令詞無關，南呂蓋誤認纏令爲令也；隱去張氏四揹之數不提，但含渾謂「以揹分」者，蓋別有躲閃，詳下文。

又所謂「四揹勻」者，乃指一片之中而言，若爲前後兩片之令，則無論換頭與否，前後各有四揹，而全首總爲八揹勻矣。張氏凡言各體之拍，皆指一首中之每一片而言，並非概指全首而言，參看下文。

四　引近

引與近，兩名也，名雖異，其實相同。其命名之由，宋人無明文，淸宋翔鳳樂府餘論內有所解釋，亦不愜人意，茲篇專考譜拍，此外不泛及焉。南宋之時歌者，最重法曲、大曲、慢曲，若引、近，不過輔佐之歌耳。（詞源曰：『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語意甚明，乃鄭文焯詞源斠律謂「輔之」二字，指著詞旨之陸續之而言，不免可笑。）且對法曲、大曲而言，

則引、近與慢同爲小唱。凡小唱須唱得聲字淸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用簫則不及其說俱見詞源內又引、近音譜中亦有頓聲頓而不疊與慢曲同，詳下文。

引、近之拍與法曲、大曲內之入破同，每片六均六均者，前後片中各有六拍排勻而共有十二拍也參看下文慢曲之八均拍；詞源曰：『引、近則用六均拍』謳曲旨要曰：『破近六均慢八均』是其說之所本也。詞調中有郭郎兒近拍隔浦蓮近拍快活年近拍等，所謂「近拍」概指六均而言；調名之下贅此二字者不過表明其屬近之體而用近之拍猶云某某令，某某慢耳。

五　慢曲

慢曲唐時已有之，至宋方盛，至南宋極盛。詞源曰：『慢曲不過百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眞所謂「上如亢，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爲難矣！』此其所云乃慢曲音譜之情形也。在九體之中最爲複雜，故張氏以爲難。「丁、抗、掣、拽」者與「抑、揚、高、下」語性相同，皆陳相對之義，即丁之反面爲抗，而掣之反面爲拽也。惟此四字與下文之頓、住、打、掯，及此外之敲、反、折，共十一字實皆音譜拍眼中之專門語。大概打、敲、掯三字以言拍之動作，而其餘八字皆以言音之狀態，歌者必示之於喉，而吹者必應之於指者也。就中丁、頓、住、拽爲一類，乃音之遲者，抗、反、掣爲一類，乃音之速者，茲分訂如下，折則作別論焉。敲、反、折三事，詞源雖無明文屬慢曲，而慢曲中亦必有之，茲爲敍述便利起見，悉見於此。

丁、頓、住、拽　此四字皆言字之停頓，而音之延長也。旨要云：『丁住無牽逢合六』『丁』『住』二字聯舉，可見其爲同類。『頓』讀平聲，一作『敦』，一作『墩』。旨要云：『大頓聲長小頓促，（『促』謂比較大頓爲促。）小頓才斷大頓續』原注云『頓，都昆切。』而『丁』與『頓』乃音之轉，其實一也。故事林廣記載遏雲要訣論唱賺之唱法，有曰：『欲有墩、亢、掣、拽之殊。』旨要又云：『頓前頓後有敲掯，聲拖字拽疾爲勝。』又云『反掣用時需急過，折拽悠悠帶漢音。』明王驥德曲律載樂府渾成集林鐘商一調之目，其中有「丁聲長行」一項。元燕南芝庵唱論舉曲之各聲，其中有「敦聲」一項又記歌之格調，其中有「敦拖嗚咽」一項。所謂「牽」，所謂「聲長」，所謂延長「悠悠」，所謂「聲拖字拽」，所謂「長行」，所謂「敦拖」，皆一義也皆音之也因延長之程度不同，於是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之分。延長之程度，以當字多寡量之。當字之說，詳於沈括補筆談：『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沈氏此所謂敦、住，乃張氏所謂小頓、小住也。）各當一字；一大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按沈氏之意原甚明白；掣乃聲之急處將兩字之音長併成一字；小頓與小住乃音之緩處，本字之音長以外又延一字之長；大住則更緩，本字之音長外又延二字之長。掣與大住乃兩極端，而小頓、小住則居間也。

後人於此之解釋，可以稱述者有四家——方成培詞麈曰：『敦聲者，

重抑按而綜也；掣聲者，或輕或重，連抑按而疾也；住聲則在敦、掣之間，或一敦、一住，或連掣而一住也。』揣其語意，視「住」爲「敦」與「掣」間共有之繼續動作，而不以「頓」與「住」並列，又解沈氏所謂「一敦一住，」乃一敦之後，又有一住，並非一敦或一住。鄭文焯詞源斠律因其說，牽混糾繞，反不明白矣。詞源斠律釋『丁住無牽逢合六』曰：『合字音濁，六字音清，同配黃鐘，而抗墜之音，相去太遠，故須以丁、住過度。無牽者，蓋謂不當字也。』此其解釋「無牽」之意，與上說合，惟過度之說，含糊不明，殊難取信耳。南呂詞調之研究中所釋，則大不然。伊目「丁住」二字爲一事，乃大住、小住之外之第三種住，且謂用於每片之末。其言曰：『丁住停聲當二字，經時最長，亦按一拍。此則在詞調前後闋末，與殺聲相合、故春水謂「大頓小住當韻住，丁住無牽逢合、六。」合、六是正宮殺聲，此舉宮調之首調以爲例，故云爾也。』按合、六確係第一宮調正黃鐘宮之殺聲，舉首調爲例，以概其餘，亦容或有之，殊見述者思想之穎悟；惟釋「無牽」爲『停聲當二字，經時最長，亦按一拍，』則太覺離奇；而略去大住，（參看下文。）定出丁住，亦毫無根據。以上二家之說，各有短長，究竟如何，猶待考證也。又所謂頓與住者，乃一句之中，唱至某字而頓住，但延長其音，一時不連接吐出下字也；字雖頓住，而音實延長，與後世崑腔內短腔之頓住，顯然不同。乃近人王季烈螾廬曲談曰：『今人唱曲，遇上聲字用「霍」，「霍」即古所謂頓音，與唱去聲字用「豁」者反。』又曰：『霍音乃上聲字，初唱稍高，即又轉腔落低也。欲短不欲長，一出即須頓住。』王氏指古所謂頓音者乃如此，豈非誤會乎？又詞源斠律中謂拽即周邦彥瑞龍吟調所謂雙拽頭之「拽」，因謂『拽宜用之曲中過片，』恐亦近於附會也。

大小頓、大小住之別，在大頓、小住用於句末叶韻處，而小頓、大住則用於句中或句末不叶韻處，因旨要有『大頓小住當韻住』一語，推想其爲如此也。南呂詞調之研究中謂『大頓多當句中韻或節中韻，』全然不合，因大頓乃一調中常有之音，故張炎有『小頓才斷大頓續』之語，句中韻乃罕見之物，一調之中，那有如許句中韻以應大頓耶？至於所謂「節中韻，」則不知何指，節爲何物，亦莫名其妙也。又凡有纏聲之處，頓與住之爲用亦各別，因旨要有云：『住乃哩囉頓⿰口侖嘍』也。又慢曲及引、近之頓處，其聲不疊，因旨要有云：『慢近曲子頓不疊，歌颯連珠疊頓聲』也。鄭氏詞源斠律云：『頓必當字，疊但復其字中之聲；若疊、頓並用，斯字字輕圓，古人謂之「如貫珠」是也。』按如此云云，何謂當字，何謂復其字中之聲，愈說愈不明白矣。信如其說，疊、頓不並用，則不如貫珠而不輕圓，彼慢、近者，既頓而不疊，豈非無復輕圓如貫珠之望？試問張炎詞源內，又何以明言慢、近爲小唱，而其聲清圓歟？鄭氏蓋牽就「連珠」之字面，以爲解釋如此，其實未必然耳。

惟前引旨要有『頓前頓後有敲掯，聲拖字拽疾爲勝』二語，今歸納各方面之說，丁、頓、住、拽，實皆音之遲者，何以「聲拖字拽」又以「疾爲勝」？其語意何屬，抑有訛字，亦待考者也。

抗、反、掣　此三字皆音之急者也。旨要云：『抗聲突起直需高，抗與小

頓皆一措。』鄭氏斠律云：『抗聲無依附而起，故宜高所謂「上如亢」也。與小頓皆一措者，一頓當一字，抗聲壓字而起，聲出字上，故皆以一措收本字之音也。』按抗既與小頓同當一措，故知其音不但高，而且急。又南呂詞調之研究內，謂調中過處，聲音高起，是爲抗聲。』過處卽前片既完，後片開始之處，其聲音何以必定高起？抗聲何以必定限在此處？實不可解，且亦不知其何本。掣之義已明於上文所引筆談『一掣減一字』是也。減一字乃二字音長減剩一字，一字音長祇當半字，其音自急，故旨要曰：『反掣用時需急過』也。惟反與掣之分別，不知又在何處。事林廣記卷九紀音樂，有所謂總敍訣者，前四句曰：『抑聲上聲四位，(此「上聲」之「聲」，恐係訛字。) 掣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折、掣、反、丁，四聲既經分別，可知旨要所謂「反掣」，並非一聲，乃反與掣兩聲也。(此四句未詳來源，鄭焯律呂精義引之，原文未及檢。方氏詞麈又引精義，而謂『丁聲未解』。按方氏前已解敦聲、作聲，此獨未解丁聲，其未貫通也如此。) 廣記又載寄煞訣曰：『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無憑。輪頂兩斯頂，折、掣四相生，譜中無亂字，敦指依黴行。』(「敦指」之「指」，恐係訛字。) 凡此所以釋反聲之如何相頂，折、掣之如何相生，以及釋丁與敦者，皆未明其說，亟有待於知音者之疏證也。

折　折之爲義，在詞樂音譜中有三說；因所見材料尙少，於三說明知其必貫通，而仍有所未明，故僅陳其說，有待知音者加以論斷也。上文所引事林廣記語，以折與掣、反、丁三聲並立，其寄煞訣中、且謂『折、掣四相生』是折有同於掣者也；謳曲旨要又謂『折、拽悠悠帶漢音』，是折又有同於拽者也：足見折之作用，兼有於緩急二類聲音之間，此第一義也。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於越九歌後，載有折字法曰：『箎、笛有折字，假如上折字，下「無」字，卽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金、石、弦、匏無折字，取同聲代之。』此所謂「折」，乃折向高處者，第二義也。詞源與事林廣記之結聲正訛一節內，共分六條，其中有「折」「不折」「折而下」「微折而下」云云者凡五條；沈括補筆談曰：『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深淺，用氣有輕重。』此所謂折，皆折向低處者，第三義也。第二義不觀實例無以明，茲錄越九歌內龐將軍及蔡孝子二歌之末章如下。越九歌雖爲古樂府而非詞，然爲其譜字未用符號，明白無訛，茲特藉以明折字之情形耳。

南　應　折字應　蕤、林　南　應　南　太清　太　姑　折字姑

爾　澤　毋　三，爾　照　毋　五。益　嚴　祀，其　終　古！

按益字，諸通行本皆作「林」。茲從影宋本改爲「南」

無　太清　黃清　無　林　夷　無　無　夷　林　仲　大　夾　仲　夷　無

雨　嗚　荷　兮　風　入　葦，若　伊　優　兮　泣　未　已。率　我

太清　黃清　無　仲　夷　黃清　無　夷　折字無

子　兮　與　弟，屋　陽　阿　兮　招　爾。

蔡孝子乃九歌之末一篇，其後卽載古今譜法與折字法，姜氏特引上文之較近者爲例，故曰：如「招爾」二字之譜，上折字，下「無」字，卽「招」字之

聲，比「爾」字之聲「無財」微高也。蓋凡折字者，其聲皆以下字爲準，如「毋三」二字「毋」字譜之折字乃以「三」字譜之「應鐘」爲準，「終古」二字，「終」字譜之折字，乃以「古」字譜之「姑洗」爲準也。「爲準」者，非相等之謂，乃比較微高之謂也。

姜氏所謂『下無字』，此「無」並非「有無」之「無」，乃「無財」之「無」，古今譜法中所謂『無乃下凡』是也。乃方成培認作「有無」之「無」，而於第二第三兩義，強作貫穿曰：『或問培何以謂之「上折字下無字」？答曰：一字折至七八分，是此一聲低到極處，不復能低，故曰「下無字」也。即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是又揭酌逐漸高上去也。此正抗墜抑揚之妙。』按此說後三句最爲含糊不明，上數句則甚覺可笑。折字之下，既然無字，此折字必屬每片之末一字，所謂殺聲者必矣，一片之末字，其發聲乃低到極處，不過比無聲微高而已，豈非異事！所謂「微高」，有何標準？若脣吻略動，細作啞聲，亦可謂之比無聲微高也，顧詞之殺尾，乃有作極細微之啞聲，全調即如此以闋者，古今歌樂，乃有如此之怪唱法耶？鄭文焯詞源斠律全用其說，亦曰：『蓋謂一字折至七八分，其音不復能低，故曰「下無字」，又漸以起下字之聲，故曰「以下字爲準。」』又曰：『折宜用之曲破尾聲，有一分折二分，至折七八分者，白石旁譜可辨。』按驗諸白石旁譜，內有折字則可辨，每折字究竟折至幾分，則絕對不可辨。且凡折字之下面皆有字，無一無字者，因折字多在每詞前後闋末字之上一字，前後闋之末字，即其下面之一字也。據此，姜字所謂『下無字』之「無」，實屬不能解作「有無」之「無」矣。再如前舉折字之例，「終古」之「終」，「招爾」之「招」，雖位在每片末字之上，若「毋三」之毋，則且位在首句之內也；即姜氏其他令、慢之譜中，折字不在末句者，亦每每見，則鄭氏所謂『宜用之曲破尾聲』者，亦不確耳。

南呂詞調之研究謂『譜中（參看後文之秋宵吟譜）有曰掣折者，乃使曲聲緩急之用。掣處皆減一字，折處皆延一字。』夫掣之減一字，已如上文所云，若折之延一字，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上列折之三義之外，此爲第四義矣。

折在詞源所載管色應指字譜中有符號，但與「上」之譜字極相似，於白石道人歌曲令、慢各調之譜中辨之，則此項符號之旁，十九另有一「凡」字符號相隨。夫既有「凡」爲譜字，則何所用其又作折字？且折於七種管色字譜中何以又獨與「凡」字相輔成譜者多？皆不可解。再則「凡」之譜字，又與「打」之符號相近，折字固無與「凡」字合譜之理，更無與打合譜之理。論符號則有兩種，究竟折歟？「上」歟？「凡」歟？打歟？非折非「上」，非「凡」非打歟？皆難訂正。於此亦可見譜字實不易整理，難得貫通也。

以上考慢曲之音譜，以下考慢曲之拍眼。

調源曰：『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有打前拍，打後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又敍序子之拍謂『纔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謳曲旨要有『破、近、公均慢八均』一語。此其所述，有不能確實明瞭者，打前拍、打後拍是也，有各種解釋不同者，八均之拍是也。茲分別論之：

揣張氏詞意，先言慢曲有大頭、疊頭二種，既言慢曲之拍有打前、打後二種，豈彼此之間，有何種密切之關係在歟？何謂大頭，疊頭，宋人自來無明文，惟謳曲旨要有曰：『大頭花拍居第五，疊頭豔拍在前存，』可以略得二者之區別。按花、豔二拍，同為官拍以外之輔拍，猶崑腔中正板以外之贈板，此乃一定無疑者，至於花、豔之間，恐無甚歧異也。所謂「居第五」，詞源斠律釋謂『花拍用之大頭曲中則宜後，』蓋以居後與豔拍之「前存」相對也，語近敷衍，未足注意。惟何謂「在前存」，則頗可借斠律之釋疊頭者，相互以明。斠律曰：『周邦彥片玉詞註有雙拽頭，猶疊頭曲之類。』此語誠合，蓋大頭曲乃普通兩片之慢，而疊頭曲乃雙拽頭或三換頭三片之慢也。「前存」者，豔拍存於三片之前兩片中也。

大頭、疊頭，義既如此，打前、打後，義又何屬乎？江藩詞源跋曰：『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揣其意，蓋謂打前拍乃起板，而打後拍乃收板也。惟起拍、收拍，事極簡單，而打前、打後，則張氏鄭重言之，含義恐不止於起拍收拍也。詞源斠律曰：『敲、揞施之頓之前後，猶拍之有打前後，』其說似亦難通。蓋頓前後有敲、揞，乃聲音延長處前後有眼也，打前後有拍，乃眼前後有板也，彼此性質不同，難以相「猶」。若如鄭氏此語，是頓亦類於打、敲、揞之如拍眼者矣，可乎？南呂詞調之研究曰：『慢、近曲調，皆大頓、小頓相間而有，故無疊拍之處。每闋起處，或先打後拍，或先拍後打，故有打後拍、打前拍之別。』揣其意，蓋謂二者皆所以定起板之情形，與江藩說相近而有別。然板與眼相間而有，自屬常情，打前有拍，或拍前有打，都不足異，即每闋起處先打後拍，或先拍後打，似亦無需多立名目也。且拍主而打輔，猶之板主而眼輔，若於拍之前後以定打，其事自順，若於打之前後以定拍，得毋反輔為主，而反輕為重乎？竊疑此所謂「打」，猶「按拍」之「按」，乃動詞而非名詞，並非指「打、敲揞」之「打」而言；所謂「前」與「後」，疑是大頭曲兩片之前後，或疊頭曲內前兩片與後一片之前後，與上文張炎所謂『前九、後十一』之「前」「後」相同也。凡慢曲之兩片或三片中，按拍情形，前後不同，如『前九、後十一，』『花拍居第五，』『豔拍在前存』等皆是，故當時對於慢曲之拍，或分兩段打去，打前段之拍則言「打前拍，」打後段之拍則言「打後拍」也。特江說，鄭說，南呂之說，固皆令人不滿，即此說亦同為臆測，未必可靠，究竟如何，尚待考證耳。

顧打前拍、打後拍雖不明瞭，尚不要緊，以其並非慢曲拍節之主要說明也。慢曲拍節之最要者為『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與『八均之拍』兩層。兩層意義，自當一貫，而自來考釋者每每略去上一層不談，專釋八均，殊失當也。綜其說有彼此不同者四：

（一）「八均」乃八字一拍說。　此說鄭文焯詞源斠律內主之，其言曰：『六均者，六字一拍，所謂「前袞、中袞六字一拍」也；八均者，八字一拍，慢曲字多於引、近，其音悠緩，元戚輔之佩楚軒客談紀趙子昂說，歌曲八字一拍。』按鄭氏此說，未曾求貫通於張氏『前九、後十一』一語，是其失也。蓋按之此語，倘凡慢曲皆八字一拍，則凡慢曲前片必限七十二字，

後片必限八十八字，而全首總限一百六十字矣，事實上果如此乎？或於前九、後十一中，除去四豔拍，祇餘十六拍，而謂慢曲皆限一百二十八字又可乎？張炎既說明慢曲正拍十六，豔拍四，總爲二十，則吾人於八均拍卽斷難認爲八字一拍矣。法曲、大曲之拍節，與令、引、近、慢迥然不同，不能因張氏謂法曲、大曲之前袞、中袞六字一拍，遂援用之，來釋引、近之六均拍卽六字一拍，更推而及於慢曲之八均拍亦卽八字一拍也。竊疑張氏正所以明其不同，惟恐牽混，故一則曰「六字一拍」，一則曰「六均拍」；不然，使二者果然相同者，何不前後概稱「六均拍」或「六字一拍」歟？佩楚軒客談所云，方成培詞麈卷三亦引之，鄭氏或卽轉引自詞麈，亦未可知，佩楚原書愚未見也。詞麈曰：『元戚輔之佩楚軒客談紀趙子昂說「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夫樂不同拍，板以鼓爲節。」戚云「當改曰板與鼓同節尤佳」。觀此，知元曲以八字爲一拍，板以鼓爲節，此語甚精。』此一段文字中，有趙氏語，有戚氏語，有方氏語，殊欠分明，茲姑爲標點如此。然藉令元曲確以八字爲一拍者，殆亦難以之例南宋慢詞，因元曲乃北曲，用絃索，勁切而促，南宋慢詞近於南曲，用簫管，柔遠而緩，二者時代上前後相續，聲樂上普通情事，容多沿襲，若拍節一層，恐難相同也；而況戚書、趙說，均未得其詳，僅僅據此，卽認元曲爲八字一拍，究竟有無訛誤，尚是疑問耳。

（二）「八均」乃「八韻」，每韻二拍說　此說南呂詞綱之研究內主之，茲先引其原文，然後與以評論：

『令曲最短，節奏繁促，以揞分之，略住而已。引、近皆分六均，慢分八均。沈義父云：「詞腔謂之均，均卽韻也。」今觀引、近詞多六韻，慢詞多八均可知。（破同於引，今不別說。）每韻兩拍爲常式，故引、近前後共十二拍。有時一均二拍之前，更增一拍或數拍，是爲豔拍，蓋取古曲前有豔聲之意。又慢曲別有大頭曲、疊頭曲之二種，大頭曲第五韻卽過起處，有花拍。王灼云：「花拍蓋非其正也」。今觀諸慢曲，過處多有句中韻，（此常爲二字讀，如少游滿庭芳過云：「消魂當此際，」「魂」卽句中韻。近人昧於聲律，遂以字斷句，實大非。）沈義父謂當按拍，此當第五韻，又在應有二拍之外，或卽是花拍也。疊頭曲均前有豔拍，其詳無考。宋人筆記謂慢曲更有前九、後十一拍者，內卽有四豔拍，疑此卽疊頭曲也。』

此段中所述，根源實皆在張炎詞源內，而作者並不敍明，僅於結處指爲宋人筆記。其所以如此者，殆卽因其所立之說中，於『前九、後十一』一語，未能貫通，不便明引詞源原文，或說明卽根源於其分也。且其首敍令詞之拍眼，亦略去張氏「四揞勻」之全說，而僅含糊其詞曰『以揞分之』，皆爲欲自圓其說，遂不恤隱蔽古人意旨，此其態度首欠忠實矣。綜其所述，蓋有下列六點：

（甲）「六均拍」乃「六韻拍」，「八均拍」乃「八韻拍」。

（乙）引、近全首多六韻，慢詞全首多八韻。

（丙）每韻二拍爲常式。

(丁)大頭曲乃慢詞過片處之有二字叶韻者也。此項二字叶韻處，祇能視為句中韻，不能斷句。

(戊)張炎所謂『大頭花拍居第五』，乃第五韻，並非第五拍。

(己)前九、後十一僅限於疊頭曲。

此六點中，(甲)為主，(乙)(丁)輔之，無(乙)(丁)則(甲)甚且不能成立。(丙)不知何所根據，當由推想而定之如此。(戊)與(己)均曲說，矯揉造作，更難取信。按沈伯時樂府指迷曰：『詞腔謂之均，「均」即「韻」也』蓋謂均乃詞腔，凡詞腔各有其韻致、韻味、風韻，故曰『均即韻也。』沈氏謂韻之義如此，並未謂即句末叶韻之「韻」；不然，腔韻見於各字之工尺音譜，叶韻見於一句之末字諸聲，截然兩事，未可牽混，沈氏何能並為一談？詞源又有曰：『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即謂每一詞腔，有一詞腔之拍也。姜夔淒涼犯序末云：『使以啞觱栗角吹之，其韻極美，』即謂其詞腔之韻致極美，沈氏所謂『均即韻也』之例也。沈氏之說，應本於蔡條鐵圍山叢談。叢談曰：『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宮、變徵為之，此七均也。……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凌延堪燕樂考原曰：『案說文無韻字，均即韻也。蔡條所謂均者，即燕樂一均七調者是也；所謂韻者，即各調所用之高下字譜也。字譜高下，本由於平、上、去、入四聲，故曰「猶詩律有平仄。」』此二家說，謂均是七調，韻是詞腔，雖與沈說均、韻同是詞腔者小異，而所謂韻之意義，並非句末叶韻之韻，則三家皆同也。據此，(甲)條之意，實根本不能成立矣。再則縱觀諸詞調中，引、近不止六韻，慢詞不止八韻者，不知凡幾，而為六韻、八韻者，實居少數。他勿論，即就南呂原文內所舉之二例以觀，姜夔秋宵吟(全詞見後。)前片，「皎」「悄」「曉」「葆」「表」「草」六韻，後片「老」「繞」「早」「杳」「了」，五韻共十一韻；疏影前片「玉」「宿」「竹」「北」「獨」五韻，後片「綠」「屋」「曲」「幅」四韻共九韻，其中且皆無(丁)條所謂二字句中韻在內，已可知(乙)條八均即八韻之說，亦無以通過也。況詞調中換頭處以二字叶韻者甚多，若祇視作句中韻，而不算句末韻，其全首韻數，即恰巧為八者則甚少，而換頭二字既已叶韻，按照文義，有時固可斷句可不斷句，有時却非斷句不可，(如姜夔霓裳中序第一『幽寂，亂蛩吟壁。』「寂」字若不斷，則一句之中文意矛盾矣。)宋人亦從無明文謂不必斷句，此(丁)之為說，亦未必確當也。且(乙)如果成立，慢詞前片祇限四韻，此後片換頭二字叶韻者方輪任第五，若(乙)既不成立，則此處何由見其為第五？更何由見『大頭花拍居第五』乃第五韻，而非第五拍？而換頭具有此項二字叶韻之慢，又何由見其即為大頭曲？故(乙)既推翻，(丁)(戊)亦隨之同廢矣。更揣(丙)(己)之意，拍隨韻以增減，而一韻必係兩拍，故八韻為十六拍，換頭處多一個句中韻者，必增出二花拍，則增入四豔拍為前九、後十一者，其為十韻必矣，所謂「前九」者為四韻半必矣，「後十一」者為五韻半必矣，夫拍數固不妨成單，試問韻數果如何有半耶？不然，每韻二拍，又何得謂之為常式哉？故(丙)(己)兩條，亦殊難憑信也。

（三）「八均拍」乃一板七眼說　此說近人童伯章先生中樂尋源內主之，謂『慢曲之八均，蓋即一板七眼之說也。』按一板七眼，即正板之一板三眼，再加贈板之一板三眼也，詞中豔拍即贈板，則所謂一板七眼者，於張氏『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二語，又作何貫通之解說乎？尋源又謂『引、近用六均拍，有似乎西樂之六拍子，』蓋視「均」之非「韻」，而為「均勻」之「均」，是已與下一說相同者也。

（四）「八均」乃前後片八拍均勻說。　此說乃愚之所揣度者也。按第二說獨認「均」為「韻」，勢不可通，第一、第三說皆已認「均」為均勻之意，特所均者，或在字數間，或在拍眼間，若此說所均者，則在前後片間也。三說之短，同在未曾求通於『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二語，此說則全從此二語出。蓋第二說之每詞八韻，與每韻兩拍，雖不可靠，而普通慢曲之官拍之數，僅限於十六，則確實無疑。王灼碧雞漫志卷四曰：『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慢曲子為前後十六拍，與張氏『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二語，吻合無間，然後知前九、後十一，前後共二十，內有四豔拍，除去之則為十六官拍；且有四豔拍於前後片中，其多寡配搭不勻，方成前九、後十一之參差之勢，若除去豔拍，祇餘官拍，則前後均勻，各有八拍，故曰八均拍也。因得演八均拍之式如次：

$$(\text{前}\,9+\text{後}\,11-4)\div 2=8$$

因知所謂『前九、後十一』者，乃專指普通前後兩片之慢而言，即專指大頭曲而言，恰與第二說之（己）條，謂專指疊頭曲而言者相反。『大頭花拍居第五』者，其「前九」之中，第五拍為贈拍，餘八拍皆正拍，其「後十一」之中，第五拍以下之七拍內有三贈拍，而其前四拍，則皆正拍也。（惟此一層尚欠證據。）『疊頭豔拍在前存』者，所有四贈拍俱存於前二片中，連正拍共十二拍，若後一片內，則無一贈拍，淨存八正拍也。且所謂「均拍」者，固不止慢曲八均之一種矣：在法曲、大曲各片中，則有九均之拍，如花十八是也；又有六均之拍，如入破是也；（俱見下文法曲、大曲一節。）在引、近則為六均之拍，即前後片各六拍也；在令則為四均之拍，即所謂「四指勻」，前後片各四拍也。—凡此皆前後各說之可以貫通者也。

打前拍，打後拍，前九、後十一，四豔拍，八均拍等等，皆所以言拍也，拍之外尚有眼，則打、敲、揞三者是也。詞源云：『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夫拍節既皆用手，然後「打」「敲」「揞」等從「手」之字，遂以為名矣。（南呂詞調之研究中先有此說。）此三者實際動作上，恐無甚區別。若唱令與引、近，當亦以手拍，張氏雖無明文，據令用四指勻，引、近用六均拍兩層，已可以知矣。（凡絕對不用均拍者，方用拍板為節，參看下文。）至於令較簡單，故單揞一種，已足應用，若引、近則除六均拍外，應亦與慢曲等同有打、敲、揞之諸眼以為輔也。

以上分考慢詞之音譜與拍眼，以下合考二者間之關係。

音譜八種——丁、頓、住、拽、抗、反、掣、折，與拍眼各種——官拍、豔拍、打、敲、揞，彼此配合之情形如何，不得其詳。觀於謳曲旨要中四語：『大頓聲長

小頓促，小頓才斷大頓續，』『頓前頓後有敲、揞，』『抗與小頓皆一揞』略可得其線索。蓋小頓既爲一揞，則大頓或爲兩揞，一揞才斷兩揞續，再頓以一拍，豈非儼然今日崑腔內之一板三眼乎？其有四豔拍之處，若亦有打、敲、揞隨之者，又豈非果成一板七眼之情形乎？

自來於宋詞音譜之結構，無寫定其式者，惟南呂詞調之研究一文內曾有之。蓋其式依據七點而造成：(一)慢詞前後兩片，每片四韻；(二)每韻二拍；(三)有小頓、大頓、小住，而無大住；(四)別有「丁住」一種，用在每片之尾；(五)抗聲用在後片之首；(六)打後拍乃先打後拍；(七)揞卽是打。此七點中，除末一點外，其餘皆靠不住，上文已逐一駁過，其所列之式，亦完全靠不住，更何待言！惟式中能將音譜、拍眼，列出關係，以各見其用，則大足啟發研究者之思想，雖所列不足信，要亦不妨存而備考也，因錄之如次：

小頓(打)大頓(第一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一韻第二拍

合起韻)

小頓(打)大頓(第二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二韻第二拍

合叶韻)

小頓(打)大頓(第三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三韻第二拍

合叶韻)

小頓(打)大頓(第四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四韻第二拍

合叶韻殺聲前半闋終)

抗(打)大頓(第五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九均第二拍合

叶韻)

小頓(打)大頓(第六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六均第二拍

合叶韻)

小頓(打)大頓(第七均第一拍)小頓(打)小住　(第七均第二拍

合叶韻)

小頓(打)大頓(第八均第一拍)小頓(打)丁住　(第八均第二拍

合叶韻殺聲曲終)

觀於此式，不但韻限於八拍限於十六，且小頓限於十五，大頓限於八，打限於十六，小住限於六，丁住限於一，抗限於一，毋乃太呆板！謳曲旨要中所紀各項，果如此乎？南宋慢詞事實上果如此乎？再則八均既然卽指八韻而言，何所用其於叶韻之處，又贅「合起韻」「合叶韻」？至於大住一項，因沒處安插，遂強爲擱起，不提一字，尤覺無理也。此式作者說明是屬於打後拍者，若打前拍者又如何，則亦略而未提。此式之後，又繼列姜夔自製調二種，以證其說，茲引其一如下：

秋宵吟譜　(慢調，越調，殺聲「六」)。

凡(掣)工尺(打)合一尺(拍)工凡(打)工尺勾(折)尺(拍小住)

古　簾空，　墜月晈，　坐久　西窗人　悄。

一(掣)四合(打)一尺工五六(拍)凡(掣)六(打)五六(拍小住)

蛩　吟苦，　漸漏水丁丁，　箭　壺　催曉。

凡(掣)工尺(打)合一尺(拍)工凡(打)工尺勾(折)尺(拍小住)
引　涼颸，　勸翠葆，　露脚　斜飛雲　表。
一(掣)四合(打)一尺二五六(拍)凡(掣)六(打)五六(拍丁住)
因　嗟念　似去國情懷，　暮　帆　煙草。
工(折打)凡(折)工(折)凡(折拍)一尺工(打)一四合一(拍小住)
帶　眼　銷　磨，　爲近日　愁多頓老。
尺工勾一(打)尺工五六(拍)工凡(打)六(折)五六(拍小住)
衞娘何在，　宋玉歸來，　兩地　暗　縈繞。
工六(打)凡(掣)工尺(拍)一尺工尺(打)一四合一(拍小住)
搖落　江　楓早，　嫩約無憑，　幽夢又杳。
一工尺(打)一凡(掣)工尺(拍)五六凡五(打)尺工六(拍丁住)
但盈盈　淚灑　單衣，　今夕何夕　恨未了！

觀於此譜文字，前後共十一韻，但拍數仍前後十六拍。除韻脚各占一拍外，其餘五拍，安置於「丁」「懷」「磨」「來」「衣」五字，與上文八均拍第二說作八韻解者雖未能合，而與第四說作八勻解者轉相合，惟其間尚缺四豔拍耳。每拍之前，各有一打，打皆小頓；每韻之中，第一拍即大頓，第二拍爲小住，兩結拍爲丁住——凡此皆與前列之式相合者也。惟「小住」「丁住」字樣既未略去，何以「小頓」「大頓」字樣獨行略去？不可解者一；前式換頭處用抗，此式何以忽改用折？不可解者二；此式較上式所增出者，爲八掣與七折，其數目與位置，又如何定訂？不可解者三。若謂根據於姜氏原譜歟？則原譜今日俱在，所謂「掣」與「折」者，譜中何無一毫影響也。至於其他譜字，尚多待考訂處，因整理譜字，不在本篇所討論範圍之內，不贅及焉。

總之：運用音譜、拍眼之說，以列出音譜、拍眼之式，其旨極是，其事極要，惜乎今日所得知之說，尚屬破碎不完，未曾十分明白，不足以成式；況南呂於諸說多所武斷與不根之解，其所列不確，蓋無足怪矣。惟愚一人於其所撰之觀察如此，旣無力爲之訂正，他人對之，或別有見解，別有領會，亦未可知；要之，其所列各式，於此項研究之中，確有供獻，並非無用，故爲援引於此也。

六　三臺

三臺本爲唐教坊曲名，六言四句。唐音統籤云：『唐曲有三臺，急三臺，宮中三臺，上皇三臺，怨陵三臺，突厥三臺。三臺爲大曲。』樂苑云：『唐三臺羽衣曲，一名開元樂，一名翠華引。』詞律云：『平仄不拘，所賦不論何事，詠宮闈者卽曰宮中三臺，亦名翠華引，亦名開元樂，詠江南者卽曰江南三臺，又有突厥三臺。其長調則爲宋人所撰，而襲取其名。』按宋人所撰者，有万俟雅言之三疊百七十一字體，恐卽就唐調中之急三臺一種轉變而出者也。李濟翁資暇錄云『三臺三十拍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龍常爲宴遊之所，而造此曲以促飲。』(馮鑑續事始曰：『漢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爲製此曲。』劉禹錫嘉話錄曰：『鄴

中有曹公銅雀金虎冰井三臺，北齊高洋毀之，更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宮人拍手，呼上臺送酒，因名其曲爲三臺。』此二則尤可考見三臺命名之淵源。）張表臣珊瑚鈎詩話云：『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張炎詞源則謂『三臺乃慢二急三拍。』（詳下一節內。）李張張三家所云，彼此正合，必皆指此三疊百七十一字之三臺而言也。三疊中前後字數、句法，完全相同。三疊三十拍，其爲每疊十拍可知矣。每疊十拍之中，疑又分爲兩節，每節五拍，慢二而急三。所謂「急」，所謂「促」者，卽全因有此急三之拍也。而統計全詞三十拍中，慢拍應有十二，而急拍應有十八焉。夫慢之所以得名者，爲其節拍完全緩慢也。三臺之拍，慢拍僅五分之二，而急拍有五分之三，當然非慢曲所能強同矣。更考樂府混成集林鐘商目，三臺列於慢曲子之外，元燕南芝庵唱論內歌聲變件一條曰：『有慢，衮，序，引，三臺，破子，遍子，攧落，實催，全篇尾聲，』足見三臺確係另一種歌法，而非慢曲之所可包括者也。

又觀於三臺中有突厥三臺伊州三臺等，統籤又謂其爲大曲，可知其音譜之源，實爲唐時邊地胡樂，與法曲、大曲同一情形。宋之三臺，雖由六言四句變爲百餘字長短調，而其中之急拍，必沿襲於唐調，而間接因緣於胡樂者，是亦不可不知耳。

七　序子纏令

序子一體，向來無人提及，祇有詞源論慢曲與引、近之拍眼後，繼續有曰：『外有序子，與法典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此二句中，恐有訛字，詳下文。）俗傳序子四片，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據此，序子四片，較三臺尤長；而拍頗碎，既異於法曲之序，又異於法曲引、近，復異於三臺，當然別爲一體。考宋詞中一調有四片者極少，如集賢賓，如梁州令疊韻，皆四片，但皆用一種兩片之調重疊而成，（宋調四片之集賢賓乃用唐調兩片之集賢賓重疊而成。）原非前後各異之四片也；鄭意娘作之勝如花，亦四片，並非疊韻，但並不以「序」爲名，猶不敢認爲卽序子一體；惟有鶯啼序一調，既屬四片，又以「序」名，殆確爲序子一體無疑矣。乃自來詞家，皆目此調亦屬慢詞，不過最長而已，蓋未嘗注意張氏之說耳。

『纏令多用之』者，序子先有一種繁碎之拍，而後纏令之中，亦多援用之也。纏令爲唱賺之一種，都城紀勝云：『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遞互循環間用者爲纏達。』（夢梁錄所載者同。）據此。纏令有引、有尾，纏達有引、無尾，皆絕似後世南北套曲中之情形，比較當時詞調所有之正當唱法，纏聲爲多，故名纏令，與令詞之令無涉也。

纏令既屬唱賺之一種，按事林廣記內遏雲要訣記唱賺之音譜、拍眼曰：『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眞，字必正，欲有墩、亢、掣、拽之殊，字有脣、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假如末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撥。（「村」疑是「櫬」之訛。）三

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片結尾三拍煞，入序尾三拍巾斗煞；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倣此；出賺三拍，出聲巾斗又三拍煞；（以上句讀，恐未必盡確。）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此段所云，有得解者，有不得解者，他姑勿論，第一既亦有墩、亢、掣、拽之殊，足見一切音譜，凡慢曲中所有者，唱賺亦皆有之；第二既有一字當一拍者，尾聲三句又有十二拍之多，完全與後世南曲尾聲十二拍之情形相同，則較之慢曲前後片連豔拍統共不過二十拍者，當然覺其「頗碎」矣。夫唱賺之譜與拍如此，纏令之譜與拍可知，纏令之譜與拍如此，序子之譜與拍可知矣。

八　法曲大曲

關於法曲大曲體裁之考訂，有王靜庵先生之宋大曲考及宋元戲曲史已詳之。茲僅據詞源等書，推詳其音譜與拍眼如次：

詞源曰：『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原注：『即篳篥也。』）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聞。法曲有散序、歌頭，音聲近古，大曲有所不及。若大曲亦有歌頭，（「頭」，傳本詞源原作「者」，必誤。）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節，方爲絕唱。』——此一段乃言法曲、大曲之音譜也。法曲聲音清越而近古，大曲不及。唐書禮樂志云：『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簫、琵琶，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據此，張氏所謂倍四頭管，豈即隋之所謂幢簫歟？大曲聲音流美，蓋泛聲已較多，故謂古雅不如法曲也。惟其曲唐時確已有之，張氏『唐時鮮有聞』一語甚怪。洪邁容齋隨筆云：『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轉移，類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僅此兩證，已足明張氏前語之非。且觀於蔡氏所言，吾人又可推定者：大曲音譜，與法曲比較，雖然已覺不古，而與當時所謂新聲，慢曲、三臺、序子等等比較，則畢竟仍覺古雅，一也；大曲樂器，雖以倍六頭管爲主，而絃索亦復相輔而用，猶之隋時法曲，幢簫以外，尚用琵琶，所謂『金、石、絲、竹以次作』一層，法曲、大曲，二者必然相同，學者不可爲詞源之言所限，二也。至於倍四頭管，倍六頭管，及啞篳篥等，詞麈及中樂尋源中考之甚詳，茲以其爲樂器之製，非直接關於音譜者，不備錄焉。

詞源又曰：『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遶梁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此一段乃言法曲、大曲之拍眼也。據上文云，大曲之片數與法曲相上下，而碧雞漫志卷三紀大曲之分片，則爲散序、靸、排遍、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共十種，法曲之分片，當然即與此大同小異也。論其拍眼，以

『每片不同』一語最爲扼要。試就此十片次第數之：第一散序，無拍；第二歇，僅有敲擖而已，亦尙無拍之名義，因上文引謳曲旨要有『七敲八擖歇中淸』語也；第三排遍，卽歌頭，全曲之拍，於此開始，爲十六拍或十八拍，外加四豔拍，則爲二十拍或二十二拍，語詳下文；第四攧，拍法失考，或與排遍相近；第五入破，六均拍，因旨要有『破近六均慢八均』一語也；第六虛催，第七實催，拍法俱失考；第八袞遍，六字一拍；第九歇拍，亦失考，斟酌前後之間，或爲五字、四字一拍；第十殺袞，三字一拍。

散序無拍，歌頭始拍一層，略有考證——白居易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曰：『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按所謂六遍，乃散序一種之所有。上舉大曲之分片名目，乃十種之名目，至於每一種，少則二片，多則二十餘片不等也。）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據此，唐之大曲於中序開始有拍，而張氏乃謂歌頭方始拍，是唐大曲之中序，與宋大曲之歌頭，二者地位相當也。宋大曲考謂『唐以前中序卽排遍，宋之排遍亦稱歌頭。』又云：『如水調歌頭卽新水調之排遍，宋之大曲恆不用散序與歇，故歌者自排遍起也。』據此，中序卽排遍，排遍卽歌頭，故中序亦卽歌頭，三而一，一而三者，法曲、大曲之拍，至此方名實俱備也。

何以知排遍爲十六拍或十八拍，而外加四豔拍乎？曰：前引詞源論序子之拍有曰：『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末二句中，疑有訛字，疑應作『法曲中序，每片正合均拍。』所謂「均拍」者，前引詞源又曾云：『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十六拍卽八均拍，一也；碧雞漫志卷三云：『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十八拍卽九均拍，二也。因或爲八均，或爲九均，無定，故詞源上文僅曰『正合均拍』，而不曰正合幾均拍也。九均拍既能加四豔拍爲二十二拍，則八均拍想來亦何嘗不可加四豔拍而爲二十拍，與慢曲同乎？非排遍無以爲中序，非中序無以合均拍，非均拍無以言前後十八拍或十六拍，因此可以定法曲、大曲排遍拍眼之數，確爲十六或十八，二十或二十二也。且吾人於此，更應知花十八既乃六么（亦作「綠腰。」）大曲之排遍之名，則花十六亦必爲降黃龍大曲之排遍之名；六么花十八既是「六么之花十八」，則降黃龍花十六亦必爲「降黃龍之花十六」，二名實指一曲而言，並非兩曲，若認降黃龍爲一曲，花十六又爲一曲，則大謬矣。

第五入破，與張氏上文所云：『其聲流美，卽歌者所謂曲破』二語，顯然有關。唐書五行志云：『天寶後詩人多爲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於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張端義貴耳集云：『天寶後曲遍聲繁，皆名入破；破者，破碎之義也。』王建宮詞亦早有『忽覺管絃先破拍，急翻羅袖不教知』之句。據此，破則其聲流美，而所以流美者，則爲繁聲加多；聲既多繁，拍亦隨之而碎也。此種繁聲與碎拍之由來，實因受當時邊地胡樂之影響，固不僅用邊地爲名而已，實已援用其聲拍矣。愚意入破之片名雖居第五，而

曲破之唱名，應從第三排遍起，卽包含在內。蓋入破為六均拍，排遍亦為八均、九均拍，凡此正合均拍者。在法曲、大曲之中，其聲應皆所謂曲破也。觀於耐得翁都城紀勝云：『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可知曲破為均拍，慢曲亦為均拍，故二者相同，而總為小唱也。此所謂「小唱」「低唱」，應皆是細唱之意，蓋八均、九均之拍既有敲指，又有豔拍，卽不啻後來崑腔有贈板之曲，自可以有細唱之說矣。惟詞源嘗謂『慢曲引近方曰小唱，與法曲、大曲不同，』推曲破於小唱之外，與耐得翁說不同；曲律載樂府混成集林鐘商目，大曲與曲破分列二項，又另有破子，與詞源之說不同；未知此中是非，究竟如何也。

上列十種片名，其實皆各由其拍法而定，卽可作十種拍名觀。——散序之散，謂無拍也；排遍之排，謂排勻也；入破之破，謂破碎也；虛實催之催，亦拍也，黃庚夜宴詩云：『豔曲喜聽催拍近，狂歌自覺入腔難；』前中袞之袞，亦拍也，劉克莊賀新郎云：『笑殺街坊拍袞；』歇拍無論矣，煞與攧應亦拍之作用也，（攧謂攧落，已見上文引芝庵唱論之語中。）惜皆不得其詳耳。然則詞源謂『法曲、大曲之拍，每片不同，』審其名稱，亦既可以知之矣。

以上法曲、大曲之譜拍可論者如此。餘若上文引謳曲旨要有『慢、近曲子頓不疊，歌颯連珠疊頓聲』二語，所謂「歌颯連珠」者，既不在慢、近曲子之內，究竟何在乎？或者卽在法曲、大曲之內，亦未可知也。至於頓聲如何疊法，亦待考索，詞源斠律所有之說，未足信耳。再則法曲、大曲於前後諸體之中，獨有舞容，其拍眼不但節樂而已，且所以應舞，故詞源曰：『「按拍」二字，其來亦古，所以舞法曲、大曲者，必須以指尖應節俟拍，然後轉步，欲合均數故也。』（此「均」字亦以均勻之意為較可通）此二層亦在本篇所應敍述範圍之內，故附見於此。

九　諸宮調

諸宮調之體裁，宋元戲曲史中已詳之。茲所疑者：今傳諸宮調，惟董西廂最為完備，則詞調與曲調相間為用者，王伯成天寶遺事零星散見於雍熙樂府內，則純粹用曲調而不用詞調者，是同一諸宮調，金與元之情形，卽有不同，又安能必南宋者卽與其餘同耶？詞源中於此體，僅在論拍具內略一提及曰：『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嘌吟說（「說」原作「誂」。）唱諸宮（「宮」原作「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餘於譜、拍兩面，俱無說明，究竟南宋人作，與董王之作，同異何似，無以斷定。然董王二家之說唱，已是北曲，用絃索為主，若南宋之一切歌唱中，皆屬南詞，用簫管為主，從無用絃索為主者，南與北，絃與管之間，音譜與拍眼之差異，固甚懸遠，卽此一端，似已可言南宋之諸宮調，必不同於金元之諸宮調矣。大概南宋之諸宮調，可以謂之南詞之諸宮調，金元之諸宮調，可以謂之北曲之諸宮調，此向來言諸宮調者所未嘗判別者也。南詞者茲所當論，若北曲者無庸泛及矣。

南詞中何謂諸宮調？專就音譜方面說，則事林廣記早有明文。廣記論

各宮調之結聲，足以校正今日傳本詞源內結聲正訛一節之誤不少，論後有云：『右數宮調，腔韻相似，極易訛入別調。若結聲不分，卽謂之「走腔」，騙駕高下不勻，卽謂之諸宮調。故分別用聲清濁高下，折與不折以辨之。……』所謂『騙駕高下不勻』者，乃嘌唱也。樂府指迷云『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唱。』都城紀勝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據此，可見諸宮調不但聯合縱弄許多宮調，而且與法曲、大曲、慢曲等不同之點，尤在音譜中之驅駕虛聲。虛聲既多，高下不一，而各宮調原來應有之結聲乃亂矣。此種音譜，當時於諸宮調一體中爲最著，此外於尋常耍唱小曲中亦有之，實乃一種不規矩之唱法也。再則唱曲之外，又具說白，故曰『嘌唸說唱』，尤爲他體所無者。至於虛聲既多，拍眼必繁，觀其用手調兒以外，兼上鼓面，與纏令之『須假鼓板村撥』，及元曲之『板與鼓同節』，先後無異，亦卽後來唱崑腔時之拍節，鼓板通用者耳。手調兒疑卽綽板，不知與序子、纏令所用之「拍板」，有何分別。「調」字不知誤否，待考。

十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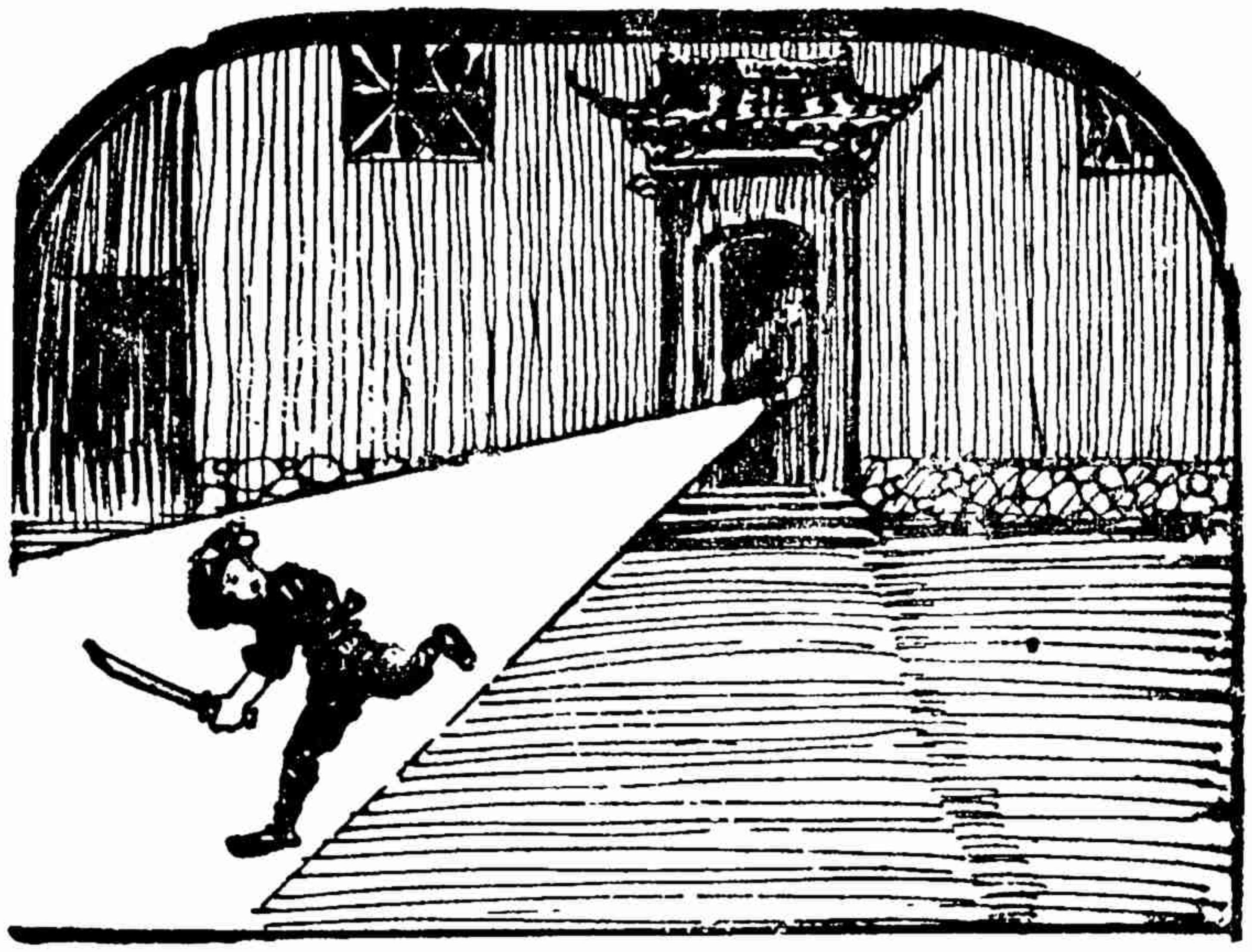
以上依南宋詞九種體製，由短而長之次序，論列其音譜、拍眼。惟纏令一種，體製雖長，而拍法多同於序子，故與序子合見。慢曲爲南宋詞中最多部分，亦最要部分，故張炎於其譜拍所述特詳，後人解說紛紜，莫衷壹是，茲爲論斷，因亦特爲辭費。大概九種譜拍之中，以法曲最爲古雅，上與雅樂較爲接近；以纏令與諸宮調最爲繁促，下與金元曲樂較爲接近。音譜約分三類：一類乃法曲所獨有，較爲簡質，猶存唐音者也；一類乃有丁、頓、住、拽、抗、反、掣、折，八項聲音，吹管者應於指，而歌唱者應於喉，以成其遲速緩急抑揚高下，除法曲而外，其餘各體之音譜中，殆皆有之，蔡寬夫所謂『音譜轉移，新奇相勝』者也：下至金元北曲內，恐亦沿襲其法不少；一類乃諸宮調所獨有，駕驅虛聲，縱弄宮調，且間說白者也。拍眼則約分四類：一類乃均拍，最慢，於前後片中或四或六或八或九，排勻其數，並可加四豔拍，則或十或十一，拍之前後復有打、敲、揩之眼，輔佐其間；一類乃依字數而分，較快，從一字一拍起，至六字一拍止，多寡有差；一類乃僅用敲、揩點眼而已，拍之名實尚未備；一類乃並敲、揩而無之，直無拍眼耳。此四類之拍眼，實全備於法曲、大曲之各遍，後起各體，祇取其密者，而舍其疏者，於是第一種之均拍乃最爲發達。論時代，原以法曲、大曲爲最早，後起各體，譜、拍兩層，大抵發源於此；而法曲、大曲之譜拍，其成就也，實受唐時邊地胡樂之影響不少。序子、纏令、諸宮調中，種種繁聲促拍，驟然而來，其爲受當時遼金元音樂之影響，則亦無待言而無可掩之事實。考南宋九種詞體之音譜、拍眼，初不料其遠源與近因，同多在外國音樂之侵入也。

最後於詞源音譜、拍眼兩節中，猶可得有二義：一乃音譜非歌者一人之事，一乃歌時按拍，並非可羞之事。詞源曰：『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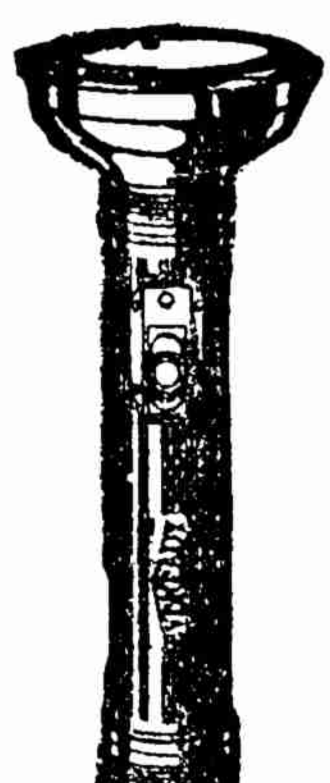
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按「聲字」謂字之四聲陰陽。）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塡一字，而不知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可歌者爲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據此可見詞在宋時，雖舊本已多不可歌者，遑論後世！當時之詞，卽能歌矣，而歌者動忘音律，甚且並忘其字聲；卽歌者所歌準確矣，而聽者復鮮知音，往往以耳代律，如其意則以爲合律，而不知正是歌者故爲宛轉牽就之聲耳，不如其意則以爲失律，而不知固爲一定不易之譜也。可見音譜一事，並不能專門責諸歌者，乃作者，歌者，聽者，三方面所當同究者焉。詞源又曰：『曲之大小皆合均聲，豈得無拍？歌者或斂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決是不勻，必無節奏。是說非習於音者不知也。』據此，如法曲、慢曲等皆以手拍者，當時歌人每以爲羞，不願以其動作示人，而有斂袖掩扇之舉，張氏則以爲毋庸，旣歌唱則應明白按拍，憚於拍則節難準矣。後人之唱淸曲，一笛而外，至少有鼓板爲具，必不可廢，非此意耶？

以上所考，限於材料，駁難多而訂正少，推想多而論斷少。用詞源內音譜、拍眼兩節，及謳曲旨要之三十二句，在原書原爲整片聯貫之文字，而茲乃割裂零碎以引之，不無斷章取義之嫌。好在原書具在，閱者可以檢核，如於上下文義之中覺此所論，有誤會失當者，加以糾正，至所願也。





EVEREADY
FLASHLIGHT



入夜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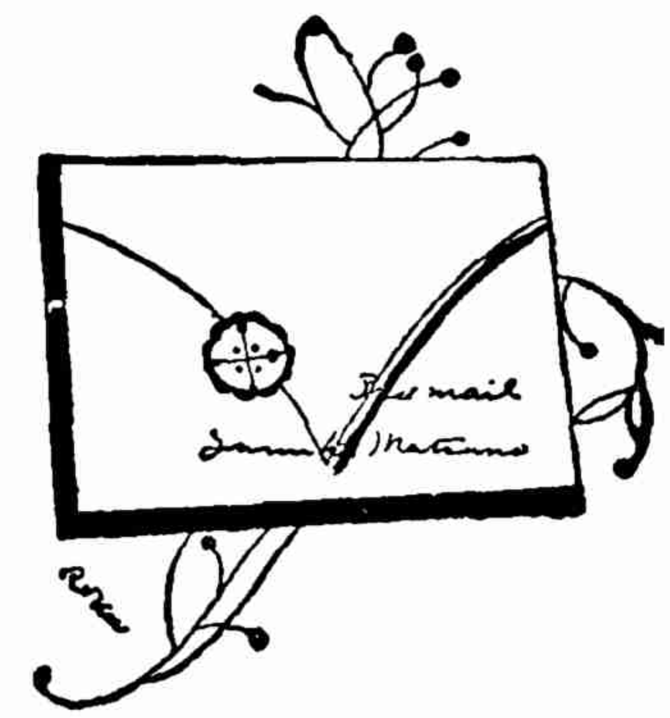
爲一身安全計
應用永備電筒

永備射遠電筒光亮力足經久耐用光度分三百呎四百呎八百呎及一千呎四種

東方795(五)

745 各處電料百貨店均有出售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



「倆」「仨」「四呃」「八阿」

趙元任

北京話裏有兩個字，一個叫ㄌㄧㄚ，通常寫作「倆」，一個叫ㄙㄚ，沒有普通的寫法，現在爲便於紙上談兵起見，姑且把他寫作「仨」。

A 第一，先說這兩個字的意義。

倆字本來讀ㄌㄧㄤ是「伎倆」的倆，與「倆子兒」的倆沒有語根的關係。現在問當ㄌㄧㄚ音讀的倆字是甚麼意思呢？尋常人看見一個人旁就想到「咱們倆」「他們倆」等語的倆，於是就說倆是「兩人」之簡稱。但是稍微想一想就容易知道這話不能成立。

第一層：倆字未必包括人字，因爲咱們雖然可以說「他們倆來了，」「你們倆別打架」但是也可以說，「這東西倆人抬不動，得要仨人才抬得起來呢。」

第二層：倆字所包括的單位未必是人，只要是數得清的，張，條，把，個，隻，頭，盞，架，……甚麼東西（無論是說出來的或是不說出來的）都可以包括在內。例如「你怎麼只拿倆茶碗（1）出來，再拿仨來！」

現在要看倆仨既然不論在人物前都可以用，而且用了過後，人物的名仍舊可以說出，不必已經包括在內，那麼再看這兩個字的用法，究竟甚麼地方可以用，甚麼地方不可以用？

第一限制：倆仨是包括「張，條，把，個，……」個體性的副名詞的，所以無論正名詞說出不說出，倆仨與副名詞兩者不能並用的。例如：

可以說	也可以說	但是不可以說
兩張桌子，	倆桌子，	倆張桌子。
兩個小孩兒，	倆小孩兒，	倆個小孩兒。
我要三隻，	我要仨，	我要仨隻。
三把水壺，	仨水壺，	仨把水壺。

第二限制：要用「尺，寸，斤，兩，點，分，秒」等數量性的副名詞的時候，就不能用「倆」「仨」。例如：

可以說：你要買三斤肉麼？不要，我只要買兩斤（或二斤）。

不能說：你要買仨肉麼？不要，我只要買倆。

可以說：他們說話，說了沒五分鐘也許三分都不到，他們就……

不能說：他們說話，說了沒五分鐘也許仨都不到，他們就……

第三限制：個體性的名詞前若是不用副名詞的，就不能用倆，仨。

ㄅ　次第數不用副名詞：

能說：二哥，三哥，二月，三月。

不能說：倆哥，仨月。

因為不是當兩個哥哥三個月講的緣故。

ㄆ　正名詞當數量的副名詞用：

能說：兩箱書，三碗茶。

不能說：倆箱書，仨碗茶。

因為箱碗在此處不當正名詞，我並不必有了三個茶碗（仨茶碗）才可以喝三碗茶。

第四限制：用動詞或動作名詞的副名詞如回，趟，下，番，句，聲，把，……時，也不能用倆仨。例如：

可以說：鐘打了兩下的時候，他才說了三句話。

不能說：鐘打了倆的時候，他才說了仨話。

第五限制：凡是鄭重一點的話，都不能用倆，仨，說很大的物件時，用了倆，仨，也不相宜。例如：

可以說：給那貓做了倆小窩兒，後來他就下了倆小貓兒。

但是不能說：政府裏有仨機關，立法，司法，行政；立法是歸上下倆議院作的事情。

總上頭所說的，就是倆仨是等於兩字或三字後加一個個體性的副名詞的思意，而在語氣很隨便的時候用的。反之，凡是不能用兩字或三字後加一個個體性的副名詞的地方，也就不能用倆字或仨字。

B　第二再說倆仨的音的分析。兩倆三仨的讀音照國際音標寫起來是

兩 liaŋ　三 san

倆 lia　仨 sa

乍一看好像加一個人旁的影響是去掉韵尾的鼻音似的。可是照這麼樣想下去就想不出是甚麼道理了。其實這音的解釋並不在這裏。試看最常用的數字當中的沒有鼻音的韵尾的幾個字，一，四，五，六……讀者試留心聽，凡是說話的口氣可以不必正正式式的說兩個，三個，而倆仨就可以行的時候，那麼同時也可以不必正正式式的說一個，四個，五個，六個。所說的是甚麼呢？乃是：

一呃(2)，四呃，五呃，六呃。

這「呃」的來源也並不難懂。在北京的ㄅㄉㄍ母本來比法文的不吐氣的「p」「t」「k」軟許多，所以細說是「b」「d」「g」音。但語音學中有一種常遇的現象，就是重輕兩音節相連，常中夾着的輔音，就會有軟化的傾向。所謂軟化，就是從吐氣變成不吐氣，從不帶音變成帶音，從破裂變成破裂帶摩擦，從破裂變成摩擦，從破裂帶摩擦變成摩擦，從摩擦

變成元音。

在北京ㄅ,ㄉ,ㄍ重音念不帶音,但在詞當中輕音的就帶音了,比方來罷〔lai bɑ〕藍的〔lan di〕能幹〔nʌŋgan〕這種的〔b〕〔d〕〔g〕都是帶音的破裂音(不帶圈兒的字母)與英文裏的無異。就彷彿美國人說 shut up 說隨便了就成 shud up 似的。

但在「一個」「兩個」「三個」……第一等常用的詞裏,這輔音的變化就更進一層了。一個(重在個字)是〔i-ġə〕。從這個變成平常說的〔igə〕,這是第一步,就是破裂不帶音變成破裂帶音了。但稍微快一點,〔igə〕又變成了〔iɡ̇ə〕,就是從舌根破裂音變成舌根的摩擦音了。這個可以拿德國的 g 字母讀法來比方。在德國標準國音介乎兩元音中間的 g 字母仍讀〔g〕音,但實際上多數人是把他念成帶音的摩擦音的。例如:

	wachen	wagen	waren
德國理論的國音	〔vaxən〕(舌根摩擦不帶音)	〔vaːgən〕(舌根破裂帶音)	〔vaːrən〕(舌尖打滚)
最通行之德國音	〔vaxən〕(舌根摩擦不帶音)	〔vaːġən〕(舌根摩擦帶音)	〔vaːrən〕(舌根處小舌打滚)

從〔igə〕變成〔iġə〕這一步雖然有抽象上的可能,但在北京因爲有一種特別的情形,這〔igə〕的讀法並不成立。因爲在北京疑母,影母開口字重讀時本是用一種極輕的〔g〕音起頭,例如:礙,愛都是〔gai〕,而輕讀時就是純元音,例如不礙事〔buai 3〕,所以一個的個雖然理論上有用〔g〕音的可能,但因重了就是〔g〕,輕了就照礙,愛例也就是純元音,所以簡直就變了〔iə〕了。上文寫的「一呃,四呃,五呃,六呃」其中的呃就是從個字變成純元音〔ə〕。

現在把「一呃,四呃」等等解說了,那麽「兩隻,三把」怎麽變成「倆,仨」呢?這隻,把等等是有點兒討厭,現在姑且把他撇開,先從個字上着想。「兩個」的第一步變化如上所說是

從〔liaŋġə〕 變成〔liaŋgə〕

這種詞音,在英文裏像 longer〔ləŋgə〕, linger〔liŋgə〕等字是比較的穩固不易變的音。但在中國大多數的方言中凡是在韵尾的鼻音念的都不着實,不是英文脚踏實地的輔音〔n〕〔ŋ〕,而像法國南部韵尾鼻音的讀法。對於這層北京音雖然沒有南京含混的那麽利害,却也要算在南法那種讀音的例內的。所以兩〔liaŋ〕字的〔ŋ〕音還沒有來的時候,〔ɑ〕音已經帶上一點鼻音,而到了〔ŋ〕音的時候舌根也不着實的頂上作一個完全的兀母,結果〔liaŋ〕字雖然名爲有「附聲」韵母的,其實一半還是普通的元音韵母的性質。現在兩字既然也算是元音收尾了,那麽同上例也可以從兩個〔liaŋgə〕變成兩呃〔liãə〕了。

三個的變化稍微多隔一層,因爲三是ㄢ韵,是〔n〕音收尾的。但因爲下個字舌根音的緣故,同化力甚大,所以就是在小心說話的時候,三個〔san + ġe〕總是說成〔saŋgə〕。既然平常都是說〔saŋgə〕,那麽就跟兩個〔liaŋgə〕變成兩呃〔liãə〕一樣,三個〔saŋgə〕也會變成三呃〔sãə〕了。

現在到了「兩呃，三呃，」但是離開「倆，仨」還不甚近似的。試再拿那幾個別的呃來參考參考。這許多呃字裏頭若是細聽起來也不全是一樣，「四呃，五呃」的呃最清楚，這是因爲這兩數字的元音最高(最緊)的緣故。「六呃，九呃，一呃，七呃」的呃就稍微開一點，因爲這幾個韵尾開一點。到了「八呃，」八字的韵母是再開沒有的了，〔pɑə〕當中的〔ɑ〕跟〔ə〕都不是高元音了。大凡兩個元音相連，其中兩個都不是〔i, u, y, ɯ〕等高元音，結果就是得一種打了呵欠關不上下巴的感覺，西文叫作 hiatus，這類的組合都是不大穩固的，所以遇到了八字，呃字也同化了，結果八個仍舊變回了一個八字，不過音稍微長一點，或稍微現一點複合元音的性質，彷彿是〔pɑɐ〕似的。但是因爲「八阿」太像一個單八字，所以沒「四呃，四呃五呃」用的那麼多。

現在既然明白「八呃」不穩固而變成「八阿」，那麼兩〔liã〕，三〔sã〕的〔ɑ̃〕〔ã〕也會把呃字的音變成阿字，於是得「兩阿」〔liãɑ〕「三阿」〔sãɑ〕，但在聲韵系統上〔liɑ〕〔sɑ〕像字成話一點，所以最後就成倆仨兩個很穩固的式子。

再進一步，上文已說過，倆，仨只是很隨便的時候才用的。大凡說話極隨便的時候就不大用張把尾盞等字，只要是數得清的東西，都可以用一個個字概括之，所以呃，阿等字並不是有張，把，尾，盞等字的資格，乃是因爲：——一張凳子，兩把茶壺，三條小魚，四輛車，八枚銅子。

可以說：——一個凳子，兩個茶壺，三個小魚兒，四個車，八個子兒。

所以也可以說：——一呃凳子，倆茶壺，仨小魚兒，四呃車，八阿子兒。

總結起來說：倆，仨不是兩個特別的字，乃是跟着平常的語音變化，照下列次序變化出來的：

liɑŋə̊>	liɑŋə>	liãə>	liãɑ>	liɑ.
兩個	兩個	兩呃	兩阿	倆
sɑŋə̊>	sɑŋə>	sãə>	sãɑ>	sɑ.
三個	三個	三呃	三阿	仨

照這看法，無論是

一呃，倆，仨，四呃，五呃，六呃，七呃，八阿，九呃，十呃都是要當一回事看的。

至於用法，可以說在隨便口語中，凡是安得上個字的，都可以用以上呃，阿諸式；又因爲在隨便說話時張，條，把，扇……都可以混稱爲個，所以呃，阿諸式也可以代那一類的字。

末了，關於上述的種種變化的程序不過是一種就事實的分析與比較而推測出來的解釋法，並不是根據史料而重建出來的倆，仨史。例如兩個〔liɑŋə〕跟倆〔liɑ〕都是現在的活語，並不是兩個死了然後產生出倆來的。不過照音理上看，我們可以看得出倆比兩個是新一點，而且推想得出大概是經過甚麼樣的過渡式而成的罷了。

(1)注意：是倆茶碗，不是倆碗茶。(參看下文第三限制文。)

(2)留心「呃」字不是重念的有喉部破裂音(古影母)的呃字，乃是一個純元音的輕聲字，與一，四，五，六等數字尾元音相連。一呃，五呃，六呃彷彿跟英文的 ear, poor, mower 的尾相似。



她所需要的丈夫

息影

湘城曲園的三樓大廳，在四月十五這一天的上午九點鐘，便有兩位客人坐地因客人的面部表現着有一種嚴重的神情，於是使這間大廳中的一切也都變爲嚴肅的了。本來這都會中生活慣了的居民，早晨上茶館，是很自然的；進酒館，便成爲例外了。何况就這兩位客人的丰采，語言，衣着，動靜上觀察起來，這時光便不還是高枕酣睡，也該是坐在辦公室裏的人。所以閱人多矣的堂倌們，對於這樣早降的客，很有幾分覺得詫異；一片超於「加一」小賬慾望的心腸，使得他們伺應的舉動，在這不須忙着兼顧別室的機會裏，格外的輕巧靈活而周到；表面上似乎是恭敬客人，兩隻耳朵正想儘力張大，聽一聽客人談論中關於女子的新聞。可是那在躺椅上半歪着的西裝客人似乎感覺堂倌們有些礙眼了，當那位正站在廳中的老人問到『你們究竟也有沒有不衝突的時候』一句，使揚手叫堂倌們退去。

這西裝客人便是今早這一種宴會的東道主。一副像是久浴日光的顏面，排列着頗端正的五官；雖然嘴唇較厚，兩耳較張，但是黑白分明水盈盈的雙眼，含有很充足的精神，也足夠抵償這個缺陷了，何况有眞如懸膽一般的大鼻子，更可增加不少的丰采呢。提起他的大名，便是和這一次請客有極大關係而湘城婦孺皆知的『秒志道』三個字了。

他眼送堂倌遠離大廳之後，着力把後腦在椅枕上抵了一抵，伸出舌頭潤了一潤他意以爲甚焦的嘴唇，咬緊牙床吞嚥了幾許口液，轉眼對着那背手在廳中徘徊的老人，開始揚起眉頭答話：

『結婚以前，是絕對沒有衝突；結婚以後，是第二天就起衝突。』

『然則夫婦之道呢？……就是那一回事。你明白嗎？』

老人立定脚對他笑迷迷地瞅着，等他的回答。他閉眼掄了一掄指頭，帶笑說道：

『算起來結婚有八個月另十八天，同床只不過十幾天；說起那一回事嗎，……除了結婚那一晚她不算破勳以外，前兩回請客開談判之後沒有表示拒絕，此外；……此外，可以說是沒有那一回事了。說起來可笑得很，有幾回打架就是因爲這個……』

「這個，」老人更走近他身前一步說：「這個眞難爲了你這體育家了！我起初看見她的時候，在她的眉目姿態間，腰肢的曲線中，以爲她是一個最合於你所要求的婦人了。你想，你那個伍穆蓀是不是死在你的性慾過度的要求上？」

老人見他口角現出帶有羞慚意味的笑容，便拉一張椅子接近他坐下，繼續說道：

『憑你的良心想想罷，伍穆蓀在沒有結婚以前，是怎樣健康的身體？和你組織家庭以後，是怎樣的爲你打算。那時的你，只知道圖你的滿足，那裏管她的死活呢。現在姚湘寶對你這樣一來，簡直是……』

『簡直是怎樣？』黎志道因老人頓住話頭而驟然大笑，陡然也坐起身來，急亟的追問。

『簡直是替代伍穆蓀報仇的！你想想，你最初那兩個妻子，那一個及得伍穆蓀來？她爲你生了那樣一個可愛的孩子；她把自己幾年辛苦教書時蓄積下來的錢，全都交給你；她病到七八分深了，還不肯僱工，爲你省着。你對她呢，在她死後沒有半年，便結識了這位姚湘寶了。第一，你說爲小孩子不能不有一個母親照料，好了，現在小孩子還是寄在他外婆家裏。第二，你說爲家庭不能不有一個主婦，好了，現在這主婦她爲你管家事嗎？你有甚麼難於忍耐的地方，那樣急亟的再娶親呢？現在你的目的達了沒有，你的……』

『這些不用再提起了。』志道重新又躺下去把兩掌蒙在臉上說，『去年在保國會認識她的時候，聽她的說話，看她的舉動，以及對於會務的熱心，對於我的友誼，眞是有很多地方像我那穆森的。我因她想到穆森，因穆森感到痛苦，感到獨身的寂寞，便在她每次偕同我做事的時候，動了娶她的心了。我究竟也是很愼重很周密的考慮過的，我探過她對於居家，教育兒女的意見，她發表不滿後母虐待前兒女的議論，是那樣醉人的。所以我大膽向她求婚了。

『她對於我的求婚，是那樣表示滿意；談到養護三歲的小孩子，她那樣慨然引爲自己的責任。那時她又哪一件事不好商量？就是到結婚那一天，爲婚書上一個主婚人的問題，又是那樣的委曲求全，難道說對於我不好？就是到今天……』

堂倌引兩位客人進來，打斷了他們的對話。寒喧的套話還沒有收科，接着樓面忽起一種較重的震動，又到了一位高聲嚷叫的胖子。他的脚還隔廳門十來步，便嚷着：

『老黎，我沒有喝到你的喜酒，倒來喝你的離婚酒了。我本來是不願意來的，因爲姚東慈說這一位姚湘寶女士大有瞻仰瞻仰的必要，所以我便來了。其實，手續費是不能少的，你請我也是和請別的律師一樣。』

他隨說隨笑隨喘隨走，抓住一條面巾，左右不定的在廳中亂轉；直累得個堂倌跟在他身旁，由於他手臂的伸出收回而接了幾場空，最後還是志道喚起他的注意，纔把面巾重向短鬚密叢上抹了一抹，纔把堂倌放走。而他當接得志道遞過來的一支香煙時，又忙着向老人招呼，用交際

家的聲口說道：

『有陳老先生在這裏，今天的事就容易了結了。我聽說受益先生在他們以前兩次談判，全都在場，可是嗎？』

『是的，』陳受益揚手道，『不僅我在場，這一位劉先生也是與聞的。』

『那更好了。劉先生，我們是在那裏會過的呵，這一位還沒有請教尊姓？』

『這是，』劉說，『張慕陶先生；我給二位介紹，這是大律師婁伯清先生。』

於是他的久仰的話又來了，大廳中有他這肉球一般大胖子一轉，頓覺生氣盎然。志道有點着急了，親自下樓到賬房中打電話催客去。由於張慕陶的提起，婁伯清便與奮地轉述去年姚湘寶要挾姚東慈代替主婚的故事。他說：

『東慈對我很懊悔地說過：他以爲那時候，若是決然不肯去充那一次滑稽的臨時家長，或許他們竟因手續不全而不結婚，豈不是免除了今日這一番麻煩嗎？

『最神妙而爲人所料想不到的，是東慈和湘寶從來不相認識。一個湘東，一個桂邊，路隔千多里，從開族以來，沒有生過何等關係，這又如何去充主婚人呢？據說：他們的婚事已經預備齊全了，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在男的方面，忽然固執的堅持非由家長主婚不可。這一下子可不是使她爲了難了嗎？雖然母親還知道有一個，可是路隔幾百里，沒有飛機火車，一時那能趕得上婚期。莫看她雖然也是一位交際大家，可是在這城裏却未曾預備在先認識一個同姓的人，做此刻主婚的家長用。於是喪氣極了，兩三天也不快樂。不知如何纔想到三年前的一個同學身上，似乎曾聽說是嫁給一個姓姚的男子，便忙着設法打聽了那同學的住址，忙着用萬分誠懇的意思去拜訪那同學，證明了確實姓姚，便忙着表示請這同學的『板凳』充一回臨時家長。自然東慈對於這突如其來未經人做過的事，不肯答應；便是東慈夫人也認爲這想入非非的辦法，不大妥當。無奈她好容易找得了一個可以稱爲有關係的同姓男子，怎肯輕輕放過；末了，更表示要挾起來。她用「如東慈不去主婚，她便把這婚約解除」的意思糾纏東慈夫人，用舊同學的感情哀求東慈夫人。結果，居然如願以償，不僅得了家長，且得了個哥哥，且得了發親的一個女家。然而東慈究竟有幾分感覺不自然，當他在那印製精良的婚書上蓋過了主婚人的印章以後，知道這一場第四次娶親第五次嫁人的莊嚴而堂皇的結婚大典已經完成，便逃了筵宴間坐首席的拘束，不告而去。』

本來以辯論做職業的婁伯清是善於遣辭的，何況志道不在樓上，他更毫無顧忌的形容。再加上肥厚的頤顎因眼光要遍顧各人而左右移動，使幾與頭顱等粗大的頭項肌肉因此左一凸右一凸把衣領擠動；嘴角因一串的話說得太長久，而積聚起白沫；鼻毛因呼吸的困難而大肆擺搖，鼻端堆起一層汗珠；一隻手在空中畫圈，一隻手在大腹上撫摩，這些可笑的形狀，隨着他的帶喘的話聲，刺激到各人的視聽兩覺官中，禁

不住全起了笑神經的反應。

一個初到的王樂生笑着向陳受益說道：

『幸虧他還不知道下鄉去那一回事；若是他知道了，還不知要編成甚麼樣的新聞呢。』

『我怎麼不知道。』婁伯清大笑着繼續說道，『黎老太爺一團高興，在城裏吃喜酒，看見了花一般的新媳婦，當天趕路下鄉，督率家人，打掃屋宇，預備酒席。鄉鄰戚友，都是欣然道賀，預備看一看這個才華出衆的新娘子：老太太更覺得兒子娶了一個城裏能辦大事的姑娘而十分愉快，眼巴巴從老太爺到家說起時懸望起，一直望到半下午轎子到了門前，幾乎把心從喉頭喜得跳出來。腳趾縫裏也充滿了輕鬆興奮的歡樂，忙進忙出捧着新娘子的手看看，跑到廚房裏催催，簡直一刻也沒有停步。她深怪老頭子老胡塗了，爲甚麼把請客的事改在今天。

『原定的計劃，是結婚第二日下鄉家宴，第三日請客的。無奈新娘子一腳下轎便表示隨原來的轎子進城去。好容易志道先生把她勸得和家人見過禮，走進老太太費了極大的精神和功夫所布置的新房，未曾落坐又表示要走。這可把新郎官爲了難了，一面去和老太爺商量，一面又要來安慰解勸新娘子。幾次堂上閨中奔走的結果，纔一方面許可暫留一宵，明早僱轎上省。一方面把家宴鄉宴合作一時間，登時派出幾個人去各鄉鄰戚友處催請。巧妙的文辭，是『新郎新娘都因爲省城裏保衞會的公事太忙，不能久在鄉下耽擱，明天的午酒，改在今天晚上』又因有幾位年長的姻親長者，住在五六里以外，事勢上不便晚行，又一面派出轎子，一面預備床帳，眞是忙得個不亦樂乎。新郎公眼見家人的忙碌，頗有一點下不去的意思，也抽身到堂上幫着料理；他絕沒有想到他這一位新得的夫人居然在他離開的一霎時中便決然逃走。他慌了，忙忙稟過堂上，帶個人向市上追去。追到市上一打聽，果然她老人家已經自己僱乘轎子，趁夕陽影下上省了，便也僱乘轎子向上省的大道上再追，叫跟來的人回去報告老太爺。老太爺勉強打起精神，招待了那興高采烈必恭且敬大遠跑來看新娘子的幾十位賓客，更巧妙的托辭，是「保國會疾足專人來催他們兩夫婦上省，說是有十分緊急的事，等他們去辦，所以不能等到和衆位相見」這樣的話，不僅可以安慰客人們的失望，還使客人對於老太爺起一種「有福呀」的欣羡……』

『這就不是話了。』王樂生說，『那一天吃酒的鄉下人心思你都知道嗎？太不是話了。』

陳受益撚鬚含笑向王說道：『這是你請他編的，何能怪他。』張慕陶却說：『這縱然不是事實，也能入情入理。』而陳又反過來正色道：『事情是眞的，不過不一定是他這樣所說的情形罷了。』這時黎志道在他們混亂的談話中含笑走上樓來，向老人陳受益說道：

『電話剛纔打通，何玉潔已經到了那裏，說是立刻就陪伴她來。』

『我且問你，』婁伯清插嘴說，『你今天請我們是僅僅做證人，還是要幫助你說話？若是幫你說話，就很有一點兒近乎仗恃人多欺負女子

的嫌疑。』

王樂生聞言把兩肩一聳，舌頭一伸，擺了兩擺頭，接着用驚嘆的聲調說：

『欺負女子嗎？我們今天不被她欺負，就算是萬幸了！你看，你看志道現在的左耳根後頭，不是還留下一個傷疤嗎？呵，受益先生，你說是不是？』

『的確！』受益先生搖了搖腦袋說，『這個婦人，很是不可以輕視的；差不多的人，一個不小心，常常容易被她說得啞口無言。今天的事嗎？且看情形，若是志道自己說她不過，沒有法子，不能不仰仗諸位，大家都來說一句公道話兒。我是兩次領教過她的辭鋒了。說起來，她的話比誰說的還中聽，似乎是很明理很有閱歷的一個人。

『志道為她，現在已經虧空了不少的債了；所以今天第一要緊的，就是不要讓她再訛詐了錢去；第二很難斷定她不又是照前兩回一樣，很漂亮的表示她口頭上的懺悔，要求打消離婚的提議。她的懺悔，是不可靠的，最可怕是她的毒手打人：現在志道耳後這一處傷，大家看見了，不知她打人更不擇物件的，新婚的第三天，床上一翻身，衣服也不穿，赤身露體，抓得一隻皮鞋，沒頭沒臉的就打。我很贊成他們離婚，就是為怕她把志道打死。……』

說到這裏，他站立起來，讓各人的喧笑聲靜一靜，繼續又說道：

『本來夫婦間鬧事，我們只能說合，斷沒有幫助男子脫離女子的道理。不過志道太可憐了。去年熱天裏結婚以後，因為常常在家中打架，很耽擱了不少的功課，所以本學期各校的鐘點有一半請了別人。諸位請看他現在的模樣，還是以前那樣強壯的嗎？衣衫呢，不用說她不肯給縫縫補補了，還要常常給他撕扭得不成個衣樣；家具呢，不用說不肯使用普通的了，無論如何精緻如何貴重的東西，打溜了手時，專找這些不可一日缺的東西搗毀；每個月收入的薪水，全給她還嫌太少，拿着他的圖章代向學校中預支去。幾乎把志道的信用破壞了個乾淨。大家請想想罷，這種情形還能長久下去嗎？

『據志道自己說，他這一次的確下了決心，絕對不再被她搖動心情了。可是他是一個太忠厚了的人，不會立刻辯論出一番有力量的話來，所以要請大家幫一幫助他。』

他說滑了嘴，一口氣發了一大篇的議論，這時又接着向志道叮嚀道：

『你記着，若是你當不住她的花言巧語的時候，你只摸一摸你耳朵後頭的傷疤。你最好是不說多的話，只提起必要離婚的話，讓諸位大家來替你說。她也不說甚麼呢，更好；若是她講到別的要求，你就把你們那些事情通通說出來。……』

『看不出陳老先生倒是志道先生對內交涉的總參贊呢！』

於是滿廳的人在斐伯清這一句皮科聲中全笑起來。

時鐘的擺動並未曾變更常度，可是他們在嘩笑中聽到敲十二下，彼此在相顧無聲中，似乎都感覺鐘的時針跑得加快了。王樂生更不信任

的掏出表來對了一對；劉張兩人私下詫異這姚湘寶為何不見到來；婁伯清却因鐘聲而表示肚皮已餓；陳受益便主張先開一盤點心來充飢。並且又用不信任的聲口向志道說：

『十一點鐘是她約定的時間嗎？還不知道她來不來呢。你自己去催一趟罷！』

『剛纔的電話裏已經說明了馬上就來的。』

志道緊蹙眉頭說着，因見各人都帶着不安的神態在廳中亂轉，便走近廳角，右手伸到架鉤上掛着的帽子邊上，忽聽得王樂生輕輕叫道『來了，』便縮手扭回頭向門外張望；接着又聽了婁伯清問王樂生『就是剛剛轉過二層樓梯的那個人嗎』一句話，忽然從灰而黯的面膚下透出殷殷的紅光來，一挫身坐得椅子發出不能禁受的聲響。各賓客陡然從椅子聲中發現主人的變態，也彷彿自有所警而悄然相視，雖然大家確實是站立在堅牢的樓板上，似乎都現出履冰臨淵的神氣，這或許是因為先時太騷動了而起的反應罷？廳中頓回復到九點鐘晨光的嚴肅靜穆的狀態中。

婁伯清在伸首廊欄邊俛視二層樓以後，更退到廳中一張擱茶碗的桌子角邊，端起一隻只餘殘瀋的蓋碗，伸直頸子嚥水。他這大概是想借着茶葉的濃汁代酒來興奮神經，使得辯護的時候膽氣更壯罷；但是他却把臉正對着牆壁，大有先使他那肥大的背部先朝見這久震大名而尚未識荆的女豪傑的意思：不過他的一雙被肌肉擠小了的眼，却努力

睜開在抬齊耳根的臂膊彎中斜斜釘住大廳的門口。

這時廳中肅靜到呼吸相聞，各人都像觸了電似的木木然站着不動。遠遠的梯級間那輕而脆的瑣碎步聲漸漸聽得清晰了；堂倌之一的粗濁的『大廳十五號』應聲，隨婉妙的『黎先生在那一間』問話的音波後面而起。於是兩個天嬌的倩影，出現在與梯口對立的大鏡中，陳受益老人的翳鬚縫裏便發出帶笑的歡迎聲來，廳中各人也跟着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活動。

『呵！陳先生，王先生，劉先生，張先生，候久了。』

在姚湘寶這種招呼聲中，婁伯清已經放下茶碗轉過身來，經黎志道的介紹，他覺得眼前陡然光明了許多。果然名不虛傳，但憑那一雙的溜溜的眼睛，已經把聰明的慧根告訴對面的人了。年紀若憑面貌來測斷，應該是只得二十二三，決沒有誰敢相信她已經是三十上下的人；肌不豐而又不顯然瘦弱，嫵媚中帶有幾分剛強的英氣，因修飾的入時，掩住了許多不耐細看的缺陷。若不是腦筋中先有那個可駭的印象，這時的婁伯清眞將有些作冥想了。

片時的寂靜，因堂倌來請示開席而破壞；略略互讓之下，便在上第一道熱菜前相將入座，酒杯一舉之後，八個心情不同的人，居然一致的伸手去拈碟中的杏仁。

主席上的志道，屏息靜氣把眼注在受益的臉上；受益却擎着酒杯，行所無事的，不一定向誰人的說些不倫不類的閒話。姚湘寶則隨時從各

方回應受益的發聲處向各人臉上打量，並且還偶然側過臉去低聲和何玉潔說兩句旁人聽不清楚的話，而引得玉潔時時把臉仰起來搖開覆額的短髮，咬着輕顫的嘴唇微笑。對座的婁伯清駭然了：以爲一個女子，對於這樣重大事件，態度能如此的鎮靜與安閒，確是出於他的意外。

『肫肝這樣東西最好下酒。』

陳受益開開說着，笑着，婁伯清却從伸在桌面上的各條手臂縫中，透視過去欣賞那整齊潔白的牙齒，以及頰間以時旋起的笑渦。一會兒，堂倌上過了第一碗大菜，志道霍地站立起來，舉杯將要說話。但是在他開口之前，姚湘寶早已先從容說起來：

『我們家裏兩個人的私事，今天又驚動衆位先生了，實在是對不起得很，我來敬一杯罷。』

『我是小小的便嬌養慣了的，皮氣本來很壞，我是知道的，也常常記得要改過。可是事到臨頭，又不知道忍耐了，一句話不對，我就動氣。志道也知道我的脾氣，可是他也不能讓，所以極容易吵嘴。這簡直是笑話。他有時眞生氣了，動手打人，也是我不肯認弱，不免回手也打起來……』

『我先動手打你嗎？』志道的眼睜得圓了，受益連忙搖手禁住他。而湘寶却依然洋洋不睬，用更和婉的聲音，說她的話：

『男女平等，婁律師，是不是？我不能做一個奴隸一樣的人，由他橫蠻不講道理，由他任意的欺負。然而我還是讓他一手，每回他鬧一場以後，總是我躲避他的凶橫。若說我脾氣壞，試想幾個月的夫婦，豈沒有一點愛情，他動輒就要離婚，這不是欺負人嗎？明明知道我現在還沒有獨立謀生活的能力，一離婚就是致我的死命；請衆位先生替我想一想，我能夠不生氣嗎？我能夠由他這樣挾制我嗎？

『去年在保國會的時候，我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眞實的愛國志士：名譽又好；做事又熱心；學問也不壞；對我又那樣的好；看了他對伍稼森印的那一本「回憶錄」想必也是一個深於情的人；所以我在他向我表示求婚的時候，不覺犧牲了不再結婚的主張。

『後來預備結婚的時候，我萬不料一個擔任了幾個會的會長幹事的人，有那樣多的俗氣；他要買的木器，沒有一樣替我想一想的：譬如床罷，不買好的銅床，也要一張好一點的鐵床，纔像個樣子呀；他連一張勉強像樣的參西式木床也嫌太貴呢。譬如衣櫥兩個人難道一對也不要嗎？他死也只肯買一張，那時候，我眞氣壞了；若是他在我的地位，怕不是就要喊「算了」嗎？我忍了又忍，退一步做省儉的想法，將就了他。好了，我一切將就他，他倒欺負人了。

『我長了二十多歲，就是怕過鄉下的日子，鄉下人，我一見了就有氣，他不管人家怎樣，結婚的第二天，強迫着叫我下鄉去；可憐，鄉下那個樣子，他還強迫着叫我在鄉下住兩天。我那樣的要求他，他一點也不原諒我，一定要住下。那一間土牢一般的陰氣沈沈的房子，那一張煙燻蟲蛀、了幾十年的老式朽床，讓我一個人坐在那裏，我忍不住走了，他還怪我不好。

『我眞是有苦沒處說去，我沒有一個親人在這裏，同學的自然親密了。我悶了三天，正好一個同學的來了，我就留她住下談一談話。那簡直是犯了不知道多大的罪了，第二天一清早就跑進房來，不管人家穿衣沒穿衣，掀開帳子就尋人吵鬧。……』

志道幾次張吻吞沫作勢待要說甚麼，全被受益搖手禁住。這時忽然一句話衝口而出，幾乎引起湘寶的氣來，婁伯清忙道：

『照法律你應該讓姚女士說完了你再開口。』

大家也七嘴八舌的亂話，於是志道便在這解勸聲中低頭坐下，湘寶纔散去了臉上由怒激起的紅暈，停了一停，再說道：

『這不是嗎？請衆位先生看看，他就是這樣急燥的。我最心恨的就是他這不講道理。

『我因爲他這樣不講道理，所以常常走出去特地避他一避；我走的盡是同學的家裏，我並沒有在外面胡鬧，我是很自重的，我在保國會裏那樣久的日子，他是知道的，幾多的人對我這樣那樣，我不是一個也不理會嗎？那時候我一個自由自在的人，我要多少男朋友就是多少男朋友，有誰又敢干涉我？我那時候正經，忽然這時候就變壞了嗎？他也不知道是聽了誰的瞎話，栽了一些是非根子在我身上。

『是的，從前我是被別人拋棄過的，的確是有幾次，我也不隱瞞。我是行得正，站得穩，沒有對不起人的事，那一回也不能怪我。現在我就自己再說一遍：頭一回，那男子沒良心，把我丟在學校裏，他逃走個一去無蹤，反給我拖上幾筆債；第二回梁全義自己荒唐賣了腦殼；第三回那議員欺騙我說沒有家小，後來憑空忽然來了甚麼大太太；第四回那承審員，他把官去了，反倒不讓我讀書，不讓我同同學們來往，我能夠受那種氣嗎？這些事，那一件怪得我來？

『男子，是一個人，女子，也是一個人；一樣的呀！男子可以有朋友，女子就不能和同學的親近嗎？男子該有知識，該讀書，女子就不該求知識多讀書嗎？

『有的人，不負一點責任，隨隨便便的說我破壞我，我是很傷心的。

『他和我鬧的時候，沒有一回不是極力的忍耐住，我一點也沒想到脫離。是的，別人早就說了，「你和他一定不能長久」，我當時聽了，心裏是很惱恨的；後來一想起來，是很害怕的。』

她從容不迫抑揚她那如音樂的聲調，說了這一大篇，說得滿座的人不敢正眼望着她，且時時齊把眼光照射着志道臉色的變化。她於是端起杯子再請大家喝酒，隨後，正色對着志道用極莊嚴而誠懇的態度說道：

『好了，我的話算是說完了。你有甚麼說的呢？你不過又唱那一套老調，請客來講一回道理要離婚了。可笑，你把離婚看得這樣容易！唉，幾個月的夫妻，眞正是一點感情也沒有嗎？你不是對我說過，一切的事，全都原諒我嗎？唉，你說，你憑良心說一說，想一想，「只要你改過，我一切都原諒你」枕頭上的話，不是你說的嗎？……我只要醒了氣，總是原諒你的，

這個你知道。』

起初誰也沒有料到她是這樣一個說法，休說志道像是有一點兒氣餒，呆呆地坐着做聲不得；便是各賓客也都失了主意。幸虧陳受益一隻手儘力在耳後一抓，婁伯清回過味來哈哈一笑的結果，纔把志道從椅上促起而發言：

『今天，我沒有多的話說，也不願多說甚麼空話；只是很簡單的，請求何女士，陳先生，王先生，劉先生，婁先生，張先生，幾位做一回證人，證明我和姚女士的婚姻關係，從今天起脫離……』

『眞的你還是這樣說嗎？』湘寶笑道，『我的話說在前頭了，我請問你我犯了甚麼大罪？』

『各人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我現在斬釘截鐵決定了非離婚不可，又何必多說。』

『那又何必不說呢？』

『我也不說你甚麼不好；只是你那些舉動，使我受不得。你我既是夫妻，應該同住在一處的，你却只有朋友同學，把我擱起。你的同學來了，一定要我讓床鋪給她睡，你算一算，你在家的時候，我在自己床上睡了幾晚？』

『這個只能怪你沒有租得大一點的房子，沒預備了客房，自然由你讓開，難道女客來了，可以同男東家一床上睡嗎？』

湘寶說着自己先笑了；何玉潔笑得伏在桌上；婁伯清笑了半聲，因陳受益向他瞪眼，便咬緊牙關把頸喉皮漲得顫抖個不住；王樂生張慕陶却借離座取香煙把笑容藏住；劉先生却一味品評菜的滋味。志道當然不能不和她繳辯：

『你這就更不像話了。女客又不是從遠處幾十里幾百里來的，本城有住處的人，爲甚麼不回家去？並且你們……』

『並且我們怎麼樣？』湘寶突然站起，將雙手扶住桌緣，催道，『說呀，說呀！』

『並且你們差不多整夜不睡，咕咕噥噥，鬧得四鄰都不安靜，那天早晨，我實在聽得過意不去了，走來看看，誰知你們倆直一絲不掛的抱在……』

『這算甚麼呢，不過是互相親愛，她又不是個男子，誰叫你掀起被去看呢。』

『好，就算你們是親愛，也不過偶然如此罷了，爲甚麼幾乎要天天夜夜在一處呢？她一來一住幾天，你一去一住也是幾天。家裏的事，一點也不管。』

『衆位先生聽罷！』湘寶憤然說，『他結婚的意思，就是把女子當奴隸，要把「家」這個「枷」枷梏在女子身上，束縛她的自由。他也不想想自己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了，你不怕對不住你名片上排列的幾行職務嗎？社會上這樣一個有名譽的新人物，對自己妻子這樣的不解放，這是保國會執行委員的話嗎？這是……』

陳受益畢究忍耐不住了，半立起身搖動雙手向湘寶說：

『他本來先頭不願意多說你却要他說；他說了，你又不讓他說；像這樣，要我們來作甚麼呢？』

於是湘寶陡然變色，兩手一使勁，幾乎把圓桌面子掀起來；若不是婁伯清在對面按住，至少是潑了剛正上桌的那碗泡雞湯。王樂生忙着解釋，劉張二人却勸酒勸菜，算是把她的一股怨氣，在混亂中稍稍平下了一些，一扭身坐下，說着：

『好罷，要離婚就離婚，不過就是這算一聲喊了就算數嗎？』

志道又忙着表白爲結婚以來所損失的金錢；何玉潔却搶着說出一段話來。她的意思，一面很贊成志道最初的幾句話，既然要脫離，何必多說是非話；一面又極稱贊湘寶的見識，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一個人。她道家庭是建設在同情的互相需要的上頭，現在黎與姚的意見既然不甚相合，離開了，免得彼此不方便；若是到將來，有一天都感覺到仍舊是原來的兩個人比較上好一點，那時再結合，也還是一樣。她把這個意思，從容的，和婉的，反復詳盡的說了出來，使得在座的各人，全都欣然色喜，點頭不住。末了，她又補足她對於今日離婚的意見：

『大家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就完了事了。這不是我偏向湘寶姊姊說話，實在她不過是一個職業學校的學生，生活能力，當然還不充足。雖然說今日的男女都一樣是人，到底黎先生生活能力要強得多。這就不能不按照習慣，請黎先生預備一筆款項，借給湘寶姊姊讀幾年書。除開她在最近另外和人結了婚，當然停止供給以外，在她能力沒有充足以前，不能借故停止。這個，不用說你們還曾經發生過愛情，就是在友誼上也應該量力幫助呀。』

婁伯清彷彿和聽音樂一般的屏息凝神，所以他首先鼓掌贊成這種說法，而對於經濟上的條件，却以爲就志道可能的情形，不能不加以修正。湘寶當然還有些表示不滿。王樂生主張無條件的離開。只有陳受益撚住鬍鬚想了半天；又和志道暗地裏作了一回商量；再叫開何玉潔作一度接近事實的意見的交換，末了，纔決定黎志道因不能繼續爲經濟的擔負，願把從結婚時起所有爲組織家庭而置備的一切東西完全由姚湘寶收用或處置。這辦法先得雙方的同意，在衆人七嘴八舌亂說閒語的時候，重新用公開述了一遍，並且照手續辦了，由大家簽署了名押，很神速的完成了這件大事。

姚湘寶這時節的態度，沒有以前的自然了；尤其對於對座上那胖子婁伯清的注視，不大滿意，便不等候到上點心，托故邀玉潔先走。

當志道送她們下樓的時候，陳受益乾了一杯酒，說道：

『萬幸，萬幸！想不到黎志道不再花費一個錢，居然脫了禍根。』

『我看她原來也不作再要錢的想頭了。』王樂生說，『先幾天我曾聽得說，她自己對人述後悔的話，她萬不料志道沒有多少錢，又見了鄉下那種簡單樸質的情形，和她夢想的無一處不相左，早就不願意同住了。現在志道的經濟狀況，她已經澈底瞭然了；最近各方面的打擊，志道

又不能在社會上做顯然的活動，她更不高興……』

『這話有毛病，』張慕陶說，『她剛纔不是還表示不願意離婚嗎？』

『這個也是眞的，』陳受益說，『她從前似乎常對別人說過，她說她看志道爲人忠厚，做事肯負責任，將來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業出來，這怕不是她又捨不得脫離的一個原因嗎。』

『然則志道將來一旦春風得意陞官發財了，他們是依舊可以復合的了。』

陳受益夾住一塊蛋糕正向嘴裏送，聽得婁伯清這樣說，便對他連連搖頭，表示否認，隨後嚥下點心，長嘆了一聲，說道：

『總而言之，她和那些女朋友要好的程度太希奇了，在夫婦間終久是一個障礙。』

陡然，大家因這一句話若有所觸而相對默然，大廳中又回復了嚴肅靜穆的狀態，雖然這時候別的房間裏已經漸漸集聚有許多愛嘩笑的飲客。

（R）

幻想之由來（創作）

徐雉

落日已沈入金色的影中；晴空滿綴着帶沈默之翼的衆星：疲倦的淡月，也漸漸地從懶懶的白雲裏探出頭來。那時夜之神披着黑色的長袍，姍姍地走到這世界上來。她手裏提着一隻燦爛的小籃，是用一條條星和月的光線編織成的。從這籃裏，她取出無數美麗的夢，一顆顆的分給那些沈埋在睡之谷裏的人們：使老年人夢着他孩提時的搖籃；少年人夢着他遠在天涯的戀人；小孩子夢着他童話裏美好的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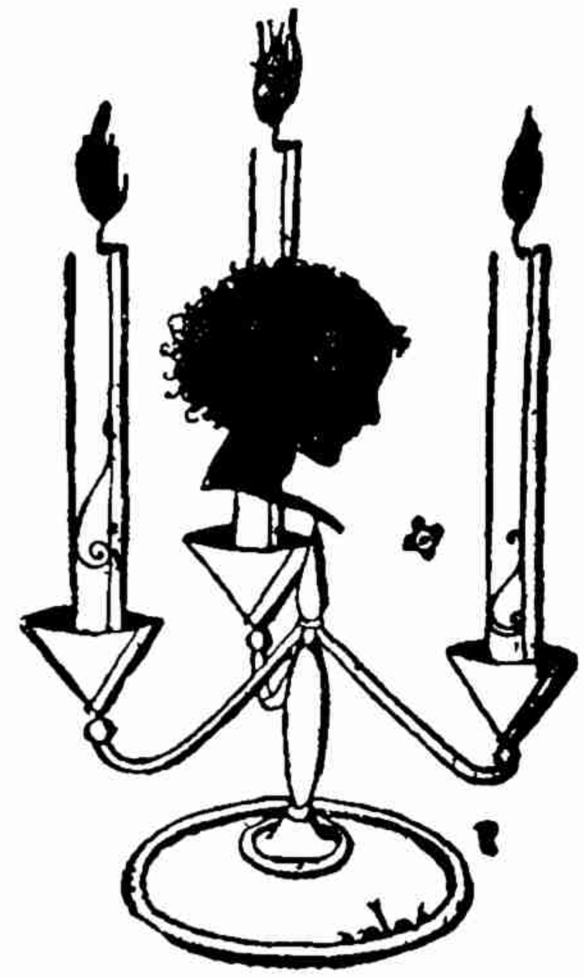
但在淸露冷凝的黎明的靜謐裏，夜之女神知道她是不能再留了，便輕輕地從人們的兩眼裏把夢偸了去，依舊一顆顆的放在籃裏。當人們驚醒時，她早已不知去向了，而且誰都不知道她把那些夢藏在什麽地方。

當夢從老年人閉着的眼裏消失時，他夢裏的笑容便立卽隱去；夢裏的搖籃，也一霎時變做一張掛着幃帳的臥牀。少年人在夢裏正和他的戀人擁抱着狂吻，醒來時口角還留着餘香；想要再繼續織他的夢呢，而刺眼的太陽光，和噪雜的鳥聲，又使他輾以爲側的睡不着。小孩子本來好好的住在一座七重庭殿的宮中，聽王妃講故事；但不知怎的，忽地那位尊貴的王妃不見了！他轉反這一定是被睡在他身傍的母親藏過了，便哭着問她要。

從此以後，世界上的人們個個都讚美夢，讚美夜之神，讚美那泱泱的黑暗，而一面却極力詛咒光明，詛咒日之神。而且他們都異口同聲的這樣說：『祇有在黑暗裏世界是平等的，祇有在夢裏人生是快樂的，有意味的。』

日之神聽見了這個消息，心裏十分羞慚，連顏都紅漲了。有時甚至憂戚得哭泣起來，這便是爲什麼我們常在清晨時，見有許多晶瑩而流動的露珠凝結在草地上。終於有一天，他也學夜之神的樣，用太陽金色的光線編織成一隻燦爛的小籃；不過裝在這籃裏的，並不是夢，却是許多奇異的幻想。自從那天他把那些幻想分給人們後，祇要一閉眼，就是在白天裏，老年人也能發見他兒時的玩具和搖籃，少年人也能於恍惚中和天涯地角的戀人歡會，小孩子也能和那仙宮裏的公主或王妃自由地談話。從此他們再也不詛咒光明了。





農夫（續）

俄國契訶夫作
張友松譯

五

聖母升天節那一天，晚上十點至十一點之間，那些在草地上玩着的男女孩子們忽然的發出了一陣高聲的喧嚷，向着村莊這邊跑過來；那些在上面山峽邊上的孩子們起初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

『着火了！着火了！』他們聽見下面一陣拚命的喧嚷聲。『村上着火了。』

坐在上面的那些孩子們轉過頭望了一下，登時便看見一種可怕的希奇的情景。村莊的盡頭有一座茅屋，那茅蓋的頂上現出一道火焰，足有七尺高，蟠旋的向上冲，并且四面八方的爆出許多火花來，就像一個噴水泉一般。突然的一下，那屋頂的全部燒得火光燭天，爆裂的聲響也聽得出來了。

月亮的光很暗淡，全村一時便浸潤在一種顫動的紅光裏：許多的黑影在地上移動，火燒的地方發出一陣燃燒的氣味來，從下面往上跑過來的那些人都跑得只是喘氣，并且抖戰得話都說不出來；他們彼此互相擁擠，跌到在地下。在這種不慣見的火光之下，他們簡直看不見，彼此也不相識。這眞是可怕啊！尤其顯得可怕的就是有許多鴿子在那火上的煙裏面飛；那個酒店裏呢，大家還不知道着火這回事，都還是在那裏唱着歌，奏着手風琴，就好像沒有什麼事一般。

『沺米安伯伯着火了，』有一聲又高又粗的喊聲這樣的嚷道。

馬利亞一面哭着，扭着兩手，牙齒上下碰得格格的響，圍着她那座茅屋只是亂跑，其實着火的地方還離得很遠，在村莊的那一頭。尼古來穿着長筒的氈靴走出來，孩子們也穿着他們的小外衣往外面跑。村裏警察的茅屋近旁有人在那裏打着一面鐵鑼。嘡，嘡，嘡！……在空中向四面傳過去，這種繼續着響的聲音使人心頭覺得很難受，聽着的人都弄得周身發冷。老婦人們都帶着聖像在旁邊站着。大家都把許多大大小小

的牛羊從屋背後的院子裏趕到街上；許多箱子桶子和羊皮這類東西也都往外面搬出來。有一匹黑色的公馬爲了踢傷其餘的馬，被人家把牠另外關住，這時候牠又得到了自由，便在村裏上下的跑了一兩回，一面大聲的嘶嘯着，用牠的脚踢起地下的土；後來突然的在一輛車子旁邊站住，用牠的後腿把牠使勁的踢起來。

河那一邊的教堂裏有人在那裏打着警鐘。

這座燒着的茅屋近旁又熱又光亮，在那熊熊的火光裏，一根一根的草都可以淸淸楚楚的看得出來。大家搬出來的那些箱子當中，有一個上面坐着汕米安，他是個紅頭髮的農夫，鼻子很長，身上穿着一件夾背心，頭上戴着一頂便帽，一直拉得蓋到耳朵上來了。他的妻在那邊側面的躺在地下，低聲的呻吟着，她已經失去知覺了。有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子，滿嘴鬍鬚，身材小巧，像一個小鬼似的——他不是這個村子裏的人，雖則顯然與這番火警多少有點關係——他光着頭四處的亂走，腋下夾着一捆白紙捲。火光照在他那禿髮的頭上，回射出光來。這個村子裏的長老安提蒲塞得里尼哥夫，膚色黧黑，頭髮黑色，就像一個吉普賽人一般，他拿着一把斧子走到那茅屋前面，把上面那些窗戶一個一個的斫掉——誰也不懂是爲什麼——然後又把那屋頂砍下來。

『娘們，水！』他大聲嚷道。『把救火機搬過來！趕快！』

剛才在那酒店裏喝着酒尋樂的那些農夫們把救火機拖了過來。他們統統喝醉了；走路都走不穩，老是跌倒地下，個個人眼睛裏都含着淚，

表示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

『姑娘們，水呀！』那個長老嚷着，他也喝醉了。『趕快吧，姑娘們！』

婦人們和那些女孩子都往山下跑，跑到泉水所在的地方，用木桶和吊桶一桶又一桶打着水提到山上來，倒在救火機裏，再跑下山去。阿里加，馬利亞，沙夏，和馬特加都幫着打水。其餘的婦人們和那些男孩子便按着那救火機；水管噴得嗞嗞的叫，長老一時拿牠對門口噴，一時對着窗戶噴，他把他的手指按在管口上，因此那水管便叫得更厲害了。

『好漢呀，安提蒲！』大家衆口同聲的嚷道。『好好的幹吧！』

安提蒲冒着火跑進那茅屋裏去，從裏面向外嚷道：

『打水呀！賣點勁吧，大教的人啊，逢着這種可怕的災禍！』

農夫們在旁邊站作一堆，什麼也不幹，只是睜開兩眼望着火。誰也不知道怎麼辦好，誰也是心裏昏得什麼事都不能作，雖則四周堆着許多麥子和稻草，還有許多倉和一堆一堆的柴。紀利亞克和他的老父親阿西蒲都是醉得神昏顚倒的，也一齊站在那裏。阿西蒲這老頭子好像是要表白他這樣閑着之無罪似的，便對那個躺在地下的婦人說道：

『那有什麼可着急的，老太太？這屋子是保了險的——你爲什麼要這樣拿當一會事？』

汕米安一時對這個說，一時對那個說，老在那裏描摹這次的火是怎麼起的。

『那個老頭子，那個帶着一捆紙捲的，他是助柯夫將軍的家奴。……

他是將軍家裏的廚子，上帝賜福將軍啊！他今天傍晚走到我們這邊來，對我們說道「讓我在這裏過這一夜吧」……那麽，我們就各人喝了一杯酒，不消說……我的老婆便把茶爐拿過來——她打算着給他一杯茶喝，恰恰一下子不湊巧，她把那茶爐放在門口。一定是烟筒裏出來的火花一直冲到屋頂上的茅上去了；這就是當時的情形。我們自己都差一點燒死了。我們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燒了。多麽倒霉啊！』

那面鐵鑼還是有人在那裏不住的打着，河對面那教堂裏的鐘也老在不斷的響。阿里加在那紅色的火光裏，連氣也喘不過來，帶着恐怖的神情望着那些照得通紅的羊和那些在煙裏面飛着的淡紅色的鴿子，一次又一次的跑下山去又跑上來。她好似覺得那鐘聲鑼聲像一把尖刀一般的刺到她心裏，覺得這陣火永不會熄滅，覺得沙夏失去了……後來那座茅屋的頂板嘩啦一聲斷了下來的時候，她起了全村都要被燒的念頭，便嚇得心神暈眩了，她再不能繼續着去打水，只在山峽邊上坐下，把桶子放在她的身邊；那些農家婦人們在她旁邊坐着哭泣，就像哭喪一般。

河對岸地主莊上的管家和更夫們也來了，他們坐着兩輛大車，還帶來了一架救火機。有一個非常年青的學生穿着一件沒有扣鈕釦的寬衣，騎在馬上走過來。那些斧子砍得嚓嚓的響。他們把一個梯子架在那燒着的房樑上，立刻便有五個人跑上去。其中最前面的一個便是那個學生，他臉上是紅的，口裏用一種粗聲厲氣的聲調嚷着，看他那種神氣，就好似救火這類事情是他所習慣了的一般。他們把這所房子拆了，一次拆一根樑木；近旁的穀米和籬笆草堆，他們也通通拖走了。

『不要讓他們拆掉了！』那羣人當中有許多暴厲的聲音這樣的喊道。『不要讓他們。』

紀利亞克往那茅屋前面走，帶着一種堅決的神氣，似乎是打算阻止新來的這些人拆這座茅屋，但是那幾個工人裏有一個人在他頸上打了一拳，便把他打回來了。於是有一陣笑聲，那個工人又給了他一拳，紀利亞克便跌倒在地下，四肢着地的爬回這羣人裏來。

有兩個戴着帽子的姑娘，大致是那個學生的姊妹，也從河對岸過來了。她們離得稍遠站着，望着那堆火。那些拆下來了的房樑沒有再燃燒了，但是還在那裏冒出很大的煙；那個學生拿着救火機的水管，一時把水往那些房樑上射，一時向着那些農夫，一時又向着那些打水的女人。

『喬治！』那些女孩子們不耐煩的含怒對他喊道，『喬治！』

火滅了。直到大家開始要分散的時候，他們才留意天已經亮起來了，個個人的臉上都是蒼白的，并且顯得沒有光彩，就像到了清早最後的幾顆星一個個消滅的時候那種神氣。那些農夫們分散的時候，大家笑着，拿助柯夫將軍那個廚子和他那燒掉了的帽子開玩笑，他們已經是要把着火這會事弄成一番笑話，甚至於覺得不該這樣快便熄滅了。

『你撲滅這堆火弄得多麽好啊，先生！』阿里加對那個學生說道，『你應該到莫斯科去找我們；那地方天天都要着火哩。』

『嘿，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那兩個年青的女子當中有一個問道。『是的，姑娘。我的丈夫是斯拉夫揚斯基巴薩旅館的一個侍者。這就是我的女兒』她說着指着沙夏，沙夏冷了，縮在她身邊擠着。『她還是一個莫斯科的女孩子哩。』

那兩個年青的女子用法國話對那個學生說了幾句話，他便給了沙夏一塊二十戈貝的錢。

老父親阿西蒲看見了，臉上便顯出一種希望的神色來。

『我們應當多謝上帝，先生，幸虧沒有風哩，』他對着那個學生說道，『若不然，我們便統統一齊燒掉了。你先生，善心的好人，』他羞澀的低下聲來接着說，『早上有點冷……要想法子暖一暖……半瓶酒祝你先生的福。』

什麼也沒有給他，他便咳了幾聲，歪歪斜斜的走回家去了。阿里加後來站在那條街道的盡頭，看着那兩輛大車在水淺的地方橫過河去，看着那些體面人穿過那片草原走；河對岸便有一輛馬車在那裏等着他們。她走進那座茅屋裏便興高采烈的對她的丈夫描摹道：

『那種的好人！眞漂亮啊！那兩個年青女子眞是像神仙一樣。』

『他們才該遭天罰哩！』費阿克拉倦得要睡了，不耐煩的這樣說。

六

馬利亞覺得她自己很不快樂，并且說是她非常高興死去；費阿克拉

却不然，她覺得她這種生活完全合她的脾味：那種窮苦和骯髒的情形，和那不斷的吵鬧她都喜歡。給她什麼她便吃什麼，并不挑選；隨便找個什麼地方她就睡下，碰到什麼東西便睡在什麼東西上面。她常是恰恰在門上潑穢水，從門口往外面潑，然後赤着足在那泥潭裏走過。從頭一天起她便對於阿里加和尼古來起了一種厭惡的心理，爲的就是他們不喜歡這種生活。

『我看你們在這裏找些什麼東西吃吧，你們這些莫斯科的貴人！』她含着惡意的說道，『我們總看得見啊！』

到了九月初有一天早晨，費阿克拉精神活潑，意態瀟灑，臉上凍成了玫瑰色，從山下帶了兩桶水上來；同時馬利亞和阿里加在桌上坐着喝茶。

『茶和糖呀，』費阿克拉帶譏諷的說道，『講究的太太們呀！』她把兩桶放下，接着說道。你們每天都要喝茶，眞好時髦啊。你們留心點不要把茶喝脹了肚子吧，』她繼續說下去，眼睛含恨的望着阿里加。『難怪你弄得滿臉胖哩，在莫斯科過了舒服日子呀，你這一堆死肉！』她把手裏那根鍊子一揮，正在阿里加的肩膀上重重的打了一下，打得她們嫂娣兩人只好緊握着自己的手說道：

『啊，聖徒啊！』

於是費阿克拉又下山到河邊去洗衣服，一路不停的咒駡，駡得聲音很大，在這茅屋裏都聽見了。

白天過去了，隨着就是那漫漫的秋夜。他們在這茅屋裏打絲，人人都作着這種工作，只除了費阿克拉她過河那一邊去了。他們在近處的工廠裏取來的絲，全家一齊工作，所得的差不多等於零，一星期不過二十戈貝罷了。

『早年在那些貴人底下作奴僕，日子還好過些哩，』老頭子一面打着絲捲一面說道，『你作工吃飯睡覺，事事都要按時候來。吃中飯有菜湯和煮的飯吃，晚飯又有這些東西，黃瓜和蔬菜。你還可以吃個稱心，要吃多少便吃多少。并且那時候還有規矩些。個個人都擔心他所幹的事情。』

這座茅屋裏只點着一個小小的燈，光線暗淡，燒得冒起煙來了。若是有人遮住這盞燈，弄得一個黑影子照在窗戶上，那明亮的月光便可以看得見了。老阿西蒲慢慢的說着，對他們敍述解放以前他們是如何的過日子；就在現在那些窮苦可怕的那些地方，他們當初如何如何的帶着追野兔的小獵犬和那瘦長善跑的獵犬和搜尋獵物的獵犬出外打獵，農夫們出去作銃手，便有麥酒給他們喝；如何如何一車車的野物送到莫斯科去，給那些年青的主人們；壞的如何如何的挨棍子打，或是充軍到特弗爾去，好的便得到報酬。奶奶也給他們說了一些事情。她事事都記得，無論什麼事情。她描摹她的女主人，說她是個和藹的信教的女子，她的丈夫是個耽於酒色的浪子，她所有的幾個女兒嫁得都很不幸：一個嫁的是一個醉漢，又一個嫁了一個工人，還有一個偷着私逃了，(奶奶自己當時還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她也幫着這回私逃的事情)，她們三個都和她們的母親一樣，年紀不大便急死了。奶奶一想起這些事情，便當眞流起眼淚來了。

忽然有人在門口叩門，他們都吃了一驚。

『阿西蒲伯，讓我借住一夜吧。』

在助柯夫將軍家裏作廚子的那個小禿髮老頭子走了進來。他坐下聽着，然後他也講起各種各樣的故事來了。尼古來在暖炕上坐着，兩腿垂下，聽着他們說，問一問當年爲那班貴人們預備的菜是怎樣的情形。他們談起炸丸子，談起片肉，和各種的湯，各種的蔬菜。那個廚子事事都記得很清楚，他提到許多的菜，都是沒有人再用的。好比有一種吧——牛眼睛作的菜，叫作「清早醒來。」

『那麼你常作馬蹄丸子嗎？』尼古來問道。

『不。』

尼古來搖了搖頭，表示責備的神氣說道：

『哼，哼！那你也就算不得怎樣的一個廚子了！』

在炕上躺着和坐着的小女孩們瞪着眼睛望着下面，眼都不瞬；似乎是有許多她們這樣的小人，像雲裏面的仙人一樣。她們喜歡這些故事：屏住氣息，一時因狂喜而抖顫，一時因恐怖而失色，她們動都不敢動，一聲不響的靜聽着奶奶講故事，她的故事是大家所講的當中最有趣味的了。

他們大家躺下來靜靜的睡覺；那幾個老年人心頭都爲往事所擾激動了他們的思潮，便想起青春是如何的寶貴他們的青春時期無論是怎樣的窮苦所留下來的卻盡是些活潑的快樂的動人的回憶他們又想起死是如何的冷得可怕，現在死離他們非常之近了，還是不想牠的好！屋裏的燈熄了。裏面的黑暗和那月光照得非常分明的兩個小窗戶、那時候的寂靜和搖床嘎嘎的響聲不知怎麼的，都引得他們起了一種念頭，覺得生命業已完了，任你怎麼樣也不能把牠追回來……你朦朧的入睡，你忘卻了自己但是忽然有人碰碰你的肩膀，或是向着你的面頰上呼一兩口氣——便睡不成功了；你的身體覺得受了束縛似的，關於死的念頭也不斷的跑進你心裏來。你轉過身來睡吧：死是忘卻了，但是種種關於窮困，關於衣食，和麵粉漲得多麼貴這類可怕的令人煩厭的老念頭卻又要闖進心裏來再過一會你又記起生命完了，覺得你沒法子把牠找回來。……

『啊，上帝啊！』那廚子歎氣道。

有一個人輕輕的在窗戶上拍了一下。那一定是費阿克拉回來了。阿里加爬起來，打了個呵欠，低聲讀了一道禱詞，便把門打開了，然後她又把外間的門閂抽下，但是沒有人進來僅僅從街上吹進一陣冷風，從月亮那裏射過來一片猝然的亮光。街上寂靜無人，月亮獨自在空中橫渡，打開門便可以看見了。

『誰呀？』阿里加喊道。

『我』她聽見答聲道——『是我。』

離門很近的地方，費阿克拉緊緊的靠着牆站在那裏，一身完全是赤裸着。她冷得只是抖戰，牙齒碰得只是響，在那明亮的月光之下，她顯得非常蒼白，非常可愛，非常嬌美。她身上的陰影和照在她皮膚上的明亮月光都顯得很分明，她那烏黑的眉毛和那豐滿的細嫩的胸部都照得特別的清楚。

『那邊那些流氓把我的衣服脫了，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她說道，『我沒有穿衣服跑回家來了……赤着一身，好像我母親生下我的時候一樣。給我拿點東西來穿上吧。』

『可是你進裏面來呀，』阿里加輕聲的說着，也抖戰起來了。

『我不願意讓那兩個老人家看見了。』

其實奶奶已經動起來了，口裏只是嚕囌着，老父親也發聲問道：

『那是誰呀？』阿里加把她自己的長掛子和襯衣拿出來，給費阿克拉穿上，然後兩個人一同輕輕的走進裏間去，極力的不使那扇門發出一點聲響來。

『那是你嗎，你這刁東西？』奶奶猜着是誰，便含怒的嚕囌道，『你這該天罰的野娼婦！……你還了得！』

『不要緊，沒有什麼，』阿里加一面拿東西把費阿克拉裹起來，一面細聲說道，『不要緊，嫂。』

於是一切又歸於沉寂了。他們都睡得不好；個個人都有點煩心的沒

有法子對付的事情擾得睡不成老頭子是因爲背上痛，奶奶是因爲焦心和發怒，馬利亞是因爲恐怖，孩子們是因爲癢和饑餓。今晚上他們又睡得不安了；他們老是來回的輾轉，睡着說話，幷且時時起來喝茶。

費阿克拉忽然的發出一聲粗大的哭聲，但是立刻又把她自己抑制住了，僅僅的時時發出幾聲小小的哭聲，越來越微弱，越來越低聲，直到後來她也歸於靜默了。時而從河對岸傳過那報時的鐘聲來；但是時候也眞有點奇怪——五點打過了又是三點。

『啊，上帝呀！』那廚子歎氣道。

望着那兩個窗戶上，很難說究竟還是月光或是天已經亮起來了。馬利亞起了床，走出門去，於是便可以聽見她在外面擠牛奶，一面說道，『別——動！』奶奶也出去了。茅屋裏還是黑的，但是裏面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看得清楚了。

尼古來整夜裏沒有睡成，也從炕上下來了。他從一口綠色的箱子裏拿出他的外衣來，穿上，走到窗戶前面，拍了拍袖子上的灰，扯一扯衣邊——便微微的笑了。隨後他又仔細的脫下這件衣來，把牠放在箱子裏，又躺下去。

馬利亞又走進來了，她把暖炕生起火來。她顯然是還沒有十分醒，好像是一面走着，一面乏得要睡。大概是她作了一個夢，或是前一夜裏那些故事又回到她心裏來了，因爲她在炕前面懶洋洋的伸了一個懶腰，說道：

『不，還是自由好點。』

七

「老爺」來了——這就是那些農夫對於那個警察監督官的稱呼。他什麼時候要來和他爲的什麼事而來，前一星期裏大家便知道了。助柯烏只有四十家人家，但是賦稅的積欠却積到兩千盧布之多了。

那警察監督官在酒店裏停住。他在那裏喝了兩杯茶，然後徒步的走到這個村莊裏的長老那茅屋裏去，那座茅屋的近旁有一羣欠債的人站在那裏等候。長老安提浦塞得里尼哥夫雖則很年青——他還剛剛過了三十歲——却是很嚴，幷且常是爲長官這邊出力，雖然他自己也窮苦，也沒有按期納稅。不消說他作了長老很高興，幷且喜歡長官這個念頭，他也就只好拿嚴厲表現出來了。農夫們在村議事會裏都怕他，服從他。有時候他便要在街上或是在酒店裏捉着一個醉漢，把他兩手綁在背後，再關到班房裏。有一次他甚至把奶奶也關在班房裏，因爲阿西蒲不去開村議事會，她却去了，幷且一去就咒罵起來，他把她在那裏整整的關了一天一夜。他是從來沒有在那個城裏住過，也不曾讀過一本書的，但是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許多文雅的名詞，談起話來便喜歡應用，人家也就因此敬重他，雖則不見得常是懂得他的意思。

阿西蒲帶着他的稅摺子走進村裏的長老那茅屋裏的時候，那位警察監督官正在前間裏一張桌子前面坐着寫字，他是個瘦削的老頭子，

留着很長的灰色鬍鬚，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長衫。這座茅屋裏很乾淨；四面的牆上統統點綴着許多從那些帶插圖的書報上剪下來的圖畫，離聖像很近的那塊最惹人注目的地方還有一張保加利亞前王子巴登堡亞歷山大的畫像。安提蒲塞得里尼哥夫兩臂交叉着站在桌子旁邊。

『他欠着沒有繳的有一百九十盧布哩，』算到了阿西蒲的時候，他便這樣說，『復活節之前他給了一個盧布從此以後他就連一個戈貝都沒有給了。』

警察監督官把兩眼往上一翻，望着阿西蒲問道：

『這是怎麼會事哥們？』

『你千萬積德開恩吧老爺，』阿西蒲這樣說着，漸漸的不安起來了。『我告訴你老去年盧道列得斯基那位先生對我說，「阿西蒲，」他說，「把你這些草賣掉吧……你賣了牠」他說。哈，我有一百蒲出賣；家裏的女人們就到草地裏割了下來。哈，我們好好的成交了買賣，很情願的……』

他在警察監督官面前把這村裏的長老控訴起來，不斷的轉過臉向着旁邊那些農夫似乎是請他們作證人；他的臉上漲得通紅，并且出汗了，他的眼睛也漸漸顯得有神氣而且含怒了。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在這裏說這些話，』警察監督官說道，『我要問你……我要問你為什麼不付你欠繳的稅。你們都不付，無論那一個，難道我來替你們負這個責任嗎？』

『我實在給不了。』

『他的話真是不相干，老爺，』長老說道，『這些齊基里得意夫一家的人當然是班劣等東西，可是你只要一問其餘的人，歸根說起來還是酒作怪，他們真是些很壞的東西。一點知識也沒有。』

警察監督官又寫下了幾個字，便用一種和平的語調細聲的對阿西蒲說道：

『去吧。』他說這兩個字的神氣就像向他要水喝似的。

再過了不久他就走了；他坐進他那輛不值錢的小馬車裏，咳嗽幾聲的時候，只要一看他那又長又瘦的背表現的神氣，便可以知道他再也沒有把阿西蒲或是這村裏的長老放在心裏，再也沒有想着助柯烏的人積欠的稅，只盤算着他自己的事情了。他還沒有離開兩三里的時候，安提蒲已經到齊基里得意夫那家茅屋裏把茶爐拿走了，奶奶在後面跟着，尖聲的叫喊，提高了嗓子嚷道：

『我不讓你拿去，我不讓你拿去，混蛋東西！』

他闊步的走得很快，她在後面追得只是喘氣，差不多要跌到了，彎着腰怒氣沖天的拼命追；她的頭巾也掉到肩膀上來了，她那灰色的頭髮上面映着淡綠的光彩，被風吹得四面的飄動。她猝然的停住了腳步，就像一個老資格的叛徒似的，用她的拳頭槌着胸部，比剛才還大聲些嚷，她用那種拖長的聲調，就像她哭起來了一般

『善心的耶穌教徒，上帝的信徒啊！鄰舍們，他們虐待我呀！善心的朋友們，他們壓迫我呀！啊，好人呀，幫幫我的忙吧。』

『奶奶，奶奶！』那村裏的長老嚴厲的說道，『你腦子裏要想一想呀』！

齊基里得意夫這家的茅屋裏沒有這個茶爐，眞是糟得沒有法子辦了；并且這種損失還含着有種恥辱的意義，這眞是欺侮人，似乎這座茅屋裏的尊嚴都受了凌辱了。若是長老把桌子和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罐子缽子統統拿去，那還好點——那決不致於顯得空虛到這種地步。奶奶叫喊着，馬利亞哭起來，小女孩們一看她哭，也就哭了，老父親覺得犯了事，在屋裏一角上坐下，垂着頭，什麼話也不說。尼古來也緘默着不作聲。奶奶本是很愛憐他的，并且爲他擔憂，但是現在却忘了她那番憐恤的心，向他詛咒責罵起來，并且還把她的拳頭伸出來，對準他臉上攘着。她大聲的嚷，說這完全是他的錯；他在斯拉夫揚斯基巴薩作事情的時候，在信裏面誇口說是一個月拿五十盧布，爲什麼寄回家的却是那麼少呢？他爲什麼又要回來，并且還帶着一家人呢？？他若是死了，到什麼地方去找錢來作他的葬費呢？……望着尼古來和阿里加和沙夏才眞是難受哩。

老父親咳嗽了幾聲，把他的小帽拿着，便出門到村裏那個長老家裏去了。這時候安提蒲在炕旁邊釺一件什麼東西，兩頰都呶了出來。他那裏有一種燃燒的氣味。他的孩子們都是很消瘦的，身上髒了不曾洗淨，在地板上四處的亂爬，并不見得比齊基里得意夫家裏好，他的妻是一個醜陋的有斑點的女子，肚子特別的大，這時候她正在那裏打着絲。他們也是一個窮苦的不幸的人家，只有安提蒲一個人還算是顯得有點精神，有點相貌。有一條長凳上有五個茶爐，擺成一行。老頭子對巴登優念了禱詞便說道：

『安提蒲，你積德開恩吧。給這茶爐還我吧，看耶穌的面子。』

『你先拿三個盧布來，那就可以拿茶爐回去。』

『我給不了啊！』

安提蒲又把兩頰呶出來，火裏發出哄哄和嗡嗡的叫聲，火光照在茶爐上放出回光來。老頭子把他的小帽摺攏，稍微思量了一會之後，便說道：

『你把這個給回我。』

這位微黑的長老差不多顯得完全是黑的，有些像一個魔術師；他掉過頭來嚴厲的急速的說道：

『這全以村長爲轉移。本月二十六開地方行政會議的時候，你可以到場陳訴你的不滿意的理由，用口頭陳述或是用文字都可以。』

阿西蒲一個字也沒有聽懂意思，但是他却以此爲足了，於是便又回家去。

十天之後，警察監督官又來了，停留了一點鐘就走了。在這些日子當中，天氣變得又冷又多風，河水業已結凍了一些時候了，但是仍然沒有下雪。大家都覺得出門不便，有一個假日的旁晚，幾個鄰人來到阿西蒲

家裏坐着談天。他們沒有點燈，只是在黑暗中談着話，因為那時候作事使是罪過了。他們談的有幾條新聞，都是有點不快意的。有兩三家的雞被捉去抵賦稅，送到地方警察署裏，牠們在那裏因為沒有人餵食便都死了；他們也捉了些羊去，這些羊連綑在一起被他們趕着走，每過一個村子又換到另一輛大車上的時候，其中便有一隻死了，現在他們就在那裏討論着這個問題，這是誰之過呢？

『地方行政會，』阿西蒲說道，『還有誰呢？』

『這當然是怪地方行政會啊。』

他們無論什麼事都罵這地方行政會——拖欠的稅款怪牠，各種的壓迫也怪牠，收成不好也還是怪牠，其實地方行政會是什麼意思却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這種情形始於那班中產階級的農人自己開了工廠，開了商店，開了客棧，在那些地方行政會裏作委員，却又對於牠們不滿意，常是在他們的工廠和客棧裏咒罵那些地方行政會的時候。

他們又談起上帝不降雪下來的話；他們一面要搬柴進來作燃料，一面却又沒有結了凍的路可以在上面駕車或是行走。在早年十五年至二十年以前的時候，助柯烏這地方的談話有趣得多了。當時無論那個年老的人都似乎有一種秘訣，他似乎知道一些事情，也似乎有所期待。他們常是談起金字的上諭，談起分地產的事情，談起新陸地，談起金銀財寶；他們的話裏總是暗示着一種神秘的意味。現在助柯烏這地方的人一點什麼神秘也沒有了；他們一生都是乾燥無味的，人人都可以知

道得清清楚楚，他們談的也就無非是窮困，衣食，還是沒有下雪——這一類話了。

大家靜默了一會。他們隨即又想起那些雞和羊，又繼續着討論究竟是誰的錯。

八

教區的禮拜堂在柯蘇哥羅烏，離這裏差不多有五英里遠，農夫們只有逢着受洗禮，行結婚禮或是辦喪事這類必要的時候，才到那個教堂裏去；他們平日作禮拜都是到河對面那個教堂。每逢禮拜天若是天氣晴和的日子，那些女孩子們便穿上她們最好的衣服，結成一大羣到教堂裏去。看着她們穿了紅的黃的綠的衣服橫過那片草原，真是一種有趣的情景哩；若是天氣不好，她們便留在家裏。舉行聖餐的時候，她們便到教區的禮拜堂裏去。凡是到了齋戒節不去履行懺悔禮，預備參與聖餐的，教區禮拜堂裏的牧師便在復活節那一天拿着十字架到這些茅屋裏去，每人收十五戈貝的罰金。

老父親是不信上帝的，因為他從來就很少想到他；他也承認有神靈，但是他覺得這完全是女人的事情；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談論宗教或是神異的事，若是有人對他發問，他便抓着他自己，不耐煩的說道：

『誰知道呢！』

奶奶是相信上帝的，但是她的信心有點混亂；她的腦子裏事事都混

在一團，她常是剛剛開始想到罪惡和死和靈魂的得救這些事情心頭便爲窮苦和她日常的艱難生活所佔據，她也就立刻忘却她在想着什麼事了。禱告詞她是不記得的，到了晚上，她還沒有躺下去睡之前，常是在聖像面前站着，低聲的念道：

『卡山的聖母啊，斯莫隆斯克的聖母啊，三隻手的聖母啊！……』

馬利亞和費阿克拉也習慣了畫十字和齋戒，每年都參與聖餐，但是關於宗教她們却是絲毫不懂的。孩子們也沒有人教他們致禱詞，關於上帝的話，什麼也沒有人對他們講，又沒有什麼道德的法則灌注給他們；只有到了齋戒期不許他們吃肉，不許喝牛奶。其餘的人家情形大致也是如此：信上帝的人很少，了解宗教的人更少。同時却是人人都愛聖書，大家對於牠都有一種纏綿的虔敬的愛；但是他們却又沒有聖經，也沒有一個人能讀牠，解釋牠；所以阿里加有時候給他們讀一讀聖書，便受他們敬重，大家稱呼她和她的女兒沙夏，便好似她們是超乎他們自己之上的人。

逢着教堂裏的假日，阿里加常是到鄰近的村莊去，有時候還到本地的縣城裏去，那個城裏有兩個寺和二十七個教堂。她總是心神彷彿，每當這些出行的時候，他便完全忘却她的家與，直到她再回來，才忽然如夢初醒的發覺她有一個丈夫和一個女兒，這時候便要滿面喜色的微笑着說道：

『上帝降福給我了！』

村裏日常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使她難受，她總是覺得討厭。伊來加節日他們喝酒，聖母升天節他們也喝酒，十字升天節他們還是喝酒。大禱節是助柯烏教區舉行宴樂的日子，農夫們常是連飲三日；他們拿公家的錢費五十盧布買酒，然後又向所有的人家募捐再買。這回宴樂的頭一天，齊基里得意夫這家人殺了一隻羊，早晨吃牠，中餐吃牠，晚上也吃牠；他們吃得毫無饜足，孩子們連夜裏都要起來多吃的。紀利亞克有整整的三天醉得嚇人；他把什麼東西都換酒喝了，連他的靴子和小帽都沒有留住，他醉了便打馬利亞，打得非常厲害，以致人家要把水潑在她身上給她止痛。於是他們便都因羞愧感覺不快了。

但是郎令在助柯烏這個「奴僕鎮」還是有一次發現過一番眞正的宗教熱誠的表現。那時候是八月，這地方的人抬着聖母——生命的授與者——從這村到那村，走遍全境。她要到助柯烏那一天，天氣平靜無風，天上蔽着薄雲。女孩子們清早便動身去迎接這個聖像，各人都穿着她們的華麗衣服，快到旁晚的時候才把她帶來，一路唱着歌，隨着十字架走，同時河對岸那個教堂裏的鐘不住的在那裏鐺鋃鐺鋃的響。一大羣村裏的人和外地的人塡滿了那條街上，聲音嘈雜，灰塵四起，擁擠異常．．．老父親和奶奶和紀利亞克——大家都把雙手伸出來向着那聖母像，熱情流露的望着牠哭着說道：

『保佑我們的聖母啊！聖母啊！保佑我們的聖母啊！』

大家都似乎忽然的覺得天和地之間，幷沒有一片空虛的太空，有錢

財和有勢力的人幷不曾把一切都佔有，覺得他們自己所遭的虐待和那奴隸的束縛還有一種解脫，那要命的難堪的窮困和那可怕的麥酒還有一種調和。

『保佑我們的聖母啊！聖母啊』馬利亞哭道，『聖母啊！』

但是這種感謝神恩的儀式終於完結了，他們把聖像搬去了，於是一切又恢復了原狀；那個酒店裏又有一陣醉漢賭咒的聲音傳出來。

只有那班有餘裕的農人才怕死；他們越有錢便越不信上帝，越不信靈魂得救這類事情，惟有因爲怕世界的末日來到，才爲穩妥起見到教堂裏點起蠟燭，舉行祈禱，比較窮一點的農夫便不怕死了。老父親和奶奶有人當他們的面告訴他們，說他們活得年數太多，現在應該是死的時候了，他們聽了也幷不介意。費阿克拉當着尼古來面前說他死了的時候，她的丈夫登尼士便可以告假從軍隊裏回家，老頭子和奶奶也不阻止她。馬利亞更是說不上怕死，她還覺得死期來得太慢，引爲憾事；每逢她的孩子們死了，她便要爲之高興的。

死，他們是不怕的，但是他們對於無論什麼疾病却常生一種過分的恐怖。有一點小毛病便夠了——只要肚子有點痛，稍微受了一點涼，奶奶便要裹着一身躺在炕上，嘴裏不住的大聲喊起來：

『我快——死了！』

於是老頭子便趕忙去把牧師請來，替奶奶舉行懺悔禮和最後的聖餐。他們談起受涼和胃蟲，以及那些起初生在肚子裏漸漸的爬到人的心臟周圍那種瘤子。尤其是他們怕受涼，所以卽令在夏天還是要穿着厚衣服，在炕旁邊取暖。奶奶很喜歡找醫生診病，常是到醫院裏去，她在那裏總是不說她有七十歲了，却說只有五十八歲；她以爲醫生若是知道了她的眞年紀，便要不肯替她診視，說她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不要再吃藥了。她常是淸早就到醫院裏去，還帶着兩三個小女孩子同伴，直到旁晚才回來，又餓又生氣——帶回一些自己用的藥水和給這些小女孩們的膏藥。有一次她把尼古來帶着同去，後來他便喝了兩個星期的藥水，幷且說他覺得好一些了。

鄰近二十五英里以內所有的醫生和他們的助手，以及那些使魔術醫病的法師，奶奶統統認識，但是她個個都不喜歡。大禱節那一天，牧師拿着十字架到那些茅屋裏去的時候，同行的庶事告訴她說，城裏面離監獄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老頭子，曾經在軍隊裏作過軍醫，能夠用奇法治病，勸她去找他試試。奶奶便聽從他的話。初次下了雪的時候，她乘着車到城裏去，帶來一位大鬍子的老人，他是一個改了教的猶太人，身上穿着一件長袍，滿臉都是些藍色的筋。這時候茅屋裏還有外面的人在那裏作工：有一個年老的裁縫，戴着一幅嚇人的眼鏡，在那裏拿一些破布裁一件背心，還有兩個年靑的人用毛料在那裏製氈靴；紀利亞克因爲嗜酒的緣故，以前幹的事已經開除了，現在住在家裏，坐在那個裁縫旁邊修補着一幅轠轡。茅屋裏面又擁擠，又閉塞，又嘈雜。這位改了教的猶太人把尼古來診視了一番，便說他必須試一試火杯吸血的手術。

他一連在尼古來身上用了許多火杯，那個老裁縫和紀利亞克和那些小女孩子們都站在周圍望着，他們覺得那就是尼古來的病被吸出來了；尼古來自己也仔細望着那許多火杯在他的膀部吮吸着漸漸的盛滿了黑血，於是也就覺得當眞有什麼東西吸出來了一般，欣然的微笑起來。

『這倒是個好辦法，』那裁縫說道，『願上帝賜福，叫他見效吧。』

那猶太人用了十二個火杯後來又用了十二個，再喝了一點茶便走了。尼古來開始抖戰起來；他的臉上也顯得憔悴了——照那些女人們說，他的臉縮成了一隻拳頭的樣子；他的手指都變青了。他拿一床棉被和一張羊皮把他自己裹起來但是他還是越來越冷。快到旁晚的時候，他便痛苦得不堪了；他要人家把他抬下來放在地下，要那裁縫不要吸烟；然後他便在那張羊皮下面平靜的躺着，快天亮的時候他就死了。

九

啊，這是個多麼可怕多麼長的冬天啊！

他們自己的食糧沒有支持過聖誕節，只好是買麵粉，紀利亞克現在住在家裏，一到晚上便要吵鬧，使得個個人都對他起了恐怖的心理，早晨他便頭痛，心裏覺得害羞起來；看着他眞是難受哩。那些餓着肚子的牛在牛欄內日日夜夜的吽着——這種聲音眞使奶奶和馬利亞聽了傷心啊。但是惡運偏要來湊巧，那一冬常是冷得異常，街頭的雪一堆一堆的積得很高，寒冬只是這樣的延長下去。刮人肌膚的風雪在通告節那一天盤盤的下了一天，復活節也下了一天的雪。

但是雖則是這種情形，冬天終究完了。四月起初，白天便溫暖起來，只有夜裏還有些冷。冬是不情願放手的，但是最後有一個暖天終於把他戰勝了，於是溪水又開始流動，鳥兒又開始歌唱了。那片草原的全部和近河的那些矮樹叢都被春天的大水湮沒了，從助柯烏一直到河對岸，都被那一片汪洋的春水塡滿了，水裏面有許多野鴨四處撲撲的飛起來。春天的落日在那些美麗的雲團裏放着光輝，每日黃昏都顯出一種特別的景象，又新，又奇，令人不肯相信——一個人過後看見一幅圖畫裏畫着這樣的色彩，這樣的雲，總是不肯相信的。

成羣的鷺鷥很快很快的飛着，發出悽慘的叫聲，好似是叫牠們自己一般。阿里加站在山峽的邊上，向着那片湮沒了的草原和那落日的光輝，那秀美的教堂望了許久，那座教堂似乎比以前年青了；於是她不禁流出眼淚來，她的呼吸也急促得喘起來了，因爲她起了一種熱情的願望，想要離開這個地方，想要跑到天涯地角去。她已經快定了仍舊回到莫斯科去傭工，并且決定帶着紀利亞克和她同去替他找個門房這類的工作。啊，趕快的走呀！

路上才乾了，天氣漸見和暖的時候，他們便準備了動身。阿里加和沙夏背上背着旅囊，腳上穿着樹皮的纖維織成的鞋，天亮便出來了；馬利亞也隨着出來送她們的行。紀利亞克因爲身體不很舒服，要在家裏再

留一星期。阿里加最後一次到那教堂裏去祈禱，想起了她的丈夫，她雖則沒有流淚，臉上却縐起來了，醜得好像一個老婦人一般。這一冬裏，她越來越瘦，越來越醜，頭髮也有一點麻色了；她的臉上再也沒有從前那種可愛的神態和那愉快的微笑了，她所經過的那些愁苦給她臉上留下了一種淡漠的悽慘的顏色；她的眼睛裏露出那呆滯的沉悶的神情，好似聽不見人家對她說的話一般。她和這個村子和那些農夫們離別，心頭也有點難過。她還記得他們把尼古來抬出來的情形，還記得個個茅屋裏都唱着鎮魂歌，人人都對她流着同情的淚那番情景。到了夏天和冬天，有時候這班人的生活似乎比禽獸還不如，和他們在一起過日子自然是可怕了；他們都是些粗暴的不誠實的，骯髒的，好醉的人，不能和睦的過日子，時常都要吵鬧，因為他們常是互相猜疑，互相恐懼，彼此不相敬重的。是誰開的這個酒店，把這些人弄醉了呢？農夫。是誰把公家的錢，學校的錢，教堂的錢用去喝了酒呢？農夫。是誰偷他鄰家的東西，放火燒他們的房產，為了一瓶酒便到法庭上去作假見證呢？逢着地方行政會和其餘的地方團體開會的時候，是誰最先開口罵這些農夫呢？還是農夫。真的，和他們一起過日子真是可怕；但是他們却終究還是人，他們之受苦和哭泣也還是和其餘的人一樣，他們的一生實在沒有什麼事不是情有可原。勞苦的工作使得他們夜裏周身發痛，還有那無情的嚴冬，不足的收穫，和那不堪的擁擠，他們却得不到什麼幫助，也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幫助他們。其中較為強一點有錢一點的也不能幫忙，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些粗暴的不誠實的醉人，同樣的習於互相謾罵；一個地位最低的教區職員便把農夫們當作流氓看待，連那班村裏的長老和教堂裏的執事都把他們看作低一階級的人，并且還要自認為有這樣看待他們的權利。是呀！這班惟利是圖的貪婪的腐敗的懶人到那些茅屋裏去，為的只是侮辱人，剝奪人，恫嚇人，他們還能給什麼幫助，或是好榜樣嗎？冬天的時候，紀利亞克被他們捉去抽打，阿里加還記得當時那些老年人那种可憐的卑微的神氣……現在他想起所有這些人，都覺得心頭難受，真是難受得厲害啊，他一面往前走，却不斷的回轉頭來，望着那些茅屋。

馬利亞送她們走了兩英里之後，便向她們告別了，隨後她又跪在地下，往前磕下頭去，把她的臉碰着地哭道：

『又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哎呀，苦命的我呀！苦命，倒霉！……』

她這樣的哭了好久，阿里加和沙夏又走了很遠，還還看見她在那裏跪着，向一旁叩頭，兩抱手在頭上，同時有許多烏鴉在她頂上飛。

太陽升高了；天氣漸漸的熱起來。助柯烏已經遠遠的丟在後面了。阿里加和沙夏走了許多曲折的路，很覺愉快，她們不久便忘却了那個村莊和馬利亞；只覺得興高采烈，一切都使她們快樂。她們一時走過一座古坟，一時走過一排電線桿，一桿一桿的接連着往遠處排過去，直到天邊才不見了，那上面的電線很神秘的低吟。後來她們又看見一個人家，四處都是綠葉環繞着；那裏發來一陣潮溼和苧麻的氣味，似乎是說，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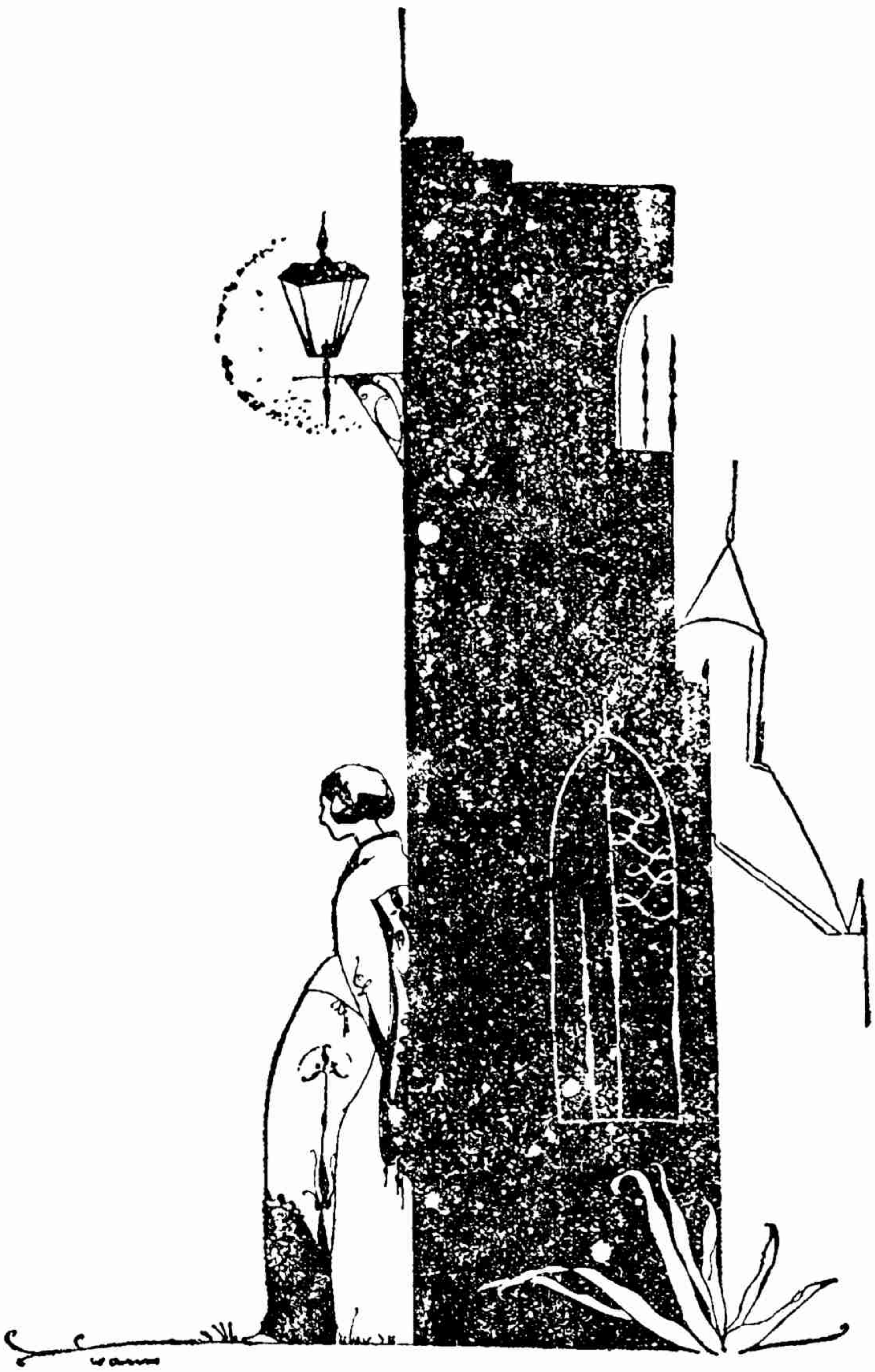
裏住的都是些快樂的人。再過後她們又看見一個馬的骸骨，獨自在那廣闊的田野裏受着自然的漂洗。百靈鳥不住的歌唱，鵓鴣東西的應和，田鴉四處的亂叫，好似有人在一塊鐵銹上磨刮一般。

中午的時候阿里加和沙夏走到了一個大大的村莊。她們在這個村子裏那寬闊的街道上遇着那個在助柯夫將軍家裏作廚子的矮小老頭子。他走得很熱，他那紅色的流着汗的光頭照着太陽放出光來。阿里加和他起初彼此還不相識，後來他們互相對視了一會才認識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多談，便各自走各人的路，彼此走開了。阿里加揀了一處最新最闊氣的茅屋，在那開着的窗戶前面站住，用一種高聲的清脆的歌唱似的語調說道：

『善心的耶穌教徒啊，佈施佈施吧，看耶穌的面子，祝上帝降福給你們，祝你們的父母在天國裏得到永久的平安。』

『善心的耶穌教徒啊』沙夏也隨着唱起來，『佈施吧，看耶穌的面子，上帝賜福，天國……』

（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藝雜誌

第八卷第五號要目

宇宙之論理性　程宛岑
現代圖書館事務論（二）　馬宗榮
意大利之新選舉法　白鵬飛
老子思想發生之私見　鄧深澤
國語羅馬字的五聲符號　阮志明
膠質化學概要　高銛
支配鐵路貨車概要　曾世榮
五次方程式之公式解法　張世勛
鋼鐵硬化論淺釋　羅爲垣
社報
新入社員名錄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一元　全年十册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藝（五）

民鐸雜誌

第八卷第四號要目

宗法理論的創造　陶燊曾
士氣與學生的政治運動　沈雁冰
克柏屈論並起的學習　趙廷爲
幾個無名的英國經濟學家　林子英
新的文化史觀　劉叔琴
文化瑣談　劉叔琴
苦悶的象徵的縮譯　任白濤
詩畫　豐子愷
評王光祈論中國樂律並質田邊尚雄　楊沒累女士
凌廷堪燕樂考原跋　朱謙之
佛法與能證　姚寶賢
周朝之大學教育　瞿朗西
插圖　現代心理學家肖像
（一）麥克杜格爾（二）刋拉普（三）瓦特孫（四）本特力（五）武德衛史（六）亨德（七）普麟斯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一元　全年十册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民（四）

農學雜誌

第三卷第五期要目

論著
中國棉花史　許璇宙
育種
愛字棉常陰沙棉生育狀況之比較　過探先
中棉之遺傳性質　馮肇傳
栽培
中美棉栽培試驗報告　孫恩麐
南通砂灘鹽地及雞脚棉之鹽質抵抗力　鄒步青
不同鹽液中中美棉發芽率之研究　宋希庠
貿易
改進中棉貿易芻議　宋希庠
推廣
棉作推廣之管見　田基周
譯述
世界棉種考　馮澤芳　方永槐

定價　全年八册　每册三角
郵費　每册二分半

農（五）

留美學生季報

十二卷一號要目

留學生問題——批評及建議　李迪
寓兵於農工學之新計劃　徐一朋
改造漢字之方案　徐一朋
美國參衆兩院對於修改中美不平等條約提議之經過　邱昌渭
公衆合作與中國交通事業之改造　中華交通學會
美國國會　邱昌渭
地價自增稅宜否行於中國　麥健曾
天才的結局　珠含
詩（五首）　珠含
雜俎（三則）　李迪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册四角　全年四册
郵費　每册二分半

美（一）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北京外交部電令駐俄代辦鄭延禧答復俄政府關於搜查俄使館事件之抗議，謂公使館之治外法權，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內亂機關。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所提四要求，與事實不符，礙難照辦。並聲明俟所獲宣傳共產文件翻譯告竣，再提嚴重抗議。

⊙駐京日使向外交部抗議天津軍警搜查日輪，請飭放行，並要求賠償損失。

⊙使團會議討論陳友仁復牒，認爲不能滿意，除各電本國政府請示外，決責成來華海陸軍盡力保護僑民。

⊙山西自十二日集馮玉祥靳雲鶚代表開西北軍事會議後，閻錫山即通令所部全體服從三命主義。並命南路各軍向娘子關進展。

⊙汪精衞在漢口通電，詆諆蔣介石一派在南京之行動。

同　十七日

⊙漢口當局發布集中現金條例，查封各銀行所存銀洋約四百萬，禁止其施用及出口，規定納稅流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之鈔票爲限，其他各銀行鈔票准換三銀行鈔票施用，惟均不准兌現。

⊙美國巡洋艦辛辛那的號赴漢口，過江陰時被北岸駐軍槍擊，艦中即發砲還擊，共發二百餘響。

⊙衞至浦口之魯軍向南京開砲，獅子山砲台亦開砲還擊。魯軍張克瑤及葉開鑫均在皖北歸降蔣介石，牽制魯軍之側背。

⊙孫傳芳謀由靖江偷渡攻江陰，被擊退，孫軍與革命軍自鎭江至常熟夾江相持，蔣介石以重兵守滬寧路。

⊙上海租界由各國開到軍隊益多，計英兵一萬五千餘名，尚有四千名卽到；美兵已到及將到者六千名；法兵三千名；日兵五千名，有二千名上陸駐防，並卽有大隊續到；共計連意衞西僑水兵在內將逮四萬名。法兵之最新式坦克砲五輛亦運到。

⊙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議決開除蔣介石黨籍，取銷其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職，並逮捕懲罰。革命軍第一集團全部歸軍事委員會指揮。

同　十八日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由蔡元培授印，胡漢民代表受印，宣布中央政治會議建都南京宣言，揭櫫驅逐共產分子，實行三民主義，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諸端。各團體召集「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一蔣介石吳稚暉胡漢民等均赴會，並各有演說。會中通過取締跨黨分子，從事清黨，審查武漢非法議決案，請汪精衞譚延闓來南京行使職權等議案。

⊙中日商約會議第十五次會，續議最惠國待遇問題，雙方意見已接近，惟尙未至草擬條文之程度。修約規定期限至明日卽滿，擬延長三個月。

⊙蔣介石以命令公布上海勞資調節條例十五條。

⊙北京五國公使得各本國政府訓令，又集議陳友仁南京砲擊案復牒事件，英美態度激烈，有封鎖揚子江之主張，日本較爲和緩。各國對二次通牒有未能一致之形勢。

⊙安國軍爲審判俄使館捕獲之李大釗等組織特別法庭，令外交司法各部，各司法機關，警察機關派員參加。天津槍斃黨人學生十五人，內十四人爲去年由英界引渡之國民黨員。又所獲李景林黨八人一并槍斃。

同　十九日

⊙蘇俄代理駐華大使齊爾內赫率館員三十餘人離京回俄。俄人在華俄邊境有軍事行動，安國軍總部電東三省當局從事準備，又聲明：並無豫備接收中東鐵路之事。漢口當局爲俄使館搜查事件發表宣言，謂當益堅壁壘，早日肅淸敵人。

◉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武漢方面之汪精衛譚延闓未到，迄未能開成；蔣介石蔡元培等電汪促駕；惟汪在武漢已表示反對南京方面之舉動。

◉上海開慶祝建都南京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通過：擁護中央執監聯席會議，肅清共產分子，請中央驅逐鮑羅廷，通緝徐謙鄧演達顧孟餘，嚴辦一切反動及投機分子等議案。江浙各地多開同樣之慶祝會。

◉廈門日本台灣銀行分行受總行倒閉影響，宣布停業，商民因劚支取存欵及鈔票兌現，曾起紛擾，結果全歸失敗，惟損失尚少。

同　二十日

◉江蘇駐上海財政委員會在南京成立，委員爲陳光甫等，即在南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整理財政辦法，以後將在上海開會。宋子文之財政部駐滬辦事處被撤銷。

◉天津截阻日輪搜查李景林之中日交涉，經張作霖親赴日使館向日使疏通之結果，決定縮小範圍，就地了結。

◉廣州失敗之工人逃往北江，聯絡農軍及駐韶關之魯滌平部陳嘉佑師，聲勢頗大，李濟琛派兵往攻，並調廣西軍隊前往協助。

同　二十一日

◉北京警廳警察仍駐守俄大使館被搜查房屋，且有收回使館界警權之準備，惟英美使館衛隊突以武力接收該處管理權。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在南京辦公，該會自認係由粵遷來。

◉南京革命軍與浦口魯軍連日隔江砲戰，日趨劇烈，在下關各機關悉移入城，居民亦多避逃。

◉汕頭附近海豐等縣之農團軍爲共產黨所操縱，迭殺國民黨宣傳員，汕頭當局派軍往勦，發生戰事。

同　二十二日

◉上海北京銀行界宣布：因武漢當局禁止現金施用及鈔票兌現，共同決議與漢口各銀行暫行停止往來。

◉天津收回英租界之中英委員會已議定辦法，不收回租界，僅修改管理章程增加華董五人。即擬定條約草案，由中國方面安國軍委員攜赴北京請示。

◉武漢軍事委員會特任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以第八軍長職讓與所部師長李品仙，本人專任第四方面軍總指揮。

同　二十三日

◉漢口外交當局與日本代表開始討論留漢日商復業問題，允許由國民政府及總工會絕對保障日商生命財產，取締工人之不法。惟日租界正增加防禦工程，日艦亦增至十六艘。

同　二十四日

◉北京安國軍外交處決定收回天津英租界交涉移京辦理，另組委員會，由內務外交司法三部各派二員，會同安國軍委員六人組織之。

◉南京二十日海陸軍軍事會議之結果，由楊樹莊領銜發表通電表示：（一）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恢復黨權；（二）擁護四二中央監察委員建議；（三）否認武漢第三次執行委員會議決案及所產出之機關與一切命令；（四）歡迎各地純粹國民黨執監委員來南京；（五）打倒共產分子；（六）陸海軍一致完成北伐。

◉北京審判俄使館黨案之特別法庭已成立，何豐林爲審判長，由安國軍總部，衛戍司令部，警察廳，外交部，司法部，高等審判檢察廳會派法官十二人，開始偵查及預審。

◉浦口魯軍飛機向南京城內抛擲炸彈。

同　二十五日

◉廣州當局釋放前年所捕監禁於虎門之熊克武等七人。

◉美艦護送煤船由上海上駛，在江陰與駐防之革命軍衝突，開砲二十餘響。

◉南京武漢兩派軍隊在安慶九江間對峙，南京派之李宗仁王天培軍對駐九江之武漢派朱培德軍從事防禦。在津浦路作戰之魯滌平軍全部與程潛軍一部表示服從武漢派，潛行退至安徽，圖謀襲取南京。

同　二十六日

◉南京國民政府通電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案：（一）對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由就近軍警看管；其叛亂行爲已照著者照內亂罪懲辦。（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產生之機關所發之命令，一律否認。

◉上海政治分會因上海總商會職員係非法產生，特派錢承銘虞洽卿等八人前往接收，辦理改選。並通令緝拿會長傅宗耀。

◉廣州當局計畫結束前年省港大罷工事件，向商會借欵三百萬元，作遣散罷工工人費。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成立，吳稚暉被聘爲主任，陳銘樞劉文島被委爲副主任。

同　二十七日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任胡漢民丁惟汾伍朝樞戴傳賢鈕永建陳肇英吳倚滄羅家倫爲法制委員會委員。又任楊樹莊等十二人爲福建省政務委員會委員。

◉北京各公使赴醫院參觀俄使館搜出之共產黨文件。

◉吉林省當局訂定安撫直魯東來難民辦法。調查此項難民總數達三十萬，大半赴黑龍江。

◉漢口當局因受外艦威脅，改變對外方針，設「武漢保安委員會，」取締一切無謀之排外行動。總工會亦發布規律，禁止擅與外人爭執或開釁。市黨部令有黨籍之日租界華捕復崗，漢口日商開始復業，四三案有和平解決之形勢。

◉上海交涉員二次向英領事提出英軍用飛機在中國領空任意飛行之抗議。

同 二十八日

◉北京審判俄使館所捕黨人之特別法庭，採證據主義，認李大釗路友于張伯華鄧文輝等二十人爲共產黨，由審判長何豐林判定死罪，執行絞刑。舒啓昌等四人情節較輕，各處徒刑十二年。李岊貴等六人僅屬附和，各處徒刑二年。俄人奧鈕夫等另行審判。華人亦尚有三十餘人拘警廳未審。

◉上海交涉員通告上海領事團，國民政府遷移南京。又向英領事抗議本月八日英艦集轟圖室（在三江營附近）。

◉江蘇省政府委員籌備會江蘇財政委員會決定發行國庫券二千萬，以海關二·五附稅作抵，經中央政治會議復議改爲三千萬。中央銀行鈔票亦經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停用，並籌另設中央銀行。

◉廣州無線電臺開幕。此後粵滬消息可用無線電直接交通，不必經香港水線傳遞。

◉蔣介石調程潛部留南京之第十九師赴鎮江，卽以伏兵包圍解散之。

◉上海「各團體五月革命運動會」第四次籌備委員會議決五一節各項布置及口號等。

同 二十九日

◉中法安南陸路商約會議，討論法代表所提稅則草案及中國代表所提對案——包含設置安南各地領事與改良待遇華僑辦法。法代表聲明：須將對案原文連同顧維鈞之解釋寄往巴黎請示，得覆再開會議。

◉河南奉軍積極南下，唐生智張發奎率部自漢口北上應戰。

◉北京寧案關係五國公使會議，美使因美政府訓令，有脫離五國協調之趨勢。日政府雖反對強硬政策，但日使則爲英法兩使向美使疏通，二次通牒將刪去擬定文字中強硬字句，候各國政府訓令提出。

◉移京辦理之收回天津英租界交涉，因英方要求償還開闢時所用之六百萬元，又行停頓。

◉南京政治會議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條例十二條，及改組廣州政治分會。又決議政治分會不能指導省黨部。

同 三十日

◉北京俄領事向外交部詢問黨案被捕俄人審判事情，請將證據移交領事處，俾請律師辯護。外交部以該領事處未經承認，決置不理。

◉南京浦口兩岸之砲戰征劇烈。

◉蔣介石發表告全國民衆書。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俄國與瑞士因前洛桑會議時，俄代表被刺，國交久在斷絕狀態。但今由俄瑞駐德大使簽定草約，解決此事。

◉火奴魯魯之汎太平洋會議閉幕。

同 十七日

◉日本若槻首相辭職。

◉南斯拉夫內閣辭職，擬改組大規模的混合內閣。

同 十九日

◉日本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奉命組閣。

◉埃及埃特里內閣辭職。

同 二十日

◉美國密西西比河下流有大洪水，喪家者十萬餘人。

◉日本田中內閣成立。

同 二十一日

◉聯盟裁軍準備委員會復開，討論軍器細目表提出案。

同 二十二日

◉日本憲政會，政友本黨，新正俱樂部三黨開聯合懇親會，決議反對現內閣。政府支付猶預令得樞密院可決。

◉意大利政府發布勞工大憲章，此爲墨沙里尼努力掃除罷工之結晶物，載有支配工時工資待遇之原則。

同 二十四日

◉埃及內閣成立，以薩瓦特爲首相。

◉日本反政友三派決聯合組織新黨，但對于黨首問題尚未一致。

同　二十六日

⊙聯盟裁軍準備委員會決議禁止毒氣等化學戰,即行閉會。

⊙印度孟加拉虎烈拉盛行,三月中死者一萬五千人。

⊙密西西比河水勢氾濫,愈益增大。

同　二十七日

⊙荷蘭第一院通過遵守華盛頓勞工公約附議保留之議案。

⊙美總統柯立芝及委員史丁孫歸辦尼加拉瓜自由黨與保守黨之和議,擬召集二黨聯席會議。自由黨派代表三人參加。

同　二十九日

⊙日本新政黨總裁決定推[illegible],政黨政策大致擬定。

⊙莫斯科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指稱北京俄使館所搜出之文件爲僞造。

同　三十日

⊙俄國決定派代表參與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由李維諾夫通知國際聯盟祕書處。



Lassalle 紀念像,蘇俄藝術之一。

原文献残缺